

德 拾

蒙哥馬利將軍回憶錄



號月三年八十四

期七〇一第

拾穗

自從拾穗出版九年以來，每一年的三月號都是在匆忙中產生出來的，這一期當然也不是例外。春節和二十八天使一般人對二月份有特別容易過去的感覺，但在編者來說二月份却多少是一個難關。

在上一期的「致讀者」上，曾刊登了一句與事實不相符的話。特在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上一期上曾說過「我們的讀者——原子」這一個長篇於該期上結束，並將於二月底出版單行本，但付印時，發現內中有數幅插圖不及製版，所以不得不臨時將該篇抽出，移刊於一〇七期。因為這一個原因，「我們的讀者——原子」的單行本也將延遲半個月，這一點特請預約讀者原諒。

一〇七期雖然在匆忙中出版並呈獻於讀者之前，但我們在這一期上配製的各色籍餽，如果與以往各期相比却自信決無遜色。我們相信讀者們在讀完這一期之後，當可獲得一個正確的評判。

拾穗譯叢第十種，德國著名作家馬克氏所著的「春閨夢裡人」，售完已久，未曾再版，現該書已經好萊塢改編為電影，電影譯名為「戰地情驚」，三月份將在台北上演。拾穗為使讀者能在欣賞這一部名片前有機會讀一讀這一本徘徊纏綿的小說起見，將提前再版，請勿失之交臂。（詳細請閱本期目錄後一頁預告。）

拾穗月刊社驚人貢獻 拾穗譯叢第二十六種

第二世界大戰後復興西德的偉人

西德聯邦總理——阿諾德諾傳

徵求預約

全書十四萬言，拾穗月刊曾連載六期，約佔全書三分之一。這是近十年來最出優良傳記文學。

定價每冊二十五元 預約特價五十元

請利用郵政匯兌儲金第二五八七號匯交拾穗月刊社 免收匯費。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毀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CALTEX

傳記

- 蒙哥馬利將軍回憶錄(下) 一
偉大的戰爭和戰史上的討論
法蘭西的救星 三六
揭開戴高樂的神秘外衣及其東山再起的經過

科學

- 我們的朋友——原子(六) 五六

衛生

- 神秘的胃 三〇
胃是極端堅強而可以信賴的但却常常代人受過

風土

- 密西西比河上 四七
它吸收了全美國百分之四十的水量，全世界的河流中只有尼羅河和亞馬遜河足與相埒

冒險

- 蠻荒擒賊人(上) 八九
瑞士雷彼得夫婦的職業生涯，讀來至饒奇趣

戰爭

- 孤艇戰敵記 七八
他看到二支極高的水柱壯觀地直上雲霄

軼事

- 海上行醫散記 二〇
他三十年來在海上行醫，在兩艘英國的皇后輪上充任多年的船醫。

音樂游藝

- 花樣繁多的立體音響系統 六六
我們怎樣辨別出不同的聲音和它所來自的地方
寓意人生的象徵音樂 七二
華格納將音樂帶入「心理學」變幻萬端的境地

短篇小說

- 鄉票 九八
幾個孩子在羅馬遭遇到土匪的故事
重獲自由 一〇六
他無聲地忍受着苦難，他知道自由一旦在心裡生根便很難拔除

中篇小說

- 安身立業(下) 一一五

長篇小說

- 朱門恩怨(二十一) 一二七

拾穗專欄

- 婦女與家庭——幾句知心話(主) 一三八
西影片羽 一四二
小淘氣 一四四
攝影叢談 一四五
醫藥近訊 一四九

封面說明

蒙哥馬利將軍回憶錄

偉大的戰爭和戰史上的爭論
蒙哥馬利將軍回憶錄問世，轟動歐美，尤其在軍事上引起掀然大波。連蒙哥馬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他這一本回憶錄已使他的多年好友——美國總統艾森豪——也都對他存了芥蒂。

本期刊載的這一篇是全書中最末一章，但也是最精彩，而引起爭執最劇的一章。

本期封面刊載蒙哥馬利將軍相片一幅，這時他身任北大西洋聯軍副統帥，但不久以後即告退休。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
三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穗月刊社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六期 二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零售價目：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一元二角 日幣一百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
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叢書



錄憶回軍將利馬哥蒙

著帥元利馬哥蒙

譯 萍

(下)

本書著者批評盟軍在歐陸的戰略是「戰史上最劇烈爭論之一」。本文是節錄回憶錄後段，自述從非洲戰役結束，凱旋英倫，開始策劃諾曼底登陸反攻計劃（邱吉爾親自命名這次計劃為大帝計劃 Operation Overlord）及英美双方軍政領袖爭論的情形。文內大一號鉛字印刷的字句是著者引用艾森豪，布來德雷，巴頓諸將回憶錄中的原文。

本書作者雷馬克氏以西線無戰事一書成名。但春閨夢裡人在故事結構上較前者更勝一籌。

定價每冊七元
預約特價四元
三月中旬出書

息 消 好

種十第叢譯穗拾

人裡夢閨春

譯曹翕汪 著原氏克馬雷·德

約預求徵版再

鴛情地戰：名譯影電

獻貢譽榮大最度年本司公球環

演上省本在將即份月三

種五十二第叢譯穗拾
子原一友朋的們我

約預求徵

書出中月三

元五價定冊每

元三價特約預

特價優待學校團體函購辦法：凡備有學校公函，一次購買十本以上者可對折優待。

的要重最代時現紹介，調筆的俗通麗美以
物讀的良優最後課餘業是，學科



美軍攻勢 德軍攻勢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德軍向西方推進，最後一次企圖穿透盟軍的西方陣地。結果發生「突出」戰役 (The Battle of Bulge)。此時美軍第一軍和第九軍之間，已被德軍突破一缺口，蒙哥馬利接收美軍第一軍和第九軍指揮權後，指揮大軍在北方反攻，同時美國第三軍在南部北上進軍。德國被阻於英軍第三十軍團防守的賈士河防線。圖上虛線表示德軍進攻前的陣線。斜線陰影箭頭指示美軍攻勢，深色箭頭指示德軍攻勢。



一九四四年九月向東方推進時，盟軍的攻勢戰略意見分歧，蒙哥馬利主張美軍固守勞瑞河防線（鋸齒線），他本人率軍深入魯爾區（×字陰影箭頭所示）。艾森豪主張雙路並進（斜線陰影箭頭所示），派蒙哥馬利從北方進軍魯爾區，派布來德雷進軍薩爾區，另加法國南部登陸。結果採用美軍計劃。



。賓上之豪森艾統總美為宮白在，國美間訪利馬哥蒙

在籌劃諾曼底登陸時，盟軍當局對於一旦軍隊上岸以後，尚沒有絲毫戰術發展的觀念。那時我們正在想像開辟一處新戰場。陸上戰場的開展是應首先決定的計劃。此後再回過來設想，登陸後海灘上的佈局，以保證戰術開展計劃能順利推動。可是參謀當局却以相反的順序，制定登陸計劃。我軍不能冒險。萬一諾曼底登陸計劃失敗，戰爭必拖延數年之久。

我軍至少需要五師兵力發動初期搶灘行動。此外另加數師空降部隊，加強兩翼攻勢。登陸後的第一週，我軍的目的是有十八師軍隊在對岸作戰。從各方面觀察，這是很艱巨的工作，因此需要從地中海戰場，增調大批登陸艇備用。

艾森豪指定我暫代他的工作。我召集海空軍總司令舉行多次會議。那時我軍主攻計劃是諾曼底登陸（邱吉爾親自命名的「大帝計劃」(Operation Overlord)：伴攻計劃是法國南部登陸的鐵砧計劃 (Operation Anvil)。我們設計的難題是如何減少鐵砧計劃中所需的登陸艇，供大帝計劃之用。這是我軍成敗的關鍵。鐵砧計劃的軍隊是美法兩國聯軍，將從意大利戰區開來。鐵砧是美國堅持的計劃。據我所知，英國的政治和軍事領袖都不贊成這計劃。最後獲得協議，將大帝計劃的進攻日期從五月一日延到六月初；將鐵砧計劃的進攻日期延到八月。我個人的見解，鐵砧是這次大戰中戰略上最大的錯誤之一。在七月底和八月初時，艾森豪和邱吉爾首相對這次戰略上的行動有很大

的爭辯。艾森豪希望當他和首相爭論時。他可向首相申述，我也同意他的八月中實施的鐵砧登陸行動。我當時口頭而不願的勉強答應艾森豪，引證我同意他的意見，做為他向首相力爭的一種理由。現在回想起來，悔不當初，勉強答應他。當時我願表示我是一位能順從長官願望的軍人，因我已有多次不順從長官的事件。同時我也知道，未來不宜順從的舉動尚多。

艾森豪在他著的回憶錄，「征歐十字軍」中曾說：「籌劃鐵砧的一種重要理由是，藉此增加一個港口。盟軍通過這港口可輸送更多師的增援部隊，供反攻歐陸之用。我揣測首相爭論的出發點是政治上的理由而非軍事上的理由。那時首相的另一意見是從巴爾幹進攻，同時解決戰後的蘇聯問題。……在這次長時而嚴重的爭論中，指派在我司令部服務的英國軍官，始終和我站在一起，支持我的主張。

我們的目標是進攻諾曼底海灘。以便在敵人堅強防區內，建立前進的基地。基地的範圍包括我軍右翼，通往開闢 (Caen) 公路的中段。一旦我軍在諾曼底獲得可靠的立足點，我的計劃是使敵人發覺，我軍有在開闢突破敵軍防線的企圖，藉此使敵軍後備部隊，尤其是敵方裝甲部隊，集中該區，並且長留於該區不再調動。這是我軍重要的佈置。我的計劃是將敵軍精銳聚在東翼後，使用布來德雷將軍指揮的美軍，在西翼突破敵軍防線。

曾有人在他的著述中提及，在登陸前幾天，我會以去就向首相力爭，貫徹我上述計劃。這是傳聞失實的記載，我今願公佈當時的真情。

登陸的前些日子，首相認為最早搶灘的軍隊中，戰鬥人員和車輛分配的比例英美兩軍懸殊，他對此頗不滿意。他決定到司令部來，親自調查這事。我宴請他和我的高級幕僚見面。

首相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到我司令部。我請他在召見其他官員前，到我書房密談。請他很合適的坐下後，我報告首相：「首相先生，我知道你這次來的目的是要和我參謀討論，第一批搶灘登陸部隊的車輛和人員比例問題。我不能讓首相如此做。我的幕僚對我供獻意見，而唯我可做最後決定。最後決定的命令已發表。你對這命令如不滿意，盡可和我討論，而不能和我的幕僚討論。無論如何，現在時機已很迫近，而不能再加任何更動。我認為我們以往的工作沒有錯。登陸之日可證明我的主張。倘使你認為不對，無異是表示你對我失去信心。」

我向首相報告完畢後，室內沉靜片刻，充滿不愉快的情緒。我乃請示首相，能否去鄰室，我願介紹我的幕僚和他見面。他立即精神百倍表示很愉快。他目光閃爍充滿笑容對他們說：「你們的司令官不准我和各位討論任何事。」那天晚上聚餐很愉快。首相離去後，我就入睡。我覺得首相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偉大人物——從不願喪失他的威信，處於逆境時，他知道如何下場。

在諾曼迪身負戰國責任的高級軍官，包括布來德雷將軍，對我軍真實策略從未懷疑。

艾森豪回憶錄：「所有打開戰場上僵局的方方法都已考慮過。我再三請求蒙哥馬利盡他力量所及，加速並加強攻勢……他的部隊屢次連續攻擊……無奈德軍抵抗並不示弱……待六月三十日，蒙哥馬利獲得戰場上明顯教訓……他認為今後突破敵陣的行動，應集中兵力向較短的陣線上（指位於開闢後方的陣線）……這種舉動無疑迫使美軍擔當初時意料不到的艱苦工作……」

待七月中旬，新聞界已逐漸有不能容忍的指責。在他們看來，戰事停滯的現象已打擊我軍前進基地的士氣。布來德雷於七月初旬第一次嘗試向哥登賽斯方向突破敵陣的攻勢已告失敗。此後又在開闢的東翼方面進行一次小規模攻勢，新聞界認為這是一次命中注定的失敗的攻勢企圖。這或許是我個人的錯誤，因為那天在激戰中，我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會中我過度興奮樂觀，予記者們不正確觀念。當時基本的困難是：布來德雷和我兩人都同意，我們不能讓記者們知道，我軍各項瑣碎佈置形成的真實戰略。

布來德雷在他的「一個軍人的故事」書中說：「蒙哥馬利的首要任務是牽制德軍於英軍戰

六月六日登陸戰術獲得驚動敵人的成功。那天氣候惡劣，海浪滔天，但登陸後，軍隊士氣旺盛，登陸地點選擇適當。我軍一寸寸向前推進，擴展已經佔領的敵陣。到六月十日，登陸失敗的憂慮已不存在。

此後戰局達到轉捩的緊要關頭。有關歐洲西北部戰爭經過的著作已不少。我的朋友艾森豪同意，現在輪到我來敘說我的觀點。

在諾曼迪區域戰事中，我的主要策略是牽制敵軍主力於我軍東翼（英軍防守的陣地），以便使我軍西翼的美國第一軍得以突破敵人的。我從無改變我主要策略的企圖。任何時期我軍都不該有從東翼灘頭陣地突破敵人的企圖。英美兩國人員對這簡明基本觀念的衝突，雙方都該負責。茲節錄艾森豪，呈送英美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一九四五年報告原文：「雖然如此，在東面戰場，我軍不可能突破敵陣，向賽因（Sain）方面推進。敵軍在開闢方面集中主力的策略，是阻礙我軍在該方面獲得迫切需要的陣地。我軍計劃頗機動，乃觀察敵軍對我方行動的反應，決定命令英國和加拿大軍隊在東翼牽制敵軍，同時指揮美軍從西方我軍基地發動全面攻勢。」

上述策略給人的印象是，英加軍隊在開闢區域的使命已失敗，迫使美軍不得不在西線擔負突破敵陣的任務。英國第二軍官兵的反應很明顯，艾森豪已失信於他所愉快批准過的我的計劃。這種錯誤觀念幸虧只流行於統帥司令部

線，使美軍易於攻佔實堡（Herbourg），獲得突破敵陣的根據地……很多記者不明真相，過於重視開闢的價值。當蒙哥馬利攻佔舉動失敗後，記者們將貽誤軍機之責任歸過於蒙哥馬利。……以當的情況判斷，倘使我們對蒙哥馬利過份指責……我們必須放棄我軍的戰略計劃……」

在七月十八日，美軍前線最後一次的突破敵軍防線的計劃已準備就緒，我也批准這計劃。

突破敵陣的攻勢於七月二十五日發動。我很清楚的看到美軍的攻勢逐漸加強，敵軍前線處處玩強抵抗。敵軍戰線已折回，敵軍必企圖在某些據點重建防線。我計劃在這些新建立的據點上予敵軍以致命的打擊。

我軍播種完畢，等待收穫豐富戰果時，却遇到意外打擊。

七月二十六日，艾森豪在倫敦和首相共進午餐。事後我聽說，艾森豪曾向首相表示，他很重視美國新聞界的報道，關於英軍未能負起指定的戰鬥任務和承受應有的傷亡。他給予首相的印象是，在他個人的觀點，英軍在東翼應該加強並且可能加強攻勢。第二天七月二十七日晚上，首相召集幾位負責長官和艾森豪於晚宴時相會。不久我聽到當晚發生的事情。

艾森豪指責英軍將全部戰國讓於美軍。我今願指明，

我的戰略計劃曾經他親自批准，這計劃正在實施中。德軍大部份的裝甲部隊已被英軍牽制不得移動。當時艾森豪問我，為什麼我們不能效法蘇俄軍隊，發動全線攻勢。我向他指出，我軍對德軍的優勢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而蘇俄軍隊在東部戰場的優勢却有百分之三百。我軍已在七月二十五日在右翼發動一次突破敵陣的攻勢。這是一次全面攻勢；當時的發展非常得力。當時我又很坦白的向艾森豪說明，倘使他對我的戰術不滿意，他該當面和我明說。而艾森豪當時却畏怯不願當面明說。

數日內我軍獲得一次新勝利，這是戰史上驚人的成功。英軍在戰場上有與眾不同的表現，結果不幸却被美國新聞界指為美軍的勝利。我們對他們的見解，只有全部忍痛接受。我不相信那位偉大的良將，現在是我偉大良友之一，能發覺這是他發動的困難。自從那次事故後，英美軍隊間已有互相指責的情感作用。

布來德雷著的書上說：「當時的軍略是，美軍自南方北上進攻，英軍從北方南下，通過法拉西（Falaise），切斷敵人後路……我軍在阿琴坦（Argentan）急待蒙哥馬利前來會師之先敵軍已增援堵止法拉西缺口……蒙哥馬利非但不增強兵力向缺口推進，反指揮軍隊向袋形陣地的西方攻擊……壓迫敵人向賽因方面撤退。當時蒙哥馬利的戰術使我不能理解，那戰術更令艾

和科隆（Cologne）。全部軍事行動聽命於巴黎的司令部。目的是在比利時境內，建立威力強大的空軍，以便在嚴寒來臨前，在來因河沿岸佔領橋頭堡，並且從速佔領魯爾（Ruhr）區域。布來德雷對這計劃的大綱無異贊成。在這段時期內，布來德雷的第十二軍團，在戰線上屬我控制。現在忽又決定變動統帥，將美國第十二軍團和英國第二十一軍團並列，而不受我指揮。

八月二十日艾森豪召開參謀會議，檢討此後作戰計劃。會議中通過兩項重要提案：（一）更動統帥制度，艾森豪本人親自統帥各軍團。（二）第十一軍團向梅茲（Metz）和薩爾（Sart）方向推進。

我並不同意這兩項決議，請求艾森豪於二十三日和我共進午餐。艾森豪和我長談一小時。我對他說，倘使他採取廣泛戰略，全線推進，每位戰士不停的戰鬥，前進的速度必定逐漸遲緩，德軍將獲得充分時間，恢復元氣。戰爭將拖延到一九四五年。全年不能結束。我又勸他，身為聯軍最高統帥，不宜曲就陸上戰鬥的指揮工作。最高統帥應坐在安樂椅上，用冷靜的頭腦，思索全局的複雜問題。我又說，這點非常重要，倘使他為了顧全他國內的民意，不得不親赴前線，我建議讓布來德雷全權指揮陸上戰鬥，我很願在他麾下工作。這項建議是勸他立即停止親自指揮前線軍事的嘗試。

艾森豪回憶錄：「一九四四年八月，蒙哥馬利突然向我建議，他應該擔負前後全盤戰術

森豪困惑。當時美國第三軍正在絕望的情緒下，倉促後撤，第三軍軍長巴頓在他司令部內，對蒙哥馬利的荒唐行動憤怒不止。……」

艾森豪和我兩人對戰術的觀念如同站在同一根槓桿的兩端。我的軍事策略在促進敵人失去平衡，而使我軍本身保持平衡。我的計劃常常著重迫使敵軍將後備兵力分散於全部戰線上，以便我們隨心所欲，在敵人防線上鑿洞鑽進去。分散敵人兵力後，我再集中後備兵力於短線上予敵人痛擊。我觀察艾森豪的用兵策略是，使人在任何時間都要從事不停的攻擊行動。我記得貝德爾·史密斯（Bedell Smith）某次將艾森豪比做一位足球教練，無時不在球場中線兩側來回奔走，鼓勵每位球員奮力踢球。這種觀念在戰場上，必使我軍人員傷亡過大。

一九四四年八月中旬，德軍在法國戰場的形勢已現絕望。巴黎於八月二十五日光復。第二天盟軍統帥部發行的情報摘要上說：「兩個半月的艱苦戰鬥……已使歐洲戰事的結局露出曙光，勝利已在望……」但目前迫切的需要是迅速的決心，更重要的是今後的計劃。我已胸有成竹，因此決定找布來德雷會商，設法徵求他的同意。我將計劃的大綱告訴他。這計劃的重點是將英美聯軍的第十二和第二十一軍團所轄四十師軍隊組織成一堅強的戰鬥團體，能擔當任何艱巨的任務。這支軍隊將向東北方向推動，掃蕩英吉利海峽沿岸敵軍，最後佔領安提普（Antwerp）和荷蘭南部，再向東面推進，目標在佔領亞琛（Aachen）

中地面部隊調派的指揮工作……這建議奇突令人不解……其結果使他隨心所欲，佈置全軍各方面的兵力。我身為聯軍統帥，在組織上應有全權，支配各方面主要目標所需的兵力，並且負調度的責任。施行他的建議後，他將手握全權，按他個人的見解，調查各區高級司令部的任務，支配各區的兵力……。

我的建議沒有發生絲毫的效果。全面同時作戰的策略將付實施。因此我軍全體動員，準備從各方面強渡賽因河。當時軍中悲觀空氣很濃，我們挫敗的損失很重，但最高統帥仍不顧一切，硬策全軍每位戰士，全線同時發動攻勢。我軍最大的缺點是沒有考慮全盤戰局的基本計劃。我唯有決心完成我任務內的使命。執行我的任務時，我時時有遺憾。我畢生軍事訓練和經驗，指示我不得違反集中兵力，乘虛深入的原則。

九月九日我從倫敦得到消息，第一批V-2型火箭飛彈已擊中英國。我們猜想這些飛彈是從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和鹿特丹（Rotterdam）附近發射。別人問我，何時可佔領這片土地。我的觀察，佔領這片土地，必須渡過塞爾斯河（Meuse）和來因河，向亞琛（Aachen）進軍。

艾森豪於九月十日下午，應我的邀請，飛到布魯塞爾。我們有一次很愉快的討論。他說他常常想給進軍魯爾和

加速北方軍事行動各種優先便利。這計劃已在進行中。我告訴他這計劃現在尚未進行。他說「優先便利」並非「絕對」的優先便利，並且魯爾進軍計劃不能影響薩爾進軍計劃。我告訴他，如果堅持兩路進軍，結果必一無所成。打通到安提滑普最近速的途徑是支持我的計劃，集中力量於左翼，增加已受挫折德軍的壓力，如此可使戰事早日結束。這是非常明顯不能被他同意的計劃。

第二天，九月十一日，我發出下列電報給艾森豪：「從昨日會談後，我曾詳細檢討我軍的情況。你的決定將發生很多不順利的結果，這是你必須明白的。第二軍的大規模攻勢最早在九月二十三日以前不能推動。這種延遲的舉動必使德軍有充分時間，以從事整頓，增強抵抗。如此我軍必期待更堅強的抵抗和更慢的軍事推進行動。」

上述電報產生閃電般的迅速效果。第二天，艾森豪的參謀長史密爾將軍來訪。他說艾森豪已決定按照我的建議行動。三師美軍將暫時休息，將他們的車輛移交英國第二十一軍團使用。美軍第十二軍團的補給品將轉往我的右翼，供該地美國第一軍使用。

我當時不知情，後來才發覺（當時我不知情的結果或能有補於英美兩軍的合作），當巴頓將軍獲悉上述決定後，他私下獲得布來德雷的同意，故意違反上峯意志，將部隊衝過摩塞爾（Moselle），迫使統帥司令部不能減少他的補給品，也不能阻止他前進。

巴頓將軍在他著的書「我親歷的戰爭」

區域。這次軍事行動，必須配合完善威力強大……」我仔細思索他的來信。回信時，又再三考慮。茲將覆函要點摘錄於下：

「我個人的意見是，集合各方面能調派的陸上部隊，組成一枝威力強大，目標集中的兵力，深入德境，是不可能的事。補給的資源，一般軍政情況，都不允這計劃迅速實現……」

「我仔細考慮後，最迫切的目標是佔領魯爾，再從北面向柏林推進……倘使你同意……我認爲英軍第二十一軍團加上美軍第一軍的九師人員，足能勝任這工作。這支軍隊必須從補給線上獲得一切的必需品。其他部隊只能利用上述軍隊剩餘的補給品，盡他們最大的力量，完成他們本份內的戰鬥……」

艾森豪回信說：「一般講，我完全同意你來信所述意見……我不能相信我們彼此間有不同的見解。」

「任何時間我都未曾設想，不顧一切，指揮所有部隊，深入德境的計劃。」

「我特別重視你的見解，因此我選擇全面進攻，深入德境的路線是通過魯爾往柏林……」

「倘使我有誤解你真正的意思，我們只有一點異見。我仔細研究你的來信，你主張，除去第二十一軍團和第十二軍團的九師軍隊外，其他部隊都必須暫時停留在目前據守的陣地，而將他們的車輛和一切補給品支持一技軍隊。命令這技軍隊，如一把利刃，刺入柏林……」

War Asi Knew It) 中說：「全部戰役中，高級司令部將我包札起來……倘使能放我自由行動，戰事必能早日結束，千萬性命將不致白白犧牲。九月初，艾森豪將軍爲了支持蒙哥馬利的北方進軍的願望和需要，不得不制止我的部隊前進。這是最違反我意志的舉動。當時我軍無疑可繼續前進，於十日內，渡過來因河。」

布來德雷書中說「蒙哥馬利建議，所有盟軍的兵力都要集中向北方推進，穿過亞門士（Ardens）和布魯索爾，直搗德國本土。這路程幾乎較我們建議從薩爾進軍者有兩倍之多。八月二十三日艾森豪暫時決定贊助單方面進軍計劃……蒙哥馬利和赫傑斯（Hodge）的部隊將獲得優先補給，即使制止巴頓前進也所不惜……當巴頓繼續推進時……蒙哥馬利控告我，不服從艾森豪的命令……這次控告很輕易被我辯駁了……我們仍促巴頓前進，雖然運輸困難，我們將掌握中的運輸噸位，幾乎全運汽油，只運少量的軍火。」

九月十五日艾森豪來函：「……我軍的目標是以最直接，最迅速的途徑，進軍柏林。以英美聯軍爲主，其他各國可能調派之軍隊爲輔，通過沿途各據點，佔領兩翼戰略

「我只願肯定的知道，當你率領的軍隊，衝向柏林，而布來德雷從他的左翼推進，支持你的進軍計劃，其他部隊都採取一切行動，保證你進軍的成功……」

「你想必知道，在這次戰役中，我始終贊助左翼優先推進……其他部隊作戰，都受補給的限制，不能任所欲爲……」

艾森豪回憶錄：「我深信，任何類似他（蒙哥馬利）設想的行動，我軍要像一枝鉛筆刺入德國，必致毀滅而後已……我決不能考慮這種建議……蒙哥馬利將軍……並不能瞭解，當他的軍隊深入德境後，萬一遭遇補給困難，不得不停止前進，或甚至撤退，我軍廣大陣線上其他部隊的悲慘情形。因爲補給品都被蒙哥馬利佔用。」

我回信說：「我不能同意你所說，我們彼此意見大同小異，我深信你願我公開坦白的討論這件事情。我經常主張，右翼暫緩推進而繼續左翼的攻勢。但右翼却難准向前推進，以致他們的補給上的需要，超出我們供應的能力，使我軍喪失機動性……倘使你想佔領魯爾，你必須集中一切力量於左翼，同時停止其他各區的攻勢，從後面包圍敵軍。我的觀察是你不採用這種行動，你將不會短期內佔領魯爾……」

艾森豪不久在他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我決定我不能

離開前線，吩咐我的參謀長帝金安德（De Guingand）代表我赴會。另一種不願赴會的原因是統帥部的人員和將軍將領都不滿意我，因我時常和他們爭論作戰的方式。我深信，當這次策略正在進一步爭辯的時候，我最好避免和他們見面，以免當面衝突，下不來台。

布來德雷回憶錄：「……我獲悉，盟軍統帥部參謀人員彼此都在打賭，認為蒙哥馬利不會親自來赴會和艾森豪當面商討。因此當會議開始時，發現帝金安德（Freddy de Guingand），蒙哥馬利的精明和事佬，代替他的上司來開會時，我一點也不奇怪。艾森豪也不以為異。其他指揮官却認為蒙哥馬利的缺席是對盟軍統帥的一種侮辱。」

那天晚上帝金安德給我一封信，慎重說明艾森豪百分之百的支持我的計劃，北部突進是我軍主要目的，並且可以得到統帥部全面支持。我在九月二十三清晨收到這信。那時我軍正在亞橫（Aachen）苦戰。情勢惡劣已極，看上去，我們已不得不撤回英國第一空降師的殘餘部隊。艾森豪採納我的意見，恰晚了一整個月。我一個月前預言的敗局已無法挽救。

全線各處的補充情形日漸惡劣。十月七日，我報告艾森豪，我已不能繼續執行已經計劃完全的來因河進軍策略，除非補給品能加速輸送。我請求布來德雷翌日來我司令部面談。艾森豪給我和

八月中旬，倘使我軍能採用適當的作戰計劃，並且在軍政和輿論方面強力支持這計劃，我軍必能於嚴寒臨到之前，佔領魯爾區。如此非但能縮短戰事，並且可能促現今後歐洲政治上的平衡，奠定日後歐洲有利盟國的穩定局勢與和平的基礎。

困難產生的原因是艾森豪同時選取薩爾，法蘭克福特（Frankfurt）區域，魯爾，安提滑普，和來因河全線。一次前進攻佔這許多領土是不可能的。倘使艾森豪會採用我的計劃，當時他至少已領佔安提滑普和魯爾區，北方戰場上能因河沿岸獲得堅強的橋頭堡，並且獲得軍事上最好的形勢。換一方面說，倘使他能採用布來德雷的計劃，當時他必能佔領薩爾和法蘭克福特區域，中部和南部戰場上必能因河建立橋頭堡。但是他的態度過於樂觀。他要調解各方面的爭議而舉棋不定。他的各種目標都失敗，而不得不遭遇大挫折。

諸曼迪登陸之戰勝利後，盟軍遭遇的挫折和悲慘經過都可歸納一項基本的缺點：任何的決議都沒有貫徹始終的決心。我軍並未全線推進，我軍從數處短戰線上分別發動攻勢，每次的攻勢都不協調。試看德軍的反應：一次集中力量對亞登斯（Ardennes）的總攻，當時我軍的配備並不平衡，戰場已擴展到不合理的情況。我軍躍進後，反被包抄，狼狽不堪。

當我軍向魯爾推進時，遭遇兩條河流的阻礙——賣士河和來因河。我的計劃是向來因猛攻，在敵軍獲得整編機

布來德雷每人一封信，解釋他對這問題的看法。茲節錄如下：（括弧內的字是我添進去的）

「……配合良好的進攻來因河的計劃將延期實現。必須等待海灘上的美軍開到後再繼續執行。（雖然如此，上述兩軍團必須佔領波恩（Bonn）北部來因河陣地，並且避免人員瘋狂殺戮的犧牲。）」

布來德雷和我都不能同意這封信上的意見。我們兩人深信我們必須暫時停止猛攻，等待改善我軍支援工作。我將實況報告艾森豪，並且說我將集中力量，開闢到達安提滑普的公路，以便早日充分利用該港。

第二天我收到艾森豪回信（括弧內的字是我添進的）：「除非我軍能於十一月中旬佔領安提滑普並且利用該港，整個計劃將受阻不能推動。（我必須慎重申明，就我軍從瑞士到英吉利海峽的全線行動而言，佔領安提滑普是第一重要的工作。）」

前一天艾森豪指示上述兩個軍團主要任務是「必須獲得波恩北部來因河陣地，並且避免人員瘋狂殺戮的犧牲。」這信對上述指示發生基本的改變。雖然如此，我們兩人對已成的事實仍都不滿意。

馬歇爾將軍帶着布來德雷到我司令部來訪問，我和他長談一次。我告他，自從艾森豪親自指揮陸上戰團後，他並不能把握時機和進軍的方向。並且缺少控制。我們已使自己混亂。馬歇爾只是靜聽，發言很少，很明顯，他完全不同意我所說的話。

會以阻我軍前進之前，從速佔領一處橋頭堡。這次深入敵境的目的地是阿根。這計劃的重點是穿過五條小河的主要障礙，為我軍空降部隊鋪平一塊安全降落場所。降落場位於到阿根公路的主軸上。地面作戰部隊藉此沿蕭降場邊緣前進，通過尼得耳（Neder Rijn）河上建立的橋頭堡，在魯爾北面開闢一處戰場。

全部計劃的密碼名稱是「花園市場」。布來德雷描寫該項計劃是這次戰爭中，最幻想計劃之一。當他聽到這計劃的時候，他曾百般設法撤消這計劃。因為這計劃推動後，我可能要求美國軍隊協助擴展北部戰場。

布來德雷回憶錄：「蒙哥馬利不顧一切的冒險衝入敵陣計劃使我吃驚不止。我幾乎認為這位以禁酒出名的將軍，偽裝吃醉了酒，拿了這計劃，到盟軍總司令部來胡鬧。我從未對他的計劃表示絲毫贊同的意見。我曾數次公開批評他的計劃是這次戰爭中，最幻想的計劃……我猜想，艾森豪今後將不得不敷衍蒙哥馬利再三請示增派指揮的要求，我迫不得已堅持美國的軍隊必須繼續聽命於美國將官的指揮……艾森豪認為這計劃是戰場上莫大的賭博行為。」

「花園市場」計劃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開始實施。大家都知道，我軍未能佔領亞橫北面最後一處橋頭堡。我軍未能在亞橫區域獲得完全的勝利的原因很多。下面是

我個人觀察的主因：

(一) 盟軍總司令部沒有考慮，這計劃是像一枝長矛，可以刺入魯爾區。我心目中無疑認為艾森豪決不會放棄他北部優先推進，南部暫緩行動的主張。可惜他這願望從未實現。

(二) 空降部隊降落的地點，距我軍生死關鍵的目標——來因河大橋——太遠。這錯誤我應負責。當時我應當要求最少要有一旅跳傘部隊，落於大橋附近。我失策未及考慮這事。

(三) 第一天後，氣候突然轉劣。迫使我軍不得繼續推動此後的空降攻擊計劃。

(四) 我軍獲得情報，敵軍第二裝甲突擊兵團，自諾曼底慘敗後，正在亞德區整編補充。我們最大的錯誤是設想這支敗兵從此不能有效戰鬥。

這或許是我個人的偏見。倘使這計劃從頭到尾能獲得戰鬥上必需的飛機，地面部隊，和軍政上的全力支持，計劃本身可以克服惡劣氣候，圖志堅強的敵軍第二裝甲突擊兵團，和我的過錯。我始終要為我的「花園市場」計劃辯護，而無遺憾。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我覺得需要休息，乃決定飛到愛德荷芬 (Eindhoven) 去打數小時高爾夫球。打球的消遣開始不久就被德軍突然發動的攻勢所擾。我獲得報告，德軍已發動向美軍第一軍的防線猛攻，情況已危急。

鞏固陣地，有效阻止敵軍渡過該河……」

「不久情況逐漸惡化。盟軍全軍都遭遇危險。全國都在焦慮前線的變化，艾森豪命令我擔任指揮北部戰場的責任：目前英國很多師正在挫敗的美國第一軍的右翼苦戰。各位如今可獲知戰場的全貌。英國軍隊是在美軍的兩翼奮戰。而美軍已告疲乏。這是盟軍的全貌……」

「這是最令人興奮的戰爭。面對各種危機，我認為這是我畢生戎馬生活中，最興奮而且需要最高機智應付的戰爭……」

「……我畢生事業寄托在和英國戰士的共同生活，因此我愛護我的戰士，無異自己的子弟。我如今却不得不贊揚美國的戰士。我願向戰鬥中的美國軍人致敬。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並肩作戰部隊。」

「我如今願為大家講述我們的領袖艾森豪將軍。我一直絕對效忠於他。他是我最大的知己朋友。我每次在英國報紙雜誌上見到不滿他的消息，心中都無限沉痛，他現擔任艱巨的工作，他需要我們全力支持。他理應獲得我們同心協力的支持。我們應從各方面保證他獲得這些支持力量……」

敵人非常機智的曲解我在記者招待會中所說的話。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衛爾蒙特 (Chester Wilmet) 在他的著述「歐洲的掙扎」中說，他那天發回倫敦的新聞報告，有關我在記者招待會中的談話，全被德軍曲解。德國電台將我的談話，改頭換面重寫一次，加重英國軍民的反美觀念。

亞登斯森林區域的美軍防線已被突破一個大缺口。情勢的轉變，一天比一天惡劣。最後布萊德雷將軍的第十軍團已被切為兩段。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艾森豪命令我立即接受缺口北翼全體美軍的指揮工作。這次命令將美軍兩軍撥給我指揮——緊鄰我右翼的第九軍 (軍長是辛普生中將 William H. Simpson)，和在第九軍右邊的第一軍 (軍長是赫傑斯中將 Courtney H. Hodges)。

第一件我應該重視的事是全盤考慮北翼戰場，確保該區鞏固，以備為日後反攻之基地。我調派一部份英國部隊歸美國第九軍指揮與美軍並肩作戰，並命令該軍接收一部份第一軍前線。我置英國部隊於第一軍和第九軍的後方，充後備部隊。待美軍本身後備部隊準備充分後再他調。重新佈防後，情勢逐漸好轉。在德軍突進區域的南部，布萊德雷對他的第三軍也採取同樣行動。

德軍突進區域的戰事到正月中旬可說已告結束。此時英國新聞對艾森豪發動惡意批評，此事殊令人費解。我因召開記者談話會，解釋這次戰役的真相。我願宣佈，盟軍的一致行動和完成使命的經過，以及同心協力挽救危局的實情。招待記者會的結果很滿意。很多從未發表的新聞都已當場公佈。招待會中，記者曾筆錄各發言人的意見，並准予公開發表。會畢我將我印好的演說稿分發記者。該稿的全文尚未經任何書報刊載過。茲節錄如下：

「……德軍已突破我軍陣線的一處弱點，並向賓士河進攻……當我發覺敵軍企圖後，我立即親自採取若干行動

。曲解後的談話未久在戈培爾控制下的廣播廣播電台播送。布萊德雷司令官偵查敵方廣播的電台，竟將敵人偽造的廣播，誤為英國廣播電台播送的真實消息。這項曲解的消息，曾使英美兩軍官兵咆哮不止。」

不管我的談話是否為人曲解，我現在發現我當時不該舉行那次記者招待會。美軍將領們對我發生的反感，嚴重得使我今後不敢再多說。他們認為此後我一旦發言必是滿篇謬論。對那些沮喪中的美軍司令部官員而言，我似乎表示了我的先見之明，我的機智非但勝於德軍，而且超越美軍。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在我宣讀演說稿時，我再三使用「興奮」的形容詞。對我不太瞭解的人，是不易明白我在武裝上使用這形容詞的真正意義。修詞上的欠考慮，傷害我們彼此間的感情。

「布萊德雷的回憶錄「一個軍人的故事」中說：「倘使英國野戰軍最高指揮是任何適任的人而不是蒙哥馬利，則亞登斯前線更換統帥的舉動當不致有意外，不愉快或緊張的情緒。」

「不幸蒙哥馬利決不放棄給美國官兵一次教訓的機會……當時艾森豪唯有咬緊牙關，啞子吃黃連，有苦難言。直到戰事結束數年後，他不得不公開承認，倘使他能事先料到事後發生的難題，他當時決不會在危急的時候更動指揮官……一旦敵軍被迫後退，大家都誤解，蒙哥馬

利如同神話中所說的聖喬治，自天上升臨來拯救美軍司令部裡的高級指揮官……事實上，當蒙哥馬利接收指揮權時……美軍已將德軍指揮官羅茲特 (Kunze) 攻勢的威力耗盡……敵軍當時已疲於奔命，蒙哥馬利救兵到達前二十四小時，敵軍敗退的命運已注定……

艾森豪在他的回憶錄「征歐十字軍」中說：「不幸在戰事告一段落時，蒙哥馬利召開一次記者談話會……在美軍中產生一種不幸的印象，他以美國人的救主自居，派遣救兵。我決不相信蒙哥馬利發言的意義如同他們指責的一般嚴重。但是誤會並不稍減。在全部戰事中，沒有較此更使我煩惱和不快的事。」

十二月二十八日，艾森豪來北部戰場視察。我會和他長談一次。我再向他申述一次，魯爾應該是我軍最迫切的目標。所有能調動的兵力都該集中於佔領魯爾的先鋒。這項攻勢的指揮應只聽命於一人。

第二天，我致函艾森豪，加強表示我的主張。艾森豪收到我的信以後，他發現馬歇爾的電報已先到達。馬歇爾電報中說：「指派一位英軍將領擔任前線指揮工作，或任命為布來德雷的上司的舉動，美國國內絕不能接受。」在我看來，這電報結束戰區統一指揮的爭論。我認為今後也再無提出討論的必要。

(Lunenburg Heath) 司令部，進行投降的談判。當時我決定發出。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星期六）上午八時整停止火生效的命令。兩天後，德國代表團，到艾森豪的瑞因斯 (Rheinla) 司令部，在最後投降的文件上簽字。意大利境內的德軍已早日投降。五月八日夜間，歐洲全部戰場都宣告停火。戰爭已告結束。

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我飛往安提提普，參加該城慶祝自由大會。大會閉幕後，居民舉行盛大宴會，飲食花樣繁多而且豐富，真是一次空前勝會。過量的飲食往往使我胃中作怪，這次當然也難免發生胃痛。宴畢我感覺有點不舒服，請求他們停止歡迎我的其他節目，以便我趕往機場，飛回我在德境的司令部。他們立即安排好我的回程。我的坐車立即開到。沿途擁擠滿了我歡呼的民眾。我坐在卡車尾部的地板上，車輛震動很劇烈，使我病況加重。過些時，我身體好轉。卡車的地板已經破爛，我吩咐司機開車要小心。司機是當地民團司令部派來的，他以前未曾為我開過車。他下車注視我面孔上的表情，稍候片刻才說：「報告：整行駛一小時。」我的坐車真的在人群中，蠕動一小時之久。

蒙哥馬利對艾森豪的批評

艾森豪是一位了不起最受受人敬愛的人物。在我們並肩

我始終認為柏林是一處應該優先佔領的地方。那城是政治中心。倘使我軍能先於蘇俄佔領柏林，戰後的情勢將有利於盟軍。搶先佔領柏林可使歐洲獲得政治上的平衡，並且有助於西方國家維護世界和平的苦心。這舉動能使盟軍搶先佔領歐洲的幾處政治中心——維也納，布拉格和柏林。倘使主宰戰局的高級領袖能深謀遠慮，並且向戰場上的各位高級統帥有適當的指示，我軍可先於俄軍攻佔上述三城。試看此後的經過如何。

當決定在法國南部登陸後，佔領維也納的良機已消滅。這次登陸的部隊是從正在意大利作戰的亞歷山大元帥那裡調來的。調開他的軍隊的舉動無疑制止他前進。提到布拉格，在四月底的時候，美國的第三軍在捷克的西方邊境突然奉令停止前進，其用意我始終不解。在一九四四年八月間，我軍未能乘諾曼底勝利之威餘採取健全作戰計劃，已失去搶先佔領柏林的機會。

美國人絕不懂，倘使盟國在政治上宣告失敗，戰略上的成功也無意義。盟軍自從歐洲勝利日到如今所受的苦難都起源於不明這見解。

盟軍渡過萊茵河後，大軍直指波羅的海。到這時候，德國人員和領土損失慘重，已無力徵集兵員和配備組織新師。敵軍已失去勝利的希望，德境的戰事已近結束階段。五月三日，德軍總司令基特爾元帥 (Kietel) 獲得杜尼茲 (Doenitz) 的同意，派遣代表團，來到我鹿堡海斯

作戰的時間，我們對戰略和主要戰術的意見難免相異。史家如以公正的態度討論我們軍人的異見，不致有不良的結果。史家應認清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歐陸戰場上的盟軍偉大勝利是英美兩軍同心協力努力的結果。如此為出發點，批評我和艾森豪兩人的爭端，不致發生傷害各方面感情的結果。雖然沒有人能肯定的說，這次偉大的勝利是某一個人單獨的功勞，但是論功行賞，艾森豪無疑居功獨多。

嚴格的說，我不能認為艾森豪是一位真正偉大的軍人。他或許能成爲一位偉大軍人，倘使他曾具備直接指揮一師人，一軍團人，一軍人作戰的經驗，可惜他的經歷上，缺少上述逐級升階的記錄。他是一位偉大的最高統帥，也是一位軍事政治家。我知道沒有一個人，能像他一般，將盟中各國的部隊，鎔化成一體，製造成一套精美戰爭機器，軍同時說服各種衝突和混亂的分子，發揚同舟共濟的精神。自從艾森豪擔任總統以後，我時常去訪問他。和他及他的夫人瑪味 (Marie) 在白宮或他們的家鄉哥德堡 (Gettysburg) 農場共同生活。我們的友誼日漸增進。時至今日，我對他的敬佩有增無已。我曾博覽美國歷史書籍。我深信史家將記述，自從艾森豪擔任總統後，必能發揚他的才幹，達到登峯造極的位置。

他如何得到這般充沛的精力？他有很好的頭腦，而且天資很高。他真正的才幹是他的品德。他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他只需向人微笑一次，就可使人敬仰他。他有天

生的熱誠。他有非常豐富的知識。各國家和各民族對他都有信心。我畢生效忠於他，願為他犧牲一切。他是一個真正的偉人，獲得他的友誼是我莫大的榮耀。

結束我這本回憶錄之前，我必須說明我對未來局勢演變的個人觀點——這是我最後的見證。西方盟國倘使願循繁榮的康莊大道邁進，西方國家的團結是先決的條件，也是必須達到的目標。到達目的地之前，我們尚有很遙遠的艱苦前程。

東方侵略的恐懼促成西方國家的聯盟。恐懼如同水泥一般，將類似散沙一般的西方國家，結合在一起。歷史上沒有一次盟約能藉單純的恐懼而維持長久，一旦恐懼心理消失，水泥便失效，混凝土的堅固建築難免倒塌的命運。真正的團結需要為共同目標犧牲的決心。以經濟上的利害為基礎的團結較以恐懼心理為基礎的團結能持久。在任何情形下，英語民族的團結和一致行動的決心是新型水泥的主要成份。這成份必能協助歐洲大陸上的國家，防衛他們的自由和他們生活的方式。團結的核心必是英美兩民族的友誼。倘使這種友誼的連繫中斷，英美兩國的命運也告結束。

大英帝國曾有解決世界上重大問題的數百年經驗，而美國只有數十年的經驗。西方世界必須認清，沒有美國，西方國家的盟約必告瓦解。美國必須有擔當自由世界領袖責任的信心。我常想，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沒有一貫的主張

能應付目前千變萬化的國際形勢。

(五) 簡單和決心是戰爭中絕對重要的因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機構却缺少這些因素。我們只能產生精於彼此諒解的軍事指揮官。

(六) 除去聯合王國外，國防的重大代價都被忽視。各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供獻有很方面可以削減。其中一點值得重視的事，一旦德國對公約的義務充分實現，我們應當促使歐陸其他國家在德境內的駐軍迅速回到本國。(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駐軍當然不可回國) 藉此可使這些國家節省不少外幣支出。

一種很有效減少國防費用的方法是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當做一個整體，詳細考慮各國集體平衡兵力，而不可像目前，以國家和區域為界單獨佈防。這種制度能將各國很密切的聯合在一起，因為在這種組織中，各國彼此間的依賴性都很大。

我們預料，十年內可能發生的戰爭，將不限於歐洲區域的射擊戰。目前我們百設法拖延戰爭爆發的時間。我們現在面對經濟和財政的戰爭。這戰爭指向我們的文化基礎和生活水準。倘使我們在這戰爭中遭遇失敗，國際共產主義將獲得一次不流血的勝利。

倘使我們想在變化莫測的威脅中，以少量金錢建立可靠的國防，我們必須從新考慮世界的新局勢。雖然我們不能獲得正確答案，但是我們必須將目光集中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每一個單位上全盤考慮敵人未來的攻勢。我們必

美國似乎是在聯合國會員大會時採取一種政策，一旦她考慮到她本身利害得失時，她又採取背道而馳的政策。這種政策上的矛盾削弱西方國家戰略上的地位。倘使美國繼續這種方式，美國必破壞西方盟國的團結。

北大西洋組織公約必須加強。防止戰爭是這公約的主要目標，過去已達到制止戰爭的目的。現在已到全部徹底改造這組織的時候。什麼是應該進行的事？

(一) 雖然大戰不會馬上發生，各種有限度的冷戰將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外區域加速出現。這些戰爭必須以最堅強的信心，謹慎處置以免導致全面大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中，可選出一些國家，撥出一部份國防軍隊，擔任東西國家衝突中的警衛工作。這些國籍不同的軍隊應有健全的組織和適當的配備。

(二) 政治性的軍事結構犯了上重下輕的錯誤，處處浪費，而無效果。不能勝任的參謀人員必須撤換，不必過份考慮他們的背景。紙面上公文往返工作必須減少。更進一步，目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開會地點是巴黎，而軍事顧問却集中在華盛頓。兩個組織相距三千哩，如何能密切有效合作？

(三) 我方意料中的各型大小戰爭都缺少有組織的高級指揮工作。

(四) 歐洲大陸上很多國家平時和戰時徵集所需兵力的組織都不健全。這些國家的基本制度是，唯有在國家危急的時候，才能動員徵召大量兵員。這種制度已失時，不

須確實保證，盟國不會在全球性的戰爭中，遭遇挫敗。

西方盟約必須以團結，希望，和膽量為基礎，建立在四億五千萬人民堅強團結的聯合力量上。匈牙利事件可以提醒世界人士，單憑膽量的成就。倘使參加西方盟約的各國能真心團結，盟國必具備充分的力量和膽量，其成就就是不可限量。

一位美國將軍訪問巴基斯坦的軍事設備，巴基斯坦政府派一位看來非常能幹，聰明，並且講得一口流利英語的翻譯官作為他的嚮導。某次將軍出席一處歡迎會，在席上將軍講了一個比較長的故事，然後請他翻譯，當他翻譯完畢之後，聽眾歡聲雷動。

因為那位翻譯所講的話似乎很少，所以將軍便問道：「你一定很摘要流利的譯述了我所講的故事。我看到大家都笑了。」

「噢，不，」嚮導微笑着說：「你的故事太長了，不容易解釋，所以我就對他們說：『美國將軍剛才講了一個笑話，請你們每一位都大笑一下。』」

記散醫行上海

著生里谷麥·夫瑟幼

譯 時 歲



——本文作者約瑟夫·麥吉里 (Joseph B. McGuire) 醫師終生在上海服務，並曾擔任兩艘著名皇后輪的主任船醫，這裡是他的充滿了珍聞軼事的回憶錄。——

過去卅年間，我一直在海上作隨船醫師，末後十五年裡，尤其幸運的，得能在「伊利莎白皇后」與「瑪麗皇后」兩輪擔任船醫。

在過去的漫長歲月裡，我曾診治過各式各樣的病痛與傷害，但是自從退休登陸後，却始終未能將流行在我的友朋間的一項錯覺醫正過來。在大家心目中，總以為豪華客輪的船醫，是一手執着溫度計，一手端着鷄尾酒，週旋於明星聞人之間，過着多采多姿的生活。

有一點是不錯的，那就是在皇后輪上擔任主任醫師時，除了應盡的醫生本份外，同時還得兼盡「主人」之誼，款待名流賓客。

我還記得那個冬天當我登上第一艘船時！白星輪船公司的「蘇威克」號，那種陰冷潮濕的天氣使最樂觀的人也覺得難以忍受。載我去的出租汽車司機開進貨棚中間，用大姆指指着碼頭邊說道：「那就是牠」。



從貨棚的樑柱間望着鏽痕斑斑的船殼，那艘船顯得十分龐大而骯髒異常。

起貨梯正在喀隆喀隆的動着，一支吊桿滑過，忽然聽到一個人喊道：「開開底下！」一支鋼絲繩套顫抖了一下停在我頭上兩尺的地方。

我抓起手提箱就衝上跳板，幾乎失了足！一心想找醫生的房間，不知道這樣的驚險到了船上的餐廳裡去。

「帽子摘下來！」一個小個子的人對着我耳朶喊來，「你沒有看到二副在吃飯？」

我慌慌張張對他解釋我從來未見過「二副」什麼樣。我告訴他我是新船醫。小個子的態度馬上緩和下來，「那麼……」他命令手下的一個人引進我到船醫的房艙。

當我向船長報到時，也未得到絲毫的安慰。他對於船上同事的感覺似乎漠不關心。正如大家所說的，他是「貨船出身」，有了旅客已經够麻煩了，再加上醫生尤其討厭。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只有河上過往船隻的汽笛聲偶爾將我驚醒。

第二天早上「蘇威克」號遷移停泊地點，船身遲緩慢慢的移動到載客的碼頭。

先來的乘客已在等候。他們之中多數是移民，我對於小孩數目的衆多大吃了一驚，圍繞着那些神情困惑的父母，牽着，抱着，站在身後拉着裙子的，全是孩子。

我站立在扶梯的一端，那些登船的男女老幼雖然事先

都已經過嚴格的身體檢查，但是我接奉的命令是仍要疊加注意登船旅客有無感染任何傳染病的形跡。

同時爲了我個人的原因，我也密切的注意懷孕月份大的婦女。

後來我再同船上的事務長將全船乘客名單察看一遍，我的希望愈來愈微小，到最後完全失望。整個名單上沒有一個醫務人員。我是唯一的一個醫生，看來這次海程要完全仰賴我自己了。

我的兩隻脚不由自主的將我帶到船上的小醫務室去。事實上我已經將全部藥品與醫療器械整理過一次，現在再重新檢查一遍，覺得一切都已井井有條。

門上雖然沒有釘着銅牌，但是室內一應手術刀，鋸子，鉗子，以及一切熟習的道具，全已整齊妥貼，隨時待用。我可能在幾個鐘頭內就會用到這些器具，也許要等幾天，也許要等幾個星期，我衷心的希望我個人也同這些道具一樣可以隨時負起責任。

當船駛經「金絲雀群島」時，我個人的心境也非常不自鳴得意。因為這些天來的經歷帶給我一種虛偽的安全感。船員同乘客來找我診治的都是一些輕微的傷害與病痛。我絕未想到一個每天從我眼前走過幾次的矮小憂慮的婦人心裡竟隱藏着一項重大秘密，她竭盡心力想來保護她所最愛的人，竟幾乎害死了他。最後當他已入了半昏迷狀態，她才嚇得來找我求救。經我診斷的結果，他患了嚴重的脫腸症，並且已經發生壞疽的現象。

這對夫婦是最後一次重遊祖國歸來。她覺得在她的細心照顧下可以使他安全的到達澳大利亞，預備返回他們的小田莊退休。她生怕同他丈夫分離。想到她丈夫或將被迫留在外國港口的醫院病床上時，不由的使她喪失了心智。當她向我陳述這些經過時，綠色的海浪一陣陣打上船壁小圓窗的玻璃上，風浪愈來愈大，當我指揮人們將她的丈夫抬到我的醫務室中時，船搖晃得厲害需要扶着柱子才站得住。

我趕緊走上駕駛台。太陽已隱沒在雲中，但是使我覺得異常寒冷的却另有原因。船長帽子戴得很低，幾乎將眼睛遮住。

「甚麼事？」他責難似的問了一句。

「一個旅客需要立刻動手術，相當專門的手術。最近的港口在那裡？」

「拉果斯。」(Lagos) 船長走向放海圖的桌子，用兩腳現在圖上迅速的量了幾下。

「要兩整天，醫生。」他說道：「也許要兩整天零兩個鐘點。」

「我等不到那個時候老早死了。」

「在這種情形下只好你自己動手了。」

「謝謝你的指教。」

「我恐怕幫不了多少忙。」他說道，聲調變得較為柔和。「這種南大西洋的海浪來勢很遠，向海上倒幾桶油下去並不能止住它。同時前面是壞天氣，想躲也躲不開。我

能够做到的僅不過是聽到你擲電鈴後改變航線對正風浪駛去，船可以搖晃的輕一些。恐怕在你手術完成之前會到八級。」

「八級？」我重複了一遍，不懂牠什麼意思。直到那時止我還不清楚「畢福特風力強度分級」的意義。

「祝你幸運，醫生。」船長向我道別，我心沉沉重的走下扶梯。

我的手術經驗原很有限，而且是在設備齊全的大醫院在那裡，手術台可以自由調節到幾分之幾英吋，並且固定在那裡不會搖動，四圍有資深醫師照看着，一週複雜情況馬上可以上前幫忙。現在却是在風濤洶湧的海上，離開哈雷街我們讀書實習的醫院二千哩之外。

我將病人再診察一次，顯示出情況十分危急，每一分鐘都非常重要不能延擱，我召集了幾個稍有看護經驗的船上女服務生來幫忙。當她們穿上繫得硬挺的白袍後都顯得很害怕。他們絕想不到我那時害怕的程度。

當我認爲一切都就緒之後，馬上傳消息到駕駛台。船慢慢的在轉向，開始對正風向駛去。現在蘇威克號不是左右搖晃了，變成了前後起伏。

我等了一分鐘，兩分鐘，好像是無窮無盡的時間，直到我習慣了這種新的搖動。我看了看旁邊三對向我注視的眼睛，麻醉過去的病人。這正是我最恐懼的一刻。

我拿起一把手術刀……

從我的醫學知識來判斷，病人曾兩度瀕於生死邊緣，

在船上防止傳染病的流行與檢疫的工作最令人興奮。

起初船員們僅只傷痛有病時才到我的醫務室來。後來當他們漸漸瞭解我，大家熟了以後，在個人生活方面也時常徵求我的指導。

有一次在開回英國的航程中經過熱帶洋面時，我們船上的水手長害肺炎病倒了。「倒」字到是名符其實。那時他正隨同大副在貨艙中查驗貨單，險朝下平平的倒下去。他被用繩套提着兩腋從艙口中吊上來。那種樣子正同他以往指揮人們從冷凍艙中起卸成千上萬隻冰凍全羊的吊裝方法完全一樣。

他的溫度一下子升得很高。當我設法將他的體溫降下之後，果得我自己的體溫都有點升高。他的身體非常魁偉，病了後照樣不聽指揮。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將他鎖在病房內，我自己走上甲板來透一口氣。當我正在散步，想稍爲鬆散一下時，一個侍者大步跑來。

「大夫，水手長只穿著內衣褲跑上了甲板。」他氣喘喘的向我報告。

我對他作了一個不置信的笑容。

「水手長病得很厲害。現在正鎖在病房裡。」

「那麼一定是他的鬼魂將一位風雨甲板上的來客嚇壞了。」

我從侍者的肩頭望過去，正看到那個水手長只穿著一條兜檔的毛短褲，兩手平伸着，迷迷惘惘衝過來。

我趕緊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推着他走下扶梯走向病房

幾乎變成屍體。一次是正當動手術前，一次是手術動了一半時，當我的那位客串麻醉師想扶住柱子保持平衡時不小心將一瓶哥羅芳打破。我聽到玻璃瓶子破碎的聲音，當倉人煙霧散佈在我們腳下時，我感覺到我肘子旁邊一個人開始嘔吐，正在這一狼狽關頭，病人有點激動開始蠕動身體。

「我可不可以將小窗子打開？」客串的護士在激動的向我請求。

「自然不可以。再拿些哥羅芳來，快點，就在藥架子上。」

手術台上的病人又安靜下來。但是船身却因風浪變大起伏得更厲害。當我工作時，爲了想站穩，兩條小腿的肌肉用力過度幾乎僥倖要跌倒。當我縫完了最後一針伸直了腰時，覺得懸疑的已過了整個下午。

這半分鐘的經歷使我終生難忘。當我走上扶梯預備到駕駛台上報告經過時，我不由自己的作了一個童稚的表情，對着海裡起我的拳頭。

第二天早上，南大西洋又變得風平浪靜，昨天逃離的太陽也伸出頭來了。病人情況轉好，他手術後的進步很令人滿意。他的太太整天守在病床旁邊小心看護。當我們抵達澳大利亞時，我站立在欄杆旁邊望着他坐在輪椅上被人輕輕的扶着推下跳板，又很平安的踏上澳大利亞的土地。我早期的恐懼消失了。覺得這次工作不僅有趣並且令人滿意。發生的事情證明我有能力應付真正危機。尤其是

。他說的話聽來到像很在理：只不過出來找一套乾淨衣服。當我手忙腳亂的找鑰匙開門時，他倚在侍者身上，腦袋歪向一邊，看我的動作好像覺得很有趣。

「你怎樣跑出來的？」我問他。

「從小窗鑽出來的。」我問他。

我望着他的肩膊同那窄小的窗口。

「大夫，一點不錯。」侍者開腔了。「他是從那個窗口鑽出來的。並且順着一條樓梯子攀上風雨甲板，當他翻過欄桿一脚踏翻了那個老先生的躺椅時，那位老先生跑下去發誓說他親眼看到『海王』當日落時從海中爬上船……現在走近赤道，正是海王的住所。」

水手長聽到了頗為高興，面朝下睡去。

不幾天之後，水手長又走上甲板，這次是穿着整齊已經痊癒了。但是我却睡上了他留下的那架空病床上，全病房中最長大的一張床，身上穿着最輕便的睡衣，碰到那裡，那裡就痒。我弄上了水痘。

幸好當我病倒時，我却從乘客中尋到一位退休的軍醫上校暫時請他代替我的工作。

這一處境也並非毫無幽默可言。當我躺在病床上等候身體復元時，我可以清楚的聽到那位上校同十五個我以隔離的病人——其中多數是孩子的談話。當上校替船員們看病時由於他的寬大同情，使許多滑頭水手竟來偷懶裝病。以致輪機長睜大了眼睛來看我。

「老天爺在上，」他粗着喉嚨壓低聲音來向我請求：

「子幹那個事。」

從我得到的消息，他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他們這次的旅行有幾分像是補遺蜜月。從他那難免無意的談話中，我曉得他是嫉妒得有點近乎瘋狂，恐怕他那舞女出身的漂亮太太一有機會同男人接觸就會跑走了。

我走回那個女人的房艙，看到她那淚痕沾污的面孔，無禮的眼光，顫抖的双手，不盡想到作一個船醫真得是一個通才，甚麼事都得到手。她的態度異常倔強，我要求她答應我不要再去自殺，她竟粗魯的加以拒絕。

「命是我的，我要怎樣你管不着。」她一面抽噎的哭着，一面將我遞給她的杯子推開。「我不要喝你那臭黑咖啡。你在裡面下了藥。」她猜的一點不錯，我是放進了藥。

因為我在那裡也毫無用處，只好讓那個女侍留下陪着她，再在她房艙門外派一個人看守。我自己上駕駛台去向船長報告。我在她的床上找到一個信封，上面用着兒童般的筆跡寫着「致諸位仁人君子」。船長將整個信讀了一遍。

「哈！兩處拼錯。真是愚不可及的女人。」他哼了一聲又將信封遞還給我。「大夫，你全權辦理好了。當然不要忘了，還得寫一個報告等船靠岸時向當局報告。」當我向回走時，那個女侍面無人色的對我跑來，「她服毒了！」

我大踏步的衝進去。發現我的病人，穿着一件十足蜜

「大夫，你的病什麼時候才能好？值班的人有一大半請了病假在休息！我差不多是快要一個人來管全部機器了！」在以往卅年中，那次是我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在海上生病。

有些女人一時感情衝動就會決定結束自己生命，正同海上波濤一樣變幻莫測。我記得有一個女人就是如此，她的丈夫是芝加哥一個販私酒的大流氓。

當時我正在「錫德瑞克」號船上做船醫，一個夜班當值的船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向我報告一個女人企圖自殺已帶到我的診所。

在他當值時，無意中看到一間房艙的門忽然打開，室內透出的光線，碰巧照着一個穿着猩紅晚禮服的黑髮美人，向置放救生艇的一層甲板上的欄桿上攀爬，他趕急跑過去將她拉住。她拚命掙扎，想掙脫被他抓緊的手腕。當我去看她時，她仍歇斯底里的在喊叫。「不要管我，隨我怎樣好了。」「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你們不要多管閒事。」

這對於我並不是閒事。在旅客中間我早已注意到她。同時我也知道正當那時她的丈夫已在酒吧間喝醉，她的四尊女兒則在他們的套房中熟睡。

我診斷的結果，她是在很短的時間裡喝下了大量的白蘭地酒。由一個女侍幫忙，我們將她送回她的房艙，然後我走到酒吧間告訴她丈夫經過情形。他對於我說話的寬一個字也不相信。

「臭婊子，」他嘴裡不乾不淨的在咕噥：「她沒有膽

月式的睡衣，直挺挺的坐在床上，臉上露着半瘋狂似的狡猾笑容。我沒有開功夫去理會她那笑容，眼睛順着她那掛了幌子的嘴角望下去，吞服的防腐劑殘液從嘴唇流到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當我站到她面前時，她暈了過去。

「發生得太快了，」女侍嘖嘖叨叨的在訴說：「她走進那裡去了一會——對着浴室點頭——當她一出來就不對了……」

我沒有功夫聽她那些解釋，趕緊進行急救，給她灌腸吃藥。到末了總算知道她已經不要緊了，才覺得自己有了睡意，想上床休息。當我走過酒吧間時，往裡面望了望，她的丈夫已在那裡醉得人事不知。我的最後一道指示是讓男侍者把那個醉鬼送回他的房艙，將他的衣服脫掉，再把所有的櫃子都拿走。

到了第二天早晨，她的丈夫面色紅潤，情緒大有轉變，差不多要抱着他的太太痛哭一場。不過隨着他又故態復萌，歡電鈴叫侍者拿酒來「鎮定」一下。不過侍者並沒有理會他的要求，他自己又走不出房門——正是我將他所有櫃子拿走的本意。後來船長催他去講話。他只好懇求侍者還給他一條褲子才得出門。

他同船長的那次談話對他印象定非常深刻。因為在以後那些日子航行中，他在酒吧間中除了檸檬水外從未喝過其他東西。

幾個星期之後，我收到他太太從意大利寄來的一封信，那是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告訴我他們那有點延遲了的蜜

這個毛病
百出的人
體器官，
實際是極

為堅強而

足可信賴

的；但無

幸的它，

却時常代

人受過：

……

在人體左肋腔內，位於太陽神經叢以東一時之處，隱藏着一只蠕動不息，粉紅色的肉囊，它是人體解剖學中最神秘不可解的一個器官，但也是最爲人所熟悉的一個器官，因爲它在每天的一定時間內，發出一種明顯的信號，促使其所有人感到它的存在，然而祇有極少數人

神祕的胃

怡水譯

能够準確地指出它的位置——即使醫生也其難做到這一步；它變化莫測；有時脹大，有時縮小，有時堅硬，有時柔軟。

這個奇妙的器官就是胃；在一般人看來，它是個惹事生端的罪魁禍首，不時給它的主人帶來許多痛苦；食物中毒，嘔吐，胃氣痛，潰

瘍，過食，胃炎和消化不良症，然而大多數醫生却不同意這種淺顯的見解；他們認爲胃是一種特別堅強，忠實可靠，和努力工作的人體器官；除非浪用過度，它極少造成嚴重的病患；它還具有忍耐的美德，無論它的主人把什麼東西塞進它的內部，它也從不抱怨，總而言之，它是一個最可信賴的伙伴。

一個有趣的試驗

醫學專家並不否認胃臟常會給它的主人帶來痛苦，但他們對於造成這痛苦的原因，持有各種不同的見解；有的醫生認爲情緒刺激對消化作用的影響，更甚於純粹器官性的疾病；有的醫生則認爲情緒刺激對消化影響甚微，不足重視；另一些醫生却相信胃臟本身幾乎全無毛病，而毛病是在心理方面。

支持最後一派意見的人，引證奧克拉荷馬大學醫學系主任史蒂華伍夫博士所主持的一個試驗；試驗對象是一位五十二歲的老婦人；三十年來，她一滴牛奶都不敢喝，連吃了含有牛奶的糕餅都會生病，有一次她的朋友騙她說糕餅裡沒有牛奶（實際上有牛奶的），她吃了一片，回家後就疾病大作，頭痛不已。

沒有胃臟的人，依然健康無恙。

胃臟中的酸液，腐蝕性極強，如果將手掌置入其中，則立即會被灼傷起泡。但保護胃壁的一層物質效用更高，沒有任何東西——包括胃酸——能够透過它侵及胃壁。

患有胃潰瘍症的病人，實際上毋需「忌嘴」，可以隨意吃他所常吃的各種食物。

健康的胃對於一切食物——不太燙，不太冷，無侵蝕性——都是一視同仁，毫無偏倚。

情緒激動可以影響胃臟的消化神經和肌肉；而其所發生的反應，則與情緒變化的性質有關。例如：有兩名工人同時受到僱主的嚴厲斥責，第一個工人感到胃內有如火山爆發，炙熱難耐；第二個工人感到胃內好似掛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

第一個工人因受責而憤怒，胃臟猛烈扭動，顏色轉赤，胃酸激濺，第二個工人則因受責而恐懼，胃臟鬆軟無力，顏色蒼白；不同的人，受到同樣的情緒刺激後，可以產生不同的反應，憤怒引起嘔吐，恐懼造成翻騰的感覺。

胃痛不一定是胃病

人體的其他器官發生障礙後，胃臟常是被責怪的對象以心臟病爲例，許多死於狹心症的病人，常被誤認爲消化不良；冠狀動脈血染症被誤認爲嚴重胃病；肝臟，脾臟（在胃臟之旁），膽囊或腎臟如發生障礙，常會引起劇烈的

試驗開始，老婦人平躺在手術檯上，試驗人員將一根橡皮管通入老婦人胃內，橡皮管另一端裝有一只玻璃漏斗，懸掛在她腦後目力所不能及地方；他們又將一杯開水，一杯牛奶放在老婦人身旁，使她的眼睛可以清楚地看到。

試驗人員拿起這杯開水，走至老婦人身後，將杯中的開水傾出，換成一杯牛奶，然後自漏斗注入老婦人胃內。試驗結果大出意料，老婦人身心舒泰的回到家裡，一點毛病也沒有。

第二次試驗手續同前，但自老婦人身旁拿走的是一杯牛奶，而實際注入老婦人胃內的則是一杯開水。在開水注入的二十五分鐘後，老婦人毛病猝發，情況極爲嚴重。

伍夫博士對這場試驗作了一個結論，他說：『由此可知，這個老婦人對於牛奶的敏感症，完全是心理作用；她所憎厭的是「意識」中的牛奶；至於她吃下含有牛奶的糕餅而生病的原由，可能是她嚐出了牛奶的滋味，或是她的朋友騙她時，臉上的表情不夠嚴肅，引起了她的疑心。』

對胃臟的新認識

近數年來，胃臟專家辛勤研究的結果，使我們對胃臟獲得了幾項新的認識。

提起胃臟的功能，一般人都會毫不遲疑地指出它是專司消化作用的人體器官，但醫生們對此却深表懷疑，因爲胃臟在消化機能上，作用並不若想像之大，事實上有許多

胃痛，祇有醫生才能判斷出它的真正原因。此外，癌症，盲腸炎，疝氣，急性脊髓前灰白質炎，肺炎，耳下腺炎，脊柱痛以及骨節等症，也都曾引起胃痛徵象。

在這種情形下，自我診斷和自我治療當然是非常危險；你不能僅喝一杯牛奶，讓胃臟「舒鬆」一下就算完事，而必須去看醫生，但如果你那胃部不適的感覺，僅由於普通情緒激動，而使胃酸分泌過甚，那麼喝牛奶是有効的，因為牛奶不僅能中和胃酸，也可以寬慰你的情緒。

除了情緒激動因素外，過度進食當然也會造成胃部不適的徵象，因為胃臟要容納此等過量的食物，胃壁的肌肉被迫過度擴張。

食物中毒也是引起腸胃不適的主要原因；當毒物或細菌隨着食物進入人體後，腸胃就本能地猛烈扭動，冀欲將有害的異物排出體外，因為腸臟對侵入毒物的反應和受損程度均較胃臟為甚，所以由此引起的病症自當與胃臟無關，但一般病人祇要他們疼痛的部份是在叉骨以下，骨髓以上，就會毫不遲疑地認為是患了胃病。

簡述胃臟的構造

胃臟是人體消化通道中的一個腫脹的部份，頂部連有一根直管，稱為食道，底部則與小腸相接，正與一般人的想像相反，胃臟的位置並不在軟腹之內，而是在底肋腔內偏左位置，胃臟是世界上最富伸縮性，最不肯休息的東西

「濃度甚強，可造成二級灼傷。任何堅硬的肉類在胃液中浸過後，即變成乳糜狀，在酵素的幫助下，進行化學分解。

最爲人所熟知的酵素是胃液素，它的效用是分解肉類和其他蛋白質，第二種酵素稱為凝乳酶，效力極強，每單位重量的凝乳酶，可以凝固五十萬單位重量的乳類。第三種酵素稱為脂肪分解酵素，顧名思義，它的作用，是使脂肪分解。此外可能尚有幾種酵素，礦物質和荷爾蒙，對於食物的消化和營養有所幫助，但專家們在這方面的知識仍感不足，未能尋出明確的答案。

堅韌無比的結膜

為什麼胃臟不會被它自身分泌的胃液所消化？答案是保護胃壁的結膜堅韌無比，使胃酸不能透過侵及胃壁。由此可證，「刺激性食物傷胃」的理論根本不可靠，因為任何一種食物，都不會比胃酸的刺激性更強。

根據史蒂華伍夫及哈諾德伍爾夫兩位博士在康萊爾醫學院主持的一連串試驗，發現刺激性強烈的芥子，在體外科灼傷皮膚起泡，但進入胃臟後，對胃壁幾乎全無影響；其他具刺激性的食物藥品：阿斯匹靈，毛地黃，吐根，金雞納霜，紅麴腸，椰菜，紅番椒，咖喱，酸茶，醋等，對胃臟也似乎毫無損害。螺絲釘，螺絲帽雖然不是食物，但孩子們或馬戲班演員經常吞食此類異物，對胃壁也沒有顯

因為它的形狀時常改變，所以無法準確量測。胃臟中空的時候，它的形狀好似一只洩了氣的氣球，自頂至底，長度約為十六吋；當胃臟裝滿食物進行消化的時候，胃壁擴張成腰月形，自頂至底，長度祇有八吋，寬為四吋。

胃臟的容量變化極大，此與遺傳及進食習慣有關，平均而言，胃臟的容量約為一夸特至三夸特；但許多大肚漢，他們胃臟的容量，可高達六夸特之多，這是由於成年累月的過度進食，胃臟被撐大所致。

胃囊是由幾層厚實堅固而富於彈性的胃壁所組成，最裡面的是一層柔軟多摺的黏膜，上面佈有血管，神經纖維和分泌胃液的腺體。黏膜之外，有三層肌肉包護，它們的功用是執行中央神經系統的命令，將胃中的食物加以攪拌；最外面的一層稱為胃膜，極為堅固，有如厚玻璃紙。

食物的消化過程

食物進入人體，先在口中被唾液潤滑，再由牙齒磨碎然後吞入食道，藉波紋狀的收縮作用入胃囊頂部，這一段九至十吋的旅程，約費時四至八秒。

當食物尚未進口，或第一口食物進入胃囊頂部以前，由於食物色香味的刺激，胃壁已開始蠕動，分泌出大量胃液；不論有無食物置放面前，胃壁每隔三、四小時收縮一次，這就是所謂饑餓的感覺。

胃臟的特異機能是分泌胃液，胃液的主要成份是鹽酸

著損傷。

一般家庭主婦，都相信蔬菜是最容易消化的食物，但事不然：菠菜在胃臟內停留二十四小時後，依然未被完全消化，而肉類却反而是最易消化的食物。

平均說來，食物進入胃臟的四小時後，即被完全消化；消化速度與食物類別及進食者的情緒狀況有關。如果食物中的成份全是蛋白質，則消化最快；牛羊肉可加速胃液的分泌；有時胃部蠕動過甚，將胃液潑入食道，引起一陣胃氣痛的感覺，一般人就誤認是消化不良，其實却是消化過良。打嗝的人，通常也懷疑是患了胃病，而事實上是在他進食時，將空氣也吸入胃中。

伍夫博士和另外許多專家都相信情緒對胃臟的影響至大；如果進食者是在憤怒或興奮的狀態下，則胃壁的蠕動也變得非常激烈。反之，如果進食者心情抑鬱，則胃壁蠕動亦緩，食物離開胃臟的時間也增長。挫折或太富脂肪的食物，都會妨碍消化機能。

此外還有一種奇異的徵象，患者胃壁鬆弛，好似空虛無物，但患者却有胸口脹塞的感覺，原因何在至今尚未明瞭。這種胸口悶塞的感覺，使患者不停流汗，唾液分泌增加，和引起嘔吐，暈船，食物太鹹或過份油膩，也會造成嘔吐的徵象。

胃臟在人體消化機能上所佔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專家們尚未獲得明確的解答；許多胃部完全被割除的病人——多係癌症患者——照舊可以生活下去。但這裡需要指出的

；就是胃臟被割除的病人，必須減少每次進食的份量，而增加進食的次數；雖然他們吃得比普通人為多，但體重仍然下降。此外，胃臟被割除的病人，需要經常服用維生素B₁₂，否則即會引起惡性貧血症；由此可知——但尚未證實——胃臟可從天然食物中（肝及瘦肉）吸取維生素B₁₂，轉變為骨髓，而骨髓的功用則是製造紅血球；沒有胃臟的人，不能從天然食物中吸取維生素B₁₂，唯有倚賴服藥補充。

胃潰瘍及其成因

在所有消化系病患中，最著名和最痛苦的當推胃潰瘍症；潰瘍的成因，正是情緒影響消化系統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明。

潰瘍正好似我們嘴裡所生的火瘡一樣，直徑約為四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吋；患者的徵象是胸口以下，肚臍以上的部份，感到劇烈疼痛。

根據估計，美國人患潰瘍症者，人數約為一千七百萬，其中患胃潰瘍的病人佔二百萬。最容易發生潰瘍的部位是十二指腸——緊連在胃部出口的一截小腸；而其成因則起於胃臟機能失調。

潰瘍症患者的胃臟特別敏感，分泌的胃液超過需要，收縮的次數也增多；這結果造成胃底出口活瓣頻頻開啓，而使大量的胃酸流入十二指腸。因為十二指腸沒有黏膜保

，「X」光照射或精神治療；兩種方法都不能獲得完全滿意的效果。

防止胃液侵蝕十二指腸腸壁的最佳辦法，就是多進食物，使胃液目標轉移，而減少腸壁的損害。

舊時調護潰瘍症患者的信條，是使患者食用規定的食物，多飲牛奶，多吃脂肪性食物，而刺激性食品如咖啡，酒和肉類等，則儘量少吃。

醫學的進步，對於上述戒律已有更正；根據英國醫生李察多爾博士一九五六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他將潰瘍症患者分為兩組，一組食用普通的食物，一組食用規定的食物（忌嘴），結果他發現前者較後者的康復更快。

潰瘍症的治療雖尚待繼續研究，但一九四三年英國醫學雜誌上刊載的一篇宣言仍然真實可靠；宣言中說：「……在我們發現新的治療方法以前，我們必須教導我們的病人，讓他們學會與他們的潰瘍症和平相處，做到這一步後，他們也就能够與他們的情緒和平相處了。」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十二指腸潰瘍症患者的最大安慰，就是他們可以不必擔心患胃癌；雖然此中的原因仍未明瞭，但百分之七十的胃癌患者，他們的胃臟機能減退，胃酸分泌過少——與潰瘍症的成因恰巧相反。

胃癌和腸癌，正與人體其他部份的癌症一樣，原因不

謬，久而久之腸壁乃被侵蝕，形成潰瘍。

在往時，人們將潰瘍症歸咎於齶齒，敏感症，血酸症，營養不良，吸烟，飲酒，飲咖啡，胃酸過多，荷爾蒙分泌不平衡，炎症和遺傳等原因；事實上祇有遺傳，荷爾蒙分泌不平衡和胃酸過多三個原因較為接近，但仍待繼續徹底研究。

舉例來說，遺傳似與潰瘍有關，因為「O」型血液的人較其他血型的人更易患潰瘍症，但是沒有人能够解釋這理由，同樣情形，荷爾蒙分泌不平衡與潰瘍症兩者之間的關係也是弄不清楚。至於胃酸過多，則更是難以解釋，因為許多胃酸過多的人並沒有潰瘍症，而患潰瘍症康復的病人，依然是胃酸過多。在沒有找出確實答案以前，情緒刺激仍是造成潰瘍症的主要原因。

伍夫博士曾仔細研究一個患潰瘍症的病人；這個病人是一艘拖駁上的輪機長，生平飽受挫折，他患的是十二指腸潰瘍及胃擴張——因此醫生可由此窺見他胃臟的運動，當醫生與他談起失意的經過時，他的臉頰和胃壁同時脹紅，而胃壁紅腫可刺激胃酸的大量分泌。

潰瘍症可以斷根嗎？

直到目前為止，醫學界對潰瘍症還沒有找到根治的辦法；治療潰瘍的最新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方法是「忌嘴」和服用「中和胃酸」的藥物；第二種方法是採用外科手術

明，治療效果也不能確定。早期診斷是最重要的。凡是有「慢性消化不良症」的病人，切忌自我治療，必須去看醫生。早期的胃癌極難診斷，每年死於胃癌的美國人，約為二萬二千人。

至於胃臟和消化系統的其他疾患，在醫學進步的今天，當可望發現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如果要徹底尋出治療胃疾的根本辦法，專家們必須對海參的生理詳加研討；海參是一種極有趣的動物，受到挫折後，就拋下牠的胃，游到另一處地方，再生出一只嶄新的胃來。

譯自：Life Dec. 8 1958

人類的頭髮

根據最近的研究，人類頭髮非常堅固，拉斷力達每平方英寸六千到七千磅——幾乎是鐵的一半。它的彈性和橡皮帶相做，當乾燥時可拉長百分之二十，濕時更甚。頭髮的平均生長率為每月半吋。

★ 法 蘭 西 的 救 星 ★

羅 曼 加 利 著
艾 倫 譯

因「天堂的根源」(The Roots of Heaven)一書曾獲法國最高文學獎的名小說家羅曼加利(Romain Gary)，以其生花妙筆揭開戴高樂的神祕外衣及其東山再起的經過。



去年六月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之時迎歡行列

對於法蘭西以外的世界，戴高樂將軍(Gen. Charles de Gaulle)始終是一個帶着若干神秘性的人物。他自一九四〇年拒絕服從維奇政府逃往倫敦擔任自由法國的領袖以來，人們便對他有着形形色色的說法，有的說他是一個專制暴君，有的說他是一個渴望絕對權力的潛在的獨裁者，有的說他是一個不合時代的反動份子，客氣一點的說法則指他是一個緬懷法蘭西光榮歷史的夢想者。所以，當戴高樂再度執政以後的措施顯示強烈的自由傾向，完全粉碎了世人以往對他的看法時，更加深了他的神秘性，以致過去數月來報章雜誌上充滿着困惑，迷惘與喜悅的情緒，世人對他更有莫測高深之感。

究竟戴高樂是怎樣的一位人物？他具備什麼性格，能使法蘭西民族在危急之秋兩度舉國一致地擁戴他？他經常提到「偉大」，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對民主的看法如何？他的信仰，目標，矛盾，缺點以及雄心等又如何？總之，為什麼他能登高一呼萬眾景從？

一部法蘭西新憲法便是查理戴高樂最好的畫像，他的全部理想與信念，諸如法蘭西民族為一優秀的民族，民主政體係最優越的人材獲得勝利，對人性寄予強烈理想主義的信託，寧可為發揚人性的偉大而冒險，而不肯就職業地衛護其缺陷等，俱為新憲法的基本精神。尤其值得重視的一點，戴高樂對於各種族和信仰的民族均能和平共處的信念，可以在這部憲法中充分反映出來。

戴高樂發現自己處於如此有利的地位，可以水到渠成

地向法蘭西民族提出這部自我畫像式（一個深受西方自由和人性傳統濡染的二十世紀中葉的政治家）的憲法，並促使國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採納為全國的根本大法，並非一朝一夕之功，乃係經過多年的夢想，奮鬥，悲劇，忍耐與公然交惡，寂寞與群眾歡呼，研究與回憶，始有今日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之戴高樂

對人不信任的舊觀念

早在一九三〇年，戴高樂為一青年軍人作家及深入的歷史學者，他向他的同事說，一種強烈的對於人與人性的

悲觀看法，為支配法國政治舞台的主要因素。國會議員致政不倦盡其最大努力所創設的政體，使得任何政治家俱無法提供最大的貢獻，其所根據的假定為任何人高踞此種職位時必定作惡多端。因為懼怕政府中的「人性因素」，任何政治家開始抬頭時，第三共和國的國會幾乎如斬首機一樣便自動地予以扼殺。在戴高樂的一生中，目睹法蘭西共和國號，因為有六百個船長在指揮橋上聚訟紛云莫衷一是，而舵手則奄奄一息了無生氣，以致兩度沉沒。

他的結論認為由於根本法的限制，除非等到偉人出殯時，法國人便無從認識他們的偉人。這並不是一個純理論與客觀的結論，熟悉戴高樂幼年生活的人都說他從小便有大志，他的父親為巴黎提蘇（Tassin）大學哲學教授，在嚴父的督導之下戴高樂完全沉湎於歷史的研究之中，有時法國史乘上的人物對他似乎比起與他同輩或同輩的人更為真實，那時認識他的人都相信他渴望能效法古代英豪以發揮經國濟民的抱負，但並非為了滿足個人的權力慾望。戴高樂最初想成為歷史教授，希望與他所崇拜的人物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也許有朝一日能踏着他們的足跡前進，但是由於國家的制度使得他的夢想無法實現，惟有軍事一途尚屬可行，所以他便選擇了軍職。

當法國再度將其命運交在戴高樂手中時，他第一件工作為提出一部將諸注下在個人主義方面的新憲法，對於人性尊嚴及人性弱點俱作一次冒險。戴高樂這樣做，也是為自己的利益着想，因為戴高樂派合法革命的真正意義，為

在此氾濫時代，沒有任何事物（憲法自然包含在內）能够保證人不違背自己，對於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並無成文條款可以防止他們濫用權力，此項保證無法載入任何書面法令，而須求之於西方民主傳統及對於最高公職者人性尊嚴所作的假定。自然，法國以外有若干人，顯然覺得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擁有此種權力是毫無問題的事，但是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擁有同樣權力却是另外一件事。

在最近一次討論原子彈的內閣會議上，關於核子武器在英美手上安全在法國手上便不十分安全的說法，據說戴高樂曾有一段妙喻。當時諸傳西方盟邦關於秘密武器不肯信託法國，同時堅決警告法國不必竭盡資源向這方面發展，據說戴高樂便說：「如果美英俄等國發射的太空船到達月球，擲上他們國旗，世人便譽為特殊的科學成就。但是如果法國發射的太空船到達月球並擲上國旗時，便被認為是法國殖民政策的又一個例子。」

自從羅斯福總統最先批評戴高樂以聖女貞德（Jeanne d'Arc）自居，以後世人便認為這位經常提到「法蘭西偉大」的將軍為一個落伍者，他與他的思想屬於很早以前的武士時代。在外表上看起來，戴高樂確實很像一個中古時代的武士，所以人家以為他是一個危險的十字軍英雄，他可能高舉寶劍領導法國向「偉大」的道路前進。對於西方民主國家而言，「偉大」的觀念足以使他們不寒而慄，引起他們痛苦的回憶，所以對戴高樂難免戴著敵視的眼光。無論為法國的盟邦或敵國，凡是要同第五共和國的元

將法國對於人的哲學信念，與政客們不肯在政府中對該項信念冒險，這二者之間的固有矛盾予以消除。新政主張給予總統解散議會及參加內閣會議的權力，最初亦曾掀起軒然大波，但當法國人民表示衷心支持時，滿天風雲便立即化為烏有。



樂高戴之日今

反對新憲法者如孟德法郎士（Pierre Mendès-France）等，認為授予總統偌大權力可能落入無能或不法之徒手中，對於此類問題戴高樂從未親自答覆，但是他的意見可歸納如下：「以為人民所選擔任最高公職的政治家可能有不肖意圖，根據這樣一個假定擬訂法國憲法，自屬不當

首發生關係的人，應當對「法蘭西之偉大」在戴高樂字彙中的意義加以詳細研究。在他的回憶錄的第一頁上有這樣一段：

「在情感方面，我喜歡將法蘭西想像成爲一個神話裡的宮主或是壁畫中的聖母瑪利亞，並且也是同樣地獻身於一個崇高而特出的命運。在本能方面，我覺得上帝創造法蘭西，如不是使其完全成功，便是讓我一敗塗地。」

由上述一段話，可以明顯地看出「法蘭西之偉大」一語之原意，乃是一種精神上的偉大，無法用武力以獲致。事實上，像這樣一個定義也就根本放棄了用武力為政治手段的念頭，法蘭西要在世人的眼光中成爲「神話裡的宮主」和「壁畫中的聖母瑪利亞」，便必須保持可望不可及的地位，僅能用她的光輝來吸引及說服對方，不能用武力來征服。所以，這個定義根本放棄了任何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意圖，同時也無法接納社會不平等或種族歧視的偏見。

由於戴高樂對法蘭西有這樣一個理想，所以他便有了與政治上的冒險無法調和的行動準則。在他看來，守法與獨裁的區別，正如戀愛與強姦的區別一樣明顯。因為他的行動準則保留若干中古武士精神的痕跡，例如尊敬所愛的淑女及保持高度禮貌等，所以他在法國的政治活動中始終保持武士在淑女面前應有的風度，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古法蘭西遺留在他身上的唯一痕跡。

這是戴高樂道德力量的泉源，亦正是做爲一個政治家

者的弱點之所在。由於他具有這樣一個崇高的觀念，所以政治活動每每陷於癱瘓。因為他始終保持宮主與聖母瑪利亞的理想，法蘭西所冒的危險正如同十八世紀末著名著保羅與維維尼亞（Paul and Virginia）中的女主角一樣，這位勇敢的處女當所乘的船隻遇險下沉時，她寧願淹死而不肯在拯救者的面前失禮地脫去衣服。

如此重視道德觀念，也許與他們的時代的精神不盡相容，而在歷史上亦屬罕見。所以如何將戴高樂的理想與紛至沓來的困難問題——工資過低，廣佈各地的貧民區，陳舊的稅法，青年缺乏發展的機會，生活費用上漲，阿爾及利亞的種族問題以及不勝枚舉的國際問題——加以調和，實為一驚人的考驗。

世人每不瞭解在法國人眼光中的戴高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有什麼神祕的力量能使舉國一致兩度擁戴他，其答案須求之於法國的國情及戴高樂的個性。

政治領袖與精神領袖而為一

在法國這個國家，如果政治領袖並非同時為精神領袖時，乃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這是一個唯理主義的國家，人民經常所追求者為能感動其靈魂的領袖，所以在法國歷史上與政治上，詩人、哲學家與作家每每佔有最重要的位置，例如雨果（Victor Hugo）、謝多勃良（Chateaubriand）、拉馬丁（Lamartine）、馬若克（Malraux）等均曾官居要津，像愛因斯坦（Einstein）、舒懷慈（Schweitzer）及

托爾斯泰（Tolstoy）等如在法國都很可能被人民送進國會，但在英國或美國是否肯將國事信託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歐尼爾（Eugene O'Neill）、拜倫（Lord Byron）或莎士比亞等人便很成問題。戴高樂本人也是一個優秀的作家，在他所寫的回憶錄中，對貝當（Petain）、羅斯福及衛岡（Weyand）諸人的描述極為生動，令讀者無法不為之心折。

法國人重視精神價值的根源，應當追溯到最初法國被稱為「教會的大女兒」之時。戴高樂本人為一虔誠的教徒，在他鄉居柯倫貝（Colombey）的許多年中，從未缺席教堂的聚會。他之所以成為一個特別受法國人愛戴的精神領袖，主要因為他主張用最高的標準處理問題，而這一點正適合法國人民的心理。所以即使在他缺乏熱情的时候，這位將軍仍能令法國人感覺這股冷漠乃係來自精神的高峰。

此種缺乏熱情係一種有計劃的措施，完全遵照他在四十二歲時所著劍的邊緣（The Edge of the Sword）一書中厘訂的原則，他在書中主張做領袖的人必須保持適當距離，帶一點神祕性。他曾在回憶錄中敘述後來如何遵守自己所訂的規則，與群眾保持距離，俾成為法國復興的象徵，以及如何為忍受人類渴望伴侶的本能所付出的慘重代價。

戴高樂的方法後來收到驚人的效果。當一九四〇年到達倫敦領導抵抗運動時，他的名字並不受法國人重視，但

在以後四年當中，戴高樂屹立抵抗的消息如同從另外一個行星來至淪陷法國，他遠在英國不露形影，但在法國人心中却生了根，一個傳奇性的傳說在絕望當中不脛而走，英國廣播電台播出他的宏亮動人的聲音（至今依然），法國人不惜冒生命危險來收聽，懷藏他的照片者處死刑，但是法國人仍然秘密印他的照片以能一睹為榮。

在這幾年當中，戴高樂不能顯露他是一個平常人，他必須成為傳奇性的人物。他所擔當的政治使命似已絕望，他在回憶錄中承認當時常常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他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在祖國已被判死刑，身邊只有數千志願兵，但是他還得先後說服邱吉爾和羅斯福他是代表打不敗的法國，同時更須說服大多數擁護貝當元帥的法國人民，告訴他們維奇政府的失策，他才是他們的真正代表。

他從那時開始提到自己時用第三人稱，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他這樣做並不是不懂得謙恭，目的在表示他個人與傳奇是分開的，他的名字雖然永留史籍，但他本人則如白駒之過隙，是一個平凡的人。同時他開始注意自己的行動，裝做像公共廣場中的銅像一樣的冷漠和不能接近，當自由法國在北非白哈金（Bir Hakeim）獲得第一次勝利時，他在回憶錄中承認當時高興得哭出來了——當然是在報捷使者出去關起門以後。在公開場合，如果沒有法國國旗同時他自己站在旗下，幾乎他就不會出現的，根據保持距離的原則，他根本斷絕一切個人間的接觸，在保持戴高樂之謎的範圍以外，他不讓任何人瞭解他。

戴高樂在英美所以不受歡迎，正是這個緣故。因為他不僅是代表他自己，所以必須與邱吉爾和羅斯福處於平等的地位，他必須不斷堅持應有的權利，他發言時必須自視為法蘭西的化身，他唯一的力量泉源為自信他是四千萬法國人的代表。

大家都知道，邱吉爾曾說戴高樂的標幟羅倫十字架（Cross of Lorraine），為他在戰時必須要背的十字架中最重的一個，但戴高樂的答覆還很少有人知道，據說戴高樂的答覆是：「如果說邱吉爾必須要背的十字架為德軍，潛艇戰，英倫被轟炸及德軍登陸的威脅，而他說其中最重的是戴高樂，對於一個沒有軍隊，沒有國家，僅有少數擁護者的個人而言，確是一項很大的贊揚。」邱吉爾後來又批評戴高樂說：「即使在他的行為最壞的時候，他似乎經常在代表法國——一個擁有一切光榮、權威與野心的大國。」

一九四〇年出走時尚籍籍無名的將軍（曾任將官的時間很短），四年後返國時却被舉國視為大英雄，固然是由於他的非常成就，但更須歸功於他之善於保持距離。這已成了他的特徵，沒有任何人可說是他的私人朋友，二十年來唯一與他發生私人關係的只有他的太太，兩個女兒（一存），一個兒子和三個孫兒，除此以外便是法蘭西了。

如果認為戴高樂是像石人一樣不會變動，那是一個錯誤的看法。十二年前，他因為看清國會一片紊亂，無法施展抱負，所以突然辭去戰後期間的首相職務，但是今日的

戴高樂已不能與十二年前的那位將軍可同日而語了。毫無疑問的戴高樂在這段退休的時間，曾經反覆作心靈上的追求，與不斷自我檢討反省，對於他要重寫歷史而不作平凡政治活動的主張自亦再三深思熟慮。

這十二年來，他身上留下了創痛的深刻痕跡，更是一件毫無疑問的事。這些創痛並非由於寂寞與對國事無能為力，也不是由於自悲光陰之虛度，這十二年來戴高樂內心的創傷遠非常人所能想像，因為他看得很清楚惟有當他心愛的事物差不多完全崩潰時，他才再度成為法國的舵手。

在他所住村落裡舉行的小型退伍軍人集會上——戴高樂在退休期間經常出席的唯一公開場合——由於當時的內閣接二連三地倒台，一位前任軍士問戴高樂說：「將軍，他們該來找你去了吧？」戴高樂回答道：「不，我想不會的，局勢還沒有壞到這個程度。」

一個愛國者個人的成就，必須完全建立於心愛事物的崩潰之上，這種情形在歷史上確屬罕見。但是戴高樂必須在科倫貝的花園中坐視法國在越南一敗塗地，在滇邊府（Dienbienphu）犯了軍事上的嚴重錯誤，在北非造成不可收拾的紊亂，政黨通過一部抑壓民意的選舉法，內戰的威脅與武裝叛亂突然在「神話中的宮主」面上投下了不光榮的陰影。他似乎命定了要等候法蘭西的沒落。

「神聖抗命」的先例

時，因為在這個歷史性的關頭捨戴高樂而外，沒有任何人能够處理如此複雜的局面，所以國會才不得不向他移樽就教。

但是箭在弦上，只要一發槍響，有了一個傷亡，大局便一發不可收拾。戴高樂明瞭火在眉睫的緊急情形，在五月初三日寫給前任任何社會黨領袖歐禮和（Vincent Auriol）的信中，表明極感痛苦和幾乎承認絕望的情緒，他說：「不久便將一無所留，我惟有在深度憂傷之中以度餘年。」

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十二年來飽經憂患的戴高樂自然不致沒有變化。他現在的態度極為歡欣，在講話的聲音裡亦可明顯地聽得出來，待人接物非常客氣，一掃以往粗暴的習氣。這些變化，不只是由於年歲漸增的關係，而是因為更深刻地體會到真正的人性偉大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站在法國國會向六百名議員表示謝意的，是一個與以前迥然不同的戴高樂，他的誠懇已不容置疑，一個議員帶著羨慕的口氣說：「這個老狐狸！」這是一個政治家對另外一個政治家所致的最高敬意。顯然戴高樂不再僅靠崇高的原則，而決定充分利用他的機智以確保政治上的勝利，由他慎重處理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的一件事便可看出這種變化，他一直等待獲得法國人民壓倒多數的贊成以後，才突然決定禁止軍人參加革命委員會，而軍人也就立即服從了。近來有許多人走出他的辦公室以後，都因他的說服力

在戴高樂一生中充滿了諸如此類的痛心事件，所以形成了他的奇特而帶諷刺性的命運。他曾經是第一個極力主張在運動戰中使用大裝甲部隊的人，但是接受他的意見的是德國人而不法國人，德國人採納了他的意見然後便使用這個方法來消滅了法國的軍隊。他向來主張軍紀為軍隊的命脈，但在他的一生事業上兩個重要關頭都和抗命發生關係，一次為一九四〇年，他違背合法的維奇政府往英倫領導自由法蘭西，一次為一九五八年五月，阿爾及利亞以武裝叛亂為要脅壓迫國會起用戴高樂。

事實上，這位主張紀律嚴明的政治家幾乎建立了，如不能稱之為理論，至少可以說是一個「神聖抗命」的先例。戴高樂於一九四〇年所採取的崇高而合法的抗命行動，在阿爾及利亞最近以舉兵叛變為要脅的一群青年將校心目中，毫無疑問記憶猶新。

世人似乎不了解一九五八年五月悲慘的日子裡，法蘭西是多麼接近大禍的邊緣——衛戍部隊拒絕維科西嘉（Corsica）的叛亂，海軍在阿爾及利亞海港升火待發，參謀本部人員接二連三辭職以示響應北非的咆哮，空降部隊整裝待發——而結果却又多麼神奇地沒有流一滴血，沒有一個傷亡，巴黎街頭的機槍未發一彈，而獲得了圓滿的解決。

大禍之所以能够倖免，應完全歸功於一個叫做戴高樂的人。阿爾及利亞青年將校們，因為瞭解戴高樂不肯從叛軍手中接任最高的公職，所以才不至採取最後的手段。同

量而感到驚訝，而「說服」這兩個字以前從來沒有和戴高樂發生過關係。他現在強調個人接觸了，對於一個一輩子講求高高在上的人這必定是一件很不容易辦到的事，據說在青年時代他同他的兄弟住在一間房間裡，他幾乎從來沒有同他的兄弟講過話。

現在有時他甚至也談談個人的私事，對於以前的戴高樂那是根本不堪想像的。最近有一個客人走出戴高樂的房間以後渾身發抖，別人都趕快跑上前去問他，以為發生了什麼政治上的大事，他却搖著頭說：「你們不相信，他說我瘦了一點，比以前好看多了。」其他的人目瞪口呆，半天不能作聲。

他已經放棄了固有的剛愎而採取說服的方法，除了共產黨以外尚有少數反對派，他對他們都待之以高度的禮貌，結果產生了驚人的轉變。馬賽市長戴佛爾（Gaston Delferre）為一著名社會主義者，曾在國會投反對戴高樂的票，但是經過三小時的談話後，他變為戴高樂的擁護者了。

戴高樂顯然已經開始在享受政治，例如他所擬訂的選舉法並不利於擁護自己的右派，反而有利於偏左的自由派，他要使自己成為一個居中的仲裁者——一種純粹政治上的任務。自從再度執政以來，由於他的聲望的影響，他已經在最近的選舉中，使共產黨所獲的選票大減；②獲得社會主義者及中間路線者的支持，而不失去原來擁護他的保守份子；③重獲對阿爾及利亞軍隊的控制，同時對叛徒

提出大膽的和平談判。戴高樂獲得上述的成就，但並未在思想上或個人方面作任何政治上的讓步，右派使得他能東山再起，非共產黨的左派使得他光榮而合法地獲得國會的多數，幾乎所有的黨派都說戴高樂是屬於他們的，而他則不受任何一個黨派的約束。

有人說戴高樂對政府取一種君臨的態度，認為所有的政黨皆「為朕所有」。不過如果說他採用戰略的方法以處理政治問題，似乎較為妥切，右派與左派為他指揮的兩翼，不能偏廢，他必須完全加以利用以佔領最後目標——法蘭西之偉大。關於共產黨，他認為有這許多法國人民的物力與智慧不能加以利用，坐令其浪費，所以深感惋惜。

法國的政策與政治將不致保持舊觀。戴高樂用冷靜與深入的眼光密切注意各政黨，期在人力與思想上加以充分運用。若干年前，有一個作家在戴高樂面前根據著名的法國憲法說明議會政治的定義，戴高樂很感興趣一直沒有忘記。茲摘述如下：

「從政黨的籃子裡挑出一個政治的「真理」，拿到鼻子跟前，仔細地聞一聞，看看是不是新鮮，翻來翻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藏在後面，然後咬一小口，小心地嚐一嚐，開始慢慢地小心地嚼，吞下去一點兒，然後等一等，如果沒有痛苦的感覺，不抽筋，不流冷汗，就一點兒一點兒地吃下去，但是不要慌，每一口都要嚼。要記住，隨時準備吐出去。所謂民主就是吐出去的權利。」

在戴高樂的眼光裡，第四共和國最大的缺點，為所訂

最遠的距離仍然還在我們心中。」

戴高樂重視精神，並非說他便不努力於物質上的進步。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他第一次執政的十六個月中，一連串社會的與經濟的改革便係他個人的功績，他完成了重要工業的國有化，推行一項全世界範圍最廣的社會安全制度，第一次給予婦女選舉權。他對人性尊嚴的看法，使他無法忍受貧窮，貧民區，社會不平等及落伍等。他一方面禁止反猶太運動，另一方面抨擊阿爾及利亞反阿拉伯的情緒，在深信所謂「人性因素」的戴高樂看來，在法國之內還有一部份人不能為全體的利益而努力，乃是不可思議的事，他認為很可能因此便喪失了與國家興亡有關的特出人物如他自己。

將來如何？第一任期滿以後，戴高樂可能回到科倫貝去，如果國人及他的健康許可的話，也可能繼續為國家服務。無論他的抉擇如何，他對法國政治上的影響將長久存在。他已經立下了一個模範，一個行動的標準，勢將成為法國政治傳統的一部份。

在未來的幾年，擺在戴高樂面前的困難重重，除了崇高的歷史問題以外，他必須處理日常生活的通貨膨脹，經濟與財政等難題。

世人對戴高樂最常見的批評是：「這個人沒有政治計劃！」答案是這個人有一個目標，計劃係隨目標而定。誠然他不肯明白宣告他的計劃，原因很簡單，他在論戰略的書中已說明他不贊成預先決定的計劃，政府應當順乎政治

的選舉法使選民幾乎無選擇的自由，如果你喜歡張三要選舉他，便必須也要選李四，因為他們兩人的名字在同一張政黨的名單上。以後不管張三或李四是多麼不稱職，他們的政黨扼住你的喉嚨，你不能把他們吐出去。根據新的選舉法，每個候選人必須自力更生，並且總統可以解散國會將議員退還他的選民，選民便可以將他吐出去或者再嚐一口他的政治「真理」。這個古老的法國憲法，終於有了一個如法泡製的廚子了。

自然戴高樂的眼光不以法蘭西為限，他在阿爾及利亞對群眾用著名的兩手抱天的姿勢說：「在人類面前現在只有兩條路，戰爭或四海一家，法蘭西選擇了四海一家這條路。」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戴高樂不是一個舊式的國家主義者。

在法國的歷史上，他是第一個政治家答應立即給予海外屬地以完全獨立，如果他們的人民在複決時提出這樣的申請。當小小的幾尼亞（Guinea）選擇了與法國分離的道路時，便足以證明良心與良好政治可以兼而有之，同時證明戴高樂對法蘭西之偉大的崇高理想並非如世人以往所想像的那樣羅曼蒂克及不合實際。

月球並不「太遠」

戴高樂對於整個進步的觀念，簡單的說，主要的仍是屬於精神方面，最近有一個科學家向他描述太空研究的偉大工作，戴高樂說：「月球並不太遠，我們可以去得了，

情況而下決心，特別注意時間因素，必須要具有奇製的效果。這正是他對阿爾及利亞問題始終不宜術解決方案的原因，自再度執政後已經去過四次，但每次只看一看形勢，對地形與雙方力量研究一番，作一迅速狀況判斷，而無處置。我們相信，一旦他和內閣認為時機業已成熟，便會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處置，可能使敵我雙方都會目瞪口呆。無論他對個別問題的處理是如何成功，戴高樂在歷史上的地位尚須取決於其他更重要的方面。最後要看他對自由與權力，進步與安定之間的矛盾能否獲得答案，以往的法蘭西共和國均不能在二者之間求得適當的平衡，政府不是死於自由過度擴張的癌症便係因權權而發生僵硬的毛病。自然法蘭西不是唯一面臨此項難題的國家。整個西方民主政體之存續有賴於此項矛盾之解決，可以說這是面臨現代人類最大的考驗。同時，這不僅是西方與東方之間的矛盾，蘇俄及其傀儡國家，遲早亦須解決他們自己的自由問題。

戴高樂深知此項問題具有世界性，在他第一次面對此項考驗，草擬新憲法時，便將賭注下在個人的偉大，才能及欲嚴的一面。他明瞭法國對人類文明有開路先鋒的義務，他希望藉第五共和國的成就，再度顯示世人解決此項難題的方法。

戴高樂對人性偉大的賭博，自然也可能失敗，他的理想與信念以及這個人本身，可能在將來的共產黨學校中被作為唯心論者（馬克斯唯物主義所最深痛惡絕的）最後的



河比西西密入進位一第下同伴導欄人安第印在
。年三七六一爲時，人白的流上

密西西比河上

——山隱——

牠匍伏在地，向我露齒咆哮打量着下一步的行動，是我遮擋了牠的去路，後面的河水又阻斷了牠的歸途。

我前進一步，這隻栗色的林猓閃電似的轉身向河岸逃去，水花濺處，牠已躍過河面，消失在叢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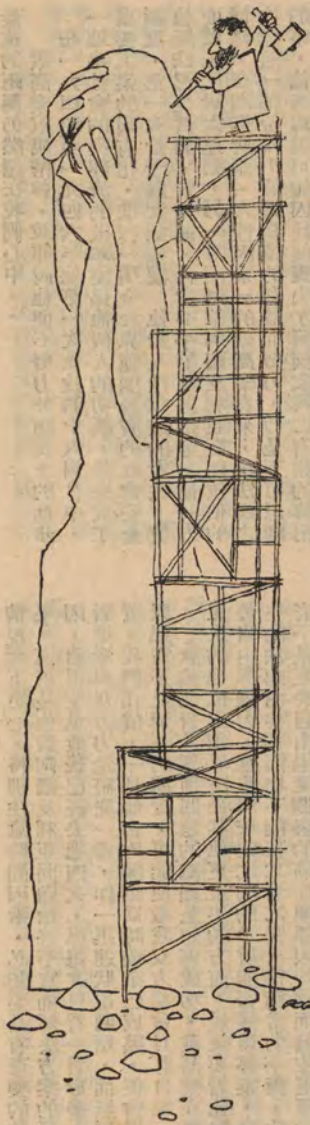
這條水流，就是舉世聞名的密西西比河，河面廣闊，漲水時寬達八十哩，但剛才林猓躍過之處，河寬僅及十呎，因為這是兩分鐘前才形成的一泓小溪，水源來自伊塔斯卡湖，這裡有一塊木製的標誌，標明密西西比河發源於此。

我和我的妻子瑪麗，帶着一隻鉛製的小艇來至此處，準備泛舟而下瀏覽密西西比河上游五百哩的山光水色，然而事實大出我的意料，密西西比河上游竟是如此淺狹，以致我們第一天旅程中，完全是蹣跚步行，小艇反而成了我們的累贅。

密林環繞的伊塔斯卡湖，位於明尼蘇達州北部，距加拿大大約一百哩，最早係由亨利羅維庫克弗特氏發現，一八三二年七月廿五日——該湖被發現的十二天後，庫克弗特用拉丁文命名該湖爲「Veritas Caput」，意即「真源」；但因字母太多，讀來不易，於是乃採用外科手法，截頭去尾，變成了「Lake」，此即該湖命名的由來。

根據印地安族柴白瓦部落的傳說，他們部落的主神有一個命運悲慘的女兒，她終日哭泣，淚水匯成了這面巨湖。

河流長度無人知



利加曼羅者作文本

譯自Life Jan. 5, 1953

典型範例而加以研究。
有些人認爲這位高大的法國人和他的堅強信念已經不合時宜，是由過去突然跑出來的，但是他們也應當承認除此以外，西方國家沒有任何值得衛護的東西了。從精神上及理性上研究人性，一向是我們主要的生活本質，我們唯一的靈感與希望，它仍然是我們對抗極權唯物叛徒的唯一力量。如果說戴高樂對於人的信念屬於過去，我們也屬於過去，戴高樂的成敗仍在未定天，而我們最大的機會與最大的考驗俱繫於他的成敗。

按照地圖上的標註，密西西比河自源至末，全長應為二千五百五十二哩，但實際上沒有人知道該河的準確長度，因為河道是在經常改變，有時一夜之間變得面目全非，砂洲阻遏了水流，受阻的河水蜿蜒改道，形成一條彎曲的水流，有時長達三十哩，日復一日，水流匯集，水勢增大，沖斷阻遏的砂洲，於是河道又驟然縮短了三十哩。

馬克吐溫將密西西比河稱之為世界上最曲折的河道，這情形至今猶然。目前，水利工程師雖盡量設法馴服這條河流，但砂洲依然時生時滅，河道也仍是變化無常——祇是變得稍慢而已。即準確如美國工兵隊所測繪的地圖，也不能道出該河的真實長度，而祇是「技巧」地寫着：密西西比河全長二千三百五十哩。

現在我們站立的這泓小溪，很可能一變而為一條巨河；密西西比——加上密蘇里河在內——為美國北部最大河流，也是全世界聞名的一條巨河；其主流及支流的總長度，共達一萬三千二百哩，為美國內陸航運的重要通道，祇有尼羅河與亞馬遜河足與相埒。

水流來自三十一州

巨大的密西西比河，吸收了全美國百分之四十的水量，還不包括面積一萬三千平方哩的加拿大在內。密西西比河的水流來自三十一個州，她最大的一支密蘇里河，流經亞伯達及撒喀其萬，長度即達一百七十哩。

密西西比河流域縱達一千九百哩，橫行一千四百哩，

河運的衰漸及蘇軾

一八四〇年，密西西比河船運佔美國總運輸量之半，一八四九年更有千噸的貨船在河上航行，但南北戰爭以後，河上的繁榮突趨衰微，鐵路運輸淘汰了汽船航運。

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政府為解除鐵路運輸的過飽和現象，特將石油及石油產品類的貨物，改用內陸航運，於是密西西比河得獲蘇軾，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間，經由密西西比河航運的總數量，達七百萬輛貨車之多。

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使美國人認識了內陸航運的重要，因此戰事結束後，密西西比河的航運繼續保持，笨重物品如石油，金屬，穀類，建築器材，食鹽，硫磺，礦砂，化學品等，仍以航運最為安全經濟，更由於柴油拖駁的發明，使得河上航運有時反較鐵路運輸迅速簡便。

自二次大戰以後，河上的運輸量逐年增加，舉一實例：一九四七年，聖路易士港口的貨運總量為二百二十餘萬噸，但至一九五六年已增至七百四十餘萬噸。

然而這條河流的利用，尚祇是一個開端，因為河道上航行的船隻不多，時常好幾小時看不到另一隻船。

溯河而下，在陸在舟

當我們計劃乘小艇溯河而下時，我曾將這決定告知一位老農夫，他聽了以後向我警告說：「你們會吃盡苦頭」

分佈地區的總面積計為一百二十四萬四千平方哩。正如馬克吐溫所云：「密西西比河流域，相當於英國，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奧國，意大利和土耳其面積之和。」

密西西比河吸取的水流東起紐約，西迄蒙塔拉；自密蘇里河源流以至墨西哥灣，全長三千八百九十哩，這個數字也常在變動，因為河流的本性就是伸縮無定，正好似一條蠕動的毛毛蟲。

密西西比河每年流入海口的水量，約為七千二百四十億立方碼，這水量較聖勞倫斯河大一倍半，較萊茵河大八倍，較泰晤士河則大一十七倍。

河水每年挾帶千萬噸的泥沙流入海口，這些泥沙在海口附近淤積，數百年後，形成一塊三角洲，面積之大，相當於瑪利蘭和德拉瓦兩州之和。美國南部如密蘇里，肯塔基，田納西，阿堪薩斯，密西西比和俄亥歐諸州的一部份土地，均係由密西西比河水所挾帶的泥沙淤積而成，這一切都是美國南部受惠於北部的。

密西西比河這名稱，最初是由印地安人所起的；原字拼音為「Mississippi」，「Miss」代表「大」，「Sippi」代表「河」，意即「大河」；但傳到今天，拼法稍有改變，變成了「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對美國的貢獻頗大，她溝通以農業為主的中西部和以工業為主的東部，同時又是內陸航運和國外輸出的要道。

的確我們是吃盡了苦頭。雖然我們僱用了兩個健壯的腳夫，而且我們的鋸製小艇重僅四十五磅，長十三呎，吃水祇有三吋，但是密西西比河上游十八哩的水深却祇有二吋，以致我們不得不捨舟就陸，蹣跚步行。

河面漸次增寬，形成一片沼澤，這裡沒有人，沒有房屋或橋樑，什麼都沒有，祇有一片一哩寬的沼澤，四周環繞着密林荒草。

這裡是鳥類的樂園，空林幽谷內，傳來陣陣的鶯啼燕鳴，各種獸類也很多，樹林邊站著野鹿，麝鼠和水獺更是隨處可見，北部的樹林中，時常有大灰狼和黑熊出沒為患。

隨後沼澤消失，成為一條數哩長的急流，兩側是高峻的河岸和樹木，不數碼處，就有一根斷樹阻住去路，我們祇得從樹枝上俯伏而過。

突然我們發現方向錯誤！照這樣下去，我們會到達新奧爾良。因為此處六十哩的河道是流向東北，好似是通向赫德遜灣，於是再轉向東，幾經多次轉折後，最後流向正南，直達海口。

我們第一晚在貝米傑湖邊休息——住在拖車裡，這輛二十一呎長的拖車是前幾天開來這裡等候我們的到達，次日清晨，我駕着那兒子的一駕小飛機，觀察我們昨天行經的河道，但見一條彎曲的碧流，夾在黑暗的密林間，好似一尾蜿蜒臥伏的巨蟒。

自貝米傑湖而下，河水漸深，可容小舟航行，我和瑪

麗安逸的坐在鋸艇裡溯河而下，不再躊躇步行，在一條水勢平穩的河裡行船，該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船行過沼澤而緩，遇急流而速，過了一湖又一湖，沿途山光水色，美不勝收。

窪地裡野稻叢生

舟行至一片淹着淺水的窪地，眼前的景象，使我突然憶起在日本所見的水稻田。

這裡的確是稻田，但生長的是一種野稻，印地安人以此為食物，每年收穫季節來到時，他們每兩個人乘一隻小艇划入田中採割——一人划船，一人採割，工作一天，可賺得四十元至八十元之多，野稻的收成，使明尼蘇達州每年收入增加百萬餘元。

一座農舍，位於水田之畔，農舍旁有一座沒有窗戶的小屋，狀如堡壘，屋頂的煙囪裡，正冒出一股濃煙，難道這就是所謂「芬蘭浴」嗎？

我們走向農舍，聽見屋裡的收音機正在廣播節目，有說有唱，用的是一種異國語言。

我們的叩門聲召來一個膚色紅潤，神態和善的大漢，他用英語招待我們入內，一面關上收音機。

「剛才播送的是芬蘭節目嗎？」我問。

「是的，」他答。

「你是芬蘭人？」

「不是，我生長在這裡，但是我的父親和祖父都是芬

蘭人，所以我也懂芬蘭文；明尼蘇達州的芬蘭人很多，有些人現在還是講的芬蘭話，」他答。

「你們洗澡也還是採取芬蘭方式？」我問。

「哦，你已經看到我們芬蘭浴，是的，這是我們不願放棄的芬蘭習俗之一，我想你一定洗過芬蘭浴吧？」

試洗芬蘭浴

我承認我們從未嚐過這滋味，於是他客氣地引導我們去見識一番，我們走到那座方形的建築物前，一個全裸的小女孩從裡面走出，她混身冒着熱氣，好似是裹在一層霧中；對於我們的突然來到，她絲毫不以為意，匆匆奔向沙灘，縱身躍入河水中。

我們走進這座方形的浴室，裡面第一間是更衣室，緊連着就是蒸汽間。蒸汽間裡熱氣騰騰，牆邊砌有一口巨灶，灶下熊熊的燃着柴火，灶上放着一只巨鍋，裡面堆滿石塊，發散着一股高熱。此外，蒸汽間裡還有一張木梳和幾根樺樹枝，木梳是給來此沐浴者坐著擦肥皂用的，樺木枝則是用來抽擊身體，增加體溫之用。

「你們用什麼方法燒蒸汽？」我問。

「讓我來做給你看，」他回答。

這位農夫用木桶舀了一桶水，傾倒在熱鍋裡的石塊上，一陣如機關槍般的響聲過後，室內立即捲起一股濃霧，嗆得我們忙不迭的奪門而逃。

然而在主人的好客心切下，我祇得硬着頭皮，冒險嘗

試芬蘭浴，室內爐火熊熊，熾熱無比，當我脫光衣服坐在木桶上時，混身上下，已是大汗淋漓。

我在身上塗滿肥皂，然後舀了一小桶水傾在鍋裡的石塊上，強烈的蒸汽使我呼吸困難，十分鐘內，我已經像一塊透濕的破布，我曾在日本住過五年，每天都在三呎深的澡堂裡洗一個熱水澡（水熱一百廿度），但是這次的嘗試却使我大感吃不消，因為蒸汽從我的鼻孔深入我的內臟，使我的身體內外既熱且濕，頭腦好似要爆炸。

「好了沒有？」我的主人站在門外問；我衝出蒸汽間，奔至河灘，將我瘦骨嶙峋的身體拋擲在河水中。

回到農舍後，主人遞給我一杯加香料的蘋果酒，這是芬蘭蒸汽浴的最後一道手續；現在我開始感到這場沐浴的效果，我好似放在一哩厚的鴨絨墊上，每根神經和每塊肌肉都完全放鬆，一隻因划船而疼痛的臂膀也完全復元。

「蒸汽浴對於神經痛和感冒最有益處，」主人的妻子告訴我。

「你們冬天也是這樣洗澡嗎？」我問。

「當然，」她答。

「但是冬天河水結冰，怎麼跳下去？」

「我們改在雪地里打滾，那更有趣呢，」她答。

芬蘭有這樣一句古語：「教堂和浴室同為神聖之地，

「芬蘭人對蒸汽浴之愛好，由此可見一般。」

伐木人之鄉

大急流鎮是以水流湍急而得到這個名稱，但現在水壩緩和了往日的急流，水壩上游的河水上，浮滿無數木塊，準備送入當地的紙廠製造紙漿。這裡是通往明尼亞里斯的十四個航運站中的一個，也是大型船隻通行的起點。

我們進入了伐木人之鄉——布倫勒德，這裡有一座伐木英雄保爾本場的巨像：腰圍一百五十吋，頸圍八十吋，高二十七呎（坐像），身旁豎立着一柄巨斧；他的眼睛和手臂都會動，還會講故事給來此遊玩的孩子們聽，環繞在他四周的，是一些伐木人時代的紀念物：帳篷，兩輪車和一輛雪橇。

船經小瀑布鎮，我們幾乎葬身在急流中；小瀑布鎮有一項特殊的產品，這就是玻璃船。

玻璃船製造廠的老板拉森先生告訴我：「造一隻木頭船至少要十四天，但造一隻玻璃船祇要三天；玻璃船是用塑膠加上玻璃毛製造，可製成任何形狀，顏色亦可隨意選擇，而且永不剝落。」

「但是這種材料會不會太脆？」我問。

拉森拿起一條八吋寬的塑膠片，用鐵鎚猛力敲擊，但全無絲毫破損。

「木頭絕對耐不了這種敲擊，就是鋼鐵也會被敲凹一塊，塑膠本身也受不了這樣，但加上玻璃毛後，使它的堅韌性大為增加。」他不憚其煩地向我解釋。

水上浮宮

溯河而下，小舟經過斯奈林古堡，這裡是美軍舊日的西北重鎮，也是明尼蘇達河與密西西比河的會流處，水勢增大，造成了附近聖保羅城的繁榮。

聖保羅城的青年市長約瑟夫狄倫，帶領我們去至該城最高的建築——第一家銀行，對全城作一鳥瞰，他遙指河身彎曲處，遠遠望去全是一片叢林和沼澤。

「現在的情形已經好多了，」他說：「最近幾年來祇曾氾濫過兩次。在這種地方，本來不適於發展工業，但是我們已訂下龐大的計劃，我們希望工程隊把這段河道加以疏濬，使其不再氾濫，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這片方圓三千畝的土地上建立工廠，發展工業。」

「密西西比河乃是連通美國南北部的一根巨軸，」他接着說：「她的價值我們至今仍未獲得深切的了解，原因在於我們的一切建設都是東西向而非南北向；我們的最大鐵路線是由東至西，我們的貨物運輸是以紐約，芝加哥，三藩市等為集散地，但是我們忽視了開發美國南部諸州。密西西比河使我們與南部諸州取得直接連繫，我們應該盡量地加以利用才對。」

聖保羅城建築在鬆軟的砂石上，這種砂石極易鑽鑿。城市之下有着長及數哩的隧道和石穴；一座石穴中貯存有價值千萬元的乳酪，另一座石穴中則生產白蠟，等待裝運出口。

密西西比河自双城以至海口的這段河道，向以「水上浮宮」聞名；這是一種裝有側輪和尾輪的大船，高直的烟

囱上覆以鐵罩，船上設備豪華，雕樑畫棟，還有一種最著名的汽笛風琴。

在聖保羅城我們搭上一艘豪華的水上浮宮「亞維龍」號，船上的汽笛風琴正奏出「河上行舟」樂曲。

我們找到船長，請求他准許我們給汽笛風琴和它的演奏人拍攝幾張照片。

「當然可以，」船長說：「但是要趕快，船一離港就停止演奏了。」

汽笛風琴聲聞半哩

這種「高壓」音樂是用來招呼趕船的客人的，的確卓著功效，因為它的聲音可以傳至半哩遠近。我們爬上甲板，找到那位演奏人克拉克韋勒，他是船上的大副。

「這具樂器有多少年的歷史啦？」我問。

「大約六十多年。」

汽笛風琴包括一組汽笛，每只汽笛上裝有一個開關，每個開關連着一塊鍵盤，鍵盤的排列與普通風琴相同，按動鍵盤，汽笛即發出尖厲的響聲。

我的妻子瑪麗問：「彈這個和彈鋼琴是不是一樣？」

「是的，但比較難些，因為每個開關的壓力都是五十五磅。」

按奏汽笛風琴的人，不但要有着強勁的指力，而且他的耳膜也必須特別堅固，因為它的聲音有如百人交響樂團的大合奏。

船長告訴我：「這艘船的載客量是一千三百七十人，船上共有船員四十八人。這艘船的航行完全是遊覽性質，航行期間為每年四月一日至十月中旬，遇額即停，讓客人上岸觀光，小額停一天，大額停一星期或十天，冬季停航泊在辛辛拉底港口內，船上有一間二千平方呎的大跳舞廳，並有樂隊演奏，演奏的樂曲，自密蘇里華爾滋，以至搖滾樂，應有盡有。」

推而不拖的拖駁

今天的密西西比河，汽船時代已成過去，代之而興的是一種新式的拖駁。事實上拖駁是被起錯了名字，因為它的作用是一「推」而不是「拖」。

拖駁是現代航運上的一種奇妙的工具，一艘拖駁的製造費用，可以高至一百萬元，馬力可以大至八千五百匹，推運的貨物可較遠洋貨輪多出二倍。

每艘拖駁可以推動二十餘隻駁船，每隻駁船毛重三百五十噸，可載一千五百噸貨物——較舊式汽船的載貨量超出三、四倍。特大型的駁船長三百呎，載貨量高達三千噸；例如運載的駁船容量為八萬五千蒲式耳（一蒲式耳約合我國三斗餘）；運油的駁船容量為一百萬加侖，而火車油罐車的容量僅為一萬三千五百加侖。

一艘推動數十隻駁船的大拖駁，其總長度可達一千二百呎——度過最大的海輪，因此密西西比河上的拖駁，實際上猶如是一座水上倉庫。

在最早的時候，拖駁的作用的確是拖而不是推，它將載運貨物的駁船拖在機船之後，形成一個尾大不掉的局面，但在操縱上極為困難，遇到急流或風浪時，尾部搖曳不定，易於觸礁或碰撞其他船隻，因此才改良為「推」的方式。現在的拖駁，是將駁船用鋼纜繫緊，置於機船之前，控制駁船的方向，祇需將操縱桿略事轉動，既靈敏而又安全。

密西西比河上的拖駁，現已為各方所爭效，德國，阿根廷，以及萊茵河上，均已有了拖駁出現。

拖駁在開航時，最怕前面有其他船隻行駛，因為拖駁的衝力大，停閉引擎後，還要滑行四分之一哩才能靜止；如果行駛在前面的船隻機器突然發生故障，則拖駁唯有立即改開倒車，否則必然撞個正着。

波濤險惡的柏屏湖

自赤翼鎮而下，密西西比河河面陡然寬，形成一面巨湖，稱為柏屏湖。柏屏湖長二十哩，寬二哩，四周環繞着千呎懸崖，這裡有一處名勝，叫作「處女石」，據傳說有一位印地安族女郎，因不願嫁她父母所指定的男人，憤而投湖自殺。

事實上，葬身在這湖內的，尚不祇她一人，這裡被稱為「汽船墳場」。一八九〇年，遊艇「海翼號」在此沉覆，九十八名旅客葬身湖內。春季水漲時，湖水夾帶着許多冰塊，勢若千軍萬馬，聲如雷鳴，沖斷橋柱，撞毀汽船。

自水壩修築後，上述的災害較少發生，但小舟仍禁通行。

進入密蘇里河

船過德斯西洛士鎮，這裡有一段有趣的掌故：一九五一年，河水氾濫，鎮上的人民祈求聖母瑪麗亞保佑該鎮不使淹沒，河水退落後，全鎮人民爲了感謝聖母，集資用玻璃鑲造了一座聖母像，像高廿六呎，樹立在十七呎高的台座上，入晚閃閃放光，有如海上燈塔。

在聖路易士城上游十五哩處，密蘇里河的河水與密西西比河會合。每年流入的水量高達百萬噸，美國中西部的大部份農田均賴此灌溉。

密西西比河對於密蘇里河的捐贈，最初拒不接受，這兩條一黑一棕的河水並肩而流，但漸漸合而爲一，密西西比河終難保持清白。

密蘇里河與密西西比河在聖路易士城分道揚鑣，這裡原是舊日遊艇會聚之區，但往昔盛況，目前已不可見。唯一存留的，是一艘豪華遊艇「將軍號」，我們搭上該船，參加午後的遊河航行。

將軍號遊艇

將軍號確是一艘龐大的遊艇，長三百七十五呎，高五層，舵樓距水面六十呎，算得是全美國內河航行的一艘最大遊艇。

船上的設備更是豪華無比，一間大舞廳，可容二千人

西西比河，另一邊是俄亥歐河。

我們驅車去至這兩條河流的交點，然後下車步行至陸地的頂端，我們的左邊是黑色的俄拿鄂河水，右邊是棕色的密西西比河水。二水會合處稱為零點，這裡是上密西西比河的終點，也是下密西西比河的起點，按照里程碑的指示，我們站立的地方，是屬於上游〇，八位置。

俄亥歐河雖較密蘇里河爲短，但水量却大過密蘇里河或上密西西比河。這結果使得上，下密西西比河的水流大相迥異，下密西西比河不再溫和可愛，而代之以無比的險

辦公室的女秘書把一張推銷商人的名片送到她老闆那裡去，老闆取過名片，一撕兩半，丟入字紙簍，說道：「告訴他我不見。」

女秘書出來把這句話傳給推銷商，這位推銷商却微笑著說：「那麼請你把名片還給我，因為它很貴。」老闆於是氣憤憤地交給秘書一個二毛五的銀幣，作為名片的賠償。

當女秘書把錢交給推銷商人以後，他便再拿出一張名片來說道：「你對他說，我的名片是二毛五兩張。」

推銷商人終於見到了這位老闆。

同時跳舞，主甲板上裝滿了各種遊戲器械：給孩子玩的「轉轉馬」，打靶場，算命機，冰結淋，「熱狗」攤，甚至飛輪車等，無不應有盡有，好像是一座遊樂場。

將軍號載客量爲四千人，午後遊河的票價爲成人一元，跳舞免費，船上伙食甚佳，這天的遊河票幾乎完全售光，船上熙熙攘攘，擠滿了男女老幼，笑聲喧嘩，照像機的聲音此起彼落，我從未見過如此熱鬧的一隻船。由此可知，在這以內陸航運爲主的密西西比河上，遊艇仍有其存在的價值。

停泊在聖路易士城防波場內的「金笏號」，爲密西西比河上僅餘的「水上劇場」之一，每天晚上八點半上演通俗戲劇，戲碼每週一換。

我們拜見該船船長農克，他告訴我們：這條船已有五十年的歷史，船上的劇場可容坐客九百八十人，著名諸星雷基史頓以前就在這船上當過演員，座上的看客亦不乏知名之士，諸如：威爾羅吉士，海倫摩根，弗里德馬區和塔魯拉本赫等人，劇場中的最高票價為美金七角五分，凡有興趣一觀水上劇場真相者，不妨到此一遊。

我們隨船抵達開羅——這開羅非彼開羅，它是屬於美國的伊利諾州，而非埃及的首都——然後乘飛機回返路易士城，再改乘我們原停在該城的汽車緩駛南下。

開羅的景色頗有熱常意味：銀杏樹，木蘭，籐蔓，棉田，鯰魚和許多古式的深邸大宅，開羅的地形與曼哈坦頗為相似，都是狹長形的，楔入在兩條河流之間，一邊是密

惡和可怖。

河工當局雖在下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許多水壩和防波堤，但這條多變的河流依然未被完全馴伏，氾濫，沉舟依然時有所聞，在這條危機重伏的河上航行，已不再是銅製小艇所能勝任，經過兩三次的驚險試航後，我們決定暫時捨舟登陸，等去至水流平穩的南部後，再繼續我們水上的行程，欲知後事，等待下回分解了。

Nov.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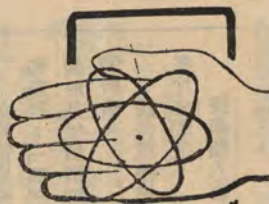
在一次公共集會上，一位希望能得到免費醫藥指導的女人向一位醫生討教了很久。

：「你看我是否能向這位女士收費！」

「當然可以，」律師回答道：「你用專門的醫藥學識來指導她，她當然該付錢！」

第二天醫生在診所裡正預備開收費單寄給那位女士，可是他同時也收到律師的一封信。

「律師費：二十五元」



華脫狄斯耐科學故事

我們的朋友——原子

普士博爾伯林

譯澤訓劉

第十五章 我們的第一個願望：動力！

地球上煤與石油的資源已日漸枯竭，但我們動力的需要却更形增加，原子魔神呈獻給我們一個幾乎是無盡的能源。因此，為了我們文明的進展，我們的第一個願望將是：動力！

在過去一百年中我們已消耗了巨大數量的天然燃料資源。儘管它們存量豐富，但已在逐漸枯竭中，而且世界對於動力的需要每年都在增加。按歷史的說法，不要多久我們就會發掘到廉價的煤和油藏的底部。雖然據估計我們的儲量還可維持兩百或三百年之用。但是只要到一九七五年，即使富足的美國，豐富而廉價的煤礦也將不多見；此後我們就必需退而求取低級的煤藏。其意義就是我們燃料的價格將會上漲！

從地球的歷史來透視，這些預示確實已提出了警告。自然耗費了億萬年的時間來創造燃料的蘊藏，這些寶藏埋沒了漫長的時間以等待工業時代的降臨。然後人類對它們開始了發掘，可是僅僅在一個世紀之後他已經看到了這些寶藏的底部。就好像一個節儉的人在他的一生中省下了一大筆財產，而後他的兒子却在一天之內將它花得精光！

可是現在，我們又獲得了一個新的能源，原子動力的紀元已經開始了。

一九五五年一月，清潔而寂靜的原子動力推動了一艘美國海軍的艦艇離開港口而進入重洋。這艘船隻與「海底六萬哩」那個不朽故事中，黎摩船長的潛艇一樣的取名為「鸚鵡螺」。正如它的同名者，這艘真實的鸚鵡螺也是由一個無盡的能源所推進。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艘原子推進的船隻。

鸚鵡螺號的推進器是由一個渦輪（Turbine）所帶動，而渦輪則由一股高溫蒸汽衝擊其葉片而旋轉，不過這種型式的動力機轉其蒸汽則是由原子能所產生。

在這個原子潛艇的小型反應器中，寂靜的進行着一種精確控制的連鎖反應。每一秒鐘，億萬的原子被億萬中子撞擊而裂為兩半，這些核子的碎屑飛散而撞擊着其它的原子，以致它們向各方碰撞飛翔。而原子的運動就是熱。因此在壓力下的水流經反應器的管路而獲得了熱量，這些高溫的水再經過一個水箱的管路，在那裡其熱量則用來產生蒸汽，而蒸汽則被導至汽輪機的葉片而帶動推進器軸。

這僅是應用原子反應器的熱以發動引擎的一個例子。在最近幾年中已經發展出了很多不同型式的原子反應器。雖然它們在設計的細節上或有不同，但全都是用一種液體通過反應器中心而獲得高熱。在有些設計中，這種熱量是在一個所謂換熱器（Heat exchanger）中轉移給水。在這一點上換熱器的功用則與普通蒸汽機的鍋爐相同而成為蒸汽之源！同樣的蒸汽已發動了人類的機械超過一世紀之久。只有根本的熱源是不同的，在傳統性的蒸汽機中它是煤或石油之火；而在反應器中的則是原子之火，它將帶動原子時代的機械——火車頭，機械動力，和電機等。

在一小塊鈾中就有着巨量的能。一個老式的蒸汽機需要消耗成噸的煤或石油，而原子動力的機械則只要幾磅鈾來維持其運轉。據估計二十磅鈾所發生的能就可供給兩萬五千戶普通的美國家庭用電達一年之久。一磅可立刻供反應器作燃料的精鍊鈾，價值僅為三十五美元。那麼是否將來的動力就會便宜得如同壓土一樣了呢？不幸並非完全如此；在一個動力廠中，燃料的價格僅是很多項目中之一，而一個核子機械的運轉費用却特別高昂，如果將每一項費用加起來，原子能所產生的每瓩電力仍較煤或石油所產生者為高。就以鸚鵡螺號來說，如果用煤或石油來推進也較遠用原子能便宜。

我們用煤和石油來產生動力已經有不少年代了，可是我們才開始應用原子能，美國的



ATOMIC REACTOR AND HEAT EXCHANGER
原子反應器及換熱器

工程師和商人在削減價格這一方需有積極成功的手段，他們將再表演一番，很快的他們就會使原子成為一項商業上競爭性的動力源泉。

美國的工業已決定使原子成為將來首要的能源，一九五五年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國際原子能和平用途會議，是一個正在降臨的原子時代之樂觀預兆。它是於一九五三年由美國總統向聯合國提出的，一個由和平精神所導引的廣泛原子能和平用途計劃。

很多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日內瓦會議，而美國則是由工業界和各大學的科學家、工業界領袖、醫藥研究者、核子機械和反應器設計專家等代表出席。對於將來上的科學家，這個集會提供了他們一個珍貴的機會去交換他們的見解，經驗和共同的希望。在最初這個世界只看到了將來自原子時代中所有的極端毀滅性武器，由於放射線和放射物引起的世界性危險，以及軍用原子的持續威脅；但是充滿了希望的日內瓦會議却明示了原子實際可成為一種為和平及進步服務的偉大力量。

在這種精神下，美國的大公司正進行着建造供應商業性電力的原子動力廠；而且計劃中還有更多的將要建立。最近芝加哥有一個龐大的鋼質球形建築覆蓋着一個原子反應器和一部巨大的渦輪發電機，這一個四千五百萬美元的裝置可以產生十八萬瓩的電力。在紐約，另一價值五千五百萬美元的原子動力廠估計將可產生二十三萬六千瓩的電力。英國、法國、蘇俄、以及其他國家都在忙於建造他們自己的原子動力廠。我們不久就可以利用原子能來照亮我們的房屋，烘焙我們的麵包，開動我們的電視機和真空清潔器。據原子能委員會估計到一九七五年時，在美國境內大約有十分之一的電力將由不同凡響的原子能所供應。到現在為止，幾乎我們文明的全部動能都是來自太陽中心的原子之火。然而不久後，它將出於地球上人造的原子之火了。

可是我們不能誤認為不久就可駕駛原子動力的汽車，原子反應器仍然是一個相當笨重的機械，而不能像今日玲瓏的汽油發動機一樣可適貼的裝入你的車頭中。而且，當然還要顧慮到萬一損毀時的放射性危險。原子動力的發動機還是以裝用於重型的運輸工具如船隻等較為適當。不過一具龐大的原子發動機仍不失為一個堅實的動力「包裹」。它可以連續的運轉好幾個月而只需加添一次燃料。

一艘原子商船將不需要消耗空間的燃料槽；它可以航行到世界上的很多港口而用不着擔心燃料的供應。在過去需要燃燒許多噸煤和石油才可將較少噸位的貨物從一處運到另一處，而在將來利用原子能的運輸中，幾噸燃料就可運送許多噸貨物了。

在運輸的領域中，原子的革命所最令人嚮往者莫過於原子能飛機了。在航空上，燃料的重量永遠是一項令人洩氣的限制。直到近些年來，中途不停的國際間飛行才成為常事；飛機的發動機對油量的消耗是太大了，即使是我們最新型的飛機在八至十二小時後也必須降落以增添一次燃料。在軍事航空中是用一種特殊而巧妙的空中加油方法來求延伸其航程，但在基本上那仍然是一種使飛機超過正常能力而停留在空中的笨拙方法，一架原子飛機將不需要補充燃料，它最少可支持到飛行人員可能繼續工作的最大時限。

有些美國的飛機製造廠已與政府訂有原子飛機的合約，它們將有不同的設計以適合不同的目的。可能第一架原子飛機將是一個龐然大物——大約七十五呎長而重量則接近五十萬磅。在現有的計劃中，原子反應器將供給熱量，一部份熱量則用以帶動一組空氣壓縮器，大量的空氣由動力部份前部吸入，經過壓縮器而被壓入一個特殊的燃燒器加熱。高熱的空氣從後部噴射而出，其反作用力即推動飛機前進如同普通噴射引擎一般。

原子動力反應器是設置在一個厚重的鉛質護套中以防止人員受到放射性的傷害。機艙則位於機身前端，以使機員和乘客的位置與動力部份相隔一段安全的距離。而機身罩進一層的由一種塑膠防護物和金屬窗戶來加以保護，窗戶的夾層間則充滿了水，以吸收任何從反應器逸散的放射性。

這架巨大的飛機將需要幾哩長的跑道，但當它一旦升空以後，它將以近乎兩倍音速的速度航行，並能環繞地球而毋需着陸以增添燃料。而且只要飛行人員能支持多久它就可飛行多久的時間。

而且，將來終有一天，原子的動力將會幫助我們脫離地球重力的束縛。於是原子將幫助我們自由飛行於空虛廣袤的太空……

在本世紀結束之前，原子將大大的取代煤和石油而成為主要的動力之源。這是必需的！因為用煤和石油來供燃燒是太可惜了。它們是寶貴的原料，我們的化學工業從它們可製出無數有用的產品：紡織物，塑膠，染料，藥品等等。將來我們大部份的動力都要從清潔而寂靜的反應器中產生；水力和太陽能則補充其餘部份。

但是我們原子時代的原料——鈾的資源情形又如何呢？以一噸對一噸來說，地球上鈾的儲量是遠較煤和石油為少。當然，在一噸鈾中有着一噸煤和石油更多的動力。據估計世界上已知的鈾儲量可供給地球現存的煤和石油多十五倍的動力。而且現在世界上充滿了忙碌的獵鈾者，因此更多的鈾將被發現。但是我們久遠的後代也將需要動力，如果我們的下一代也像我們一樣快的發掘這些儲藏，鈾也將有短缺的一天。此後又如何呢？

讓我們再回到愛因斯坦的方程式。它透露了每一塊物質都是一個能量的寶藏。可是一個分裂的鈾原子只釋出了其能

量的極小部份。如果核子分裂時所放出的中子和碎屑能收集起來置於一個天平上，其重量將只有未分裂前整個鈾原子重量的一個極小分數。只是這一點微小的重量才轉變成了能，而顯現於 γ 射線，中子，和其它碎屑的運動中，所有我們獲得的能只不過是鈾原子的極小一部份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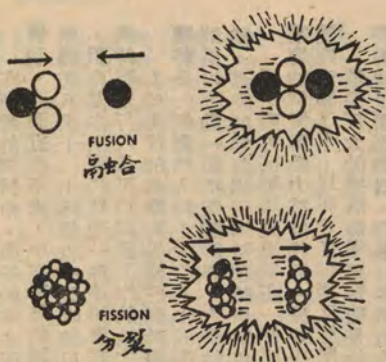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已看到當重原子分裂時放出能來。但在輕元素中，情形却又兩樣了；它們在結合時釋放出能量。用精確的數字來說，兩個質子和兩個中子共重為四·〇三三原子重量單位。當它們融合為一個 Helium 核時，却只剩下四·〇〇三三個重量單位。〇·〇三三個重量單位則消失了，這一部份物質則在每次 Helium 核子由其組成份子合成時轉變成了能。顯然，這一過程可能掌握了一個比鈾的分裂更龐大的無盡能量。

輕元素核子的融合實際就是在太陽中心所發生的情形。這也是太陽能的秘密。融合情況進行於太陽中心可怖的溫度中——幾千萬度以上。在那裡氫核子以驚人的速度橫衝直撞，其速度大得足以克服其電荷使它們彼此推拒分離的力量。當它們碰撞在一起時，則經過幾個步驟而形成 Helium 核。賦與太陽的能就在這些過程中被釋放出來。於是慢慢的太陽以其存量龐大的氫轉變為 Helium。在太陽的原子之火中氫是燃料而 Helium 則是燃燒後的灰燼。但是太陽中有足夠的氫以在將來支持無數億年之久。

氫核子的融合只能在千萬度以上的高溫中進行（註），只有這樣核子才有够大的運動速度去擊穿它們相互間電荷的裝甲，進而接觸，融合，並在此過程中釋放出能量。因此物理學家稱這種核子的融合為「熱核子反應」（Thermou clear reaction）。

所謂氫彈就是從這種熱核子過程中獲得其令人生畏的毀滅力量。在一個氫彈爆炸時所需的高溫是由一個通常的原子彈所供給。在最初閃光的高熱中，氫融合而生一個使人難信比例的爆炸；於是鈾就僅僅成爲一個引發機以釋放較其本身所能提供者更多的能量了。

融合的力量也如分裂一樣的被馴服了，但其程度還只到作成震撼人類心靈的毀滅性氫彈為止。每一個人都知道大量釋放這種能的方法還不屬於我們居處的地球。它只屬於自然最初所成就的「星球內部的深處」。但是科學家是不容易氣餒的。他們有些已預示了他們終將馴服熱核子的希望。



因此，所有這些，都將由我們的第一個願望而獲得賜予！

註：太陽中心的溫度約為攝氏兩千萬度至兩千五百萬度。原子彈爆炸之瞬間，其中心溫度亦可達攝氏兩千萬度以上。

第十六章 我們的第二個願望：食物和健康！

人類已經長期的蒙受饑餓和病患，原子魔神獻給了我們一個有利的射線之源。那是一種魔法似的研究工具。最重要的，它能幫助我們爲世界產生更多的食物並增進人類的健康。因此，我們的第二個願望將是：食物和健康！

人類開始用火以來已經歷了無數世紀，他知過火可使他保持溫暖，也能使他的手受到灼傷，很久以來他就學會了如何去駕馭火，去應用它的能力，並且避免它的危險。對於原子之火，人類再度面臨到一個非常相似的情況。原子是一個不可見的放射性之源，其危險較之火所有者遠爲陰險而不可捉摸。同樣地，它對於人類潛在的利益也是更爲微妙的。原子射線對研究和醫藥有極大的助益。

在原子反應器內部禁錮着一個緩慢而連續的「爆炸」。它溫和的燃燒着，一如微弱發光的餘燼。原子的每次分裂都是一次 γ 射線的強烈爆發，而且經常產生大量的中子，二者對於人類都有極大的危害，過度暴露於這些射線下將遭致放射性病並使壽命縮短，爲了保護在原子反應器工作的人員，整個的反應器中心都掩蔽在厚重的混凝土牆中以吸收危險的放射性而防止其外逸，而厚層的水則是抵禦中子的良好防護物。除了這些基本的預防以外，人員和裝備都置於經常的監查之下。醫藥監察員使用嚴格計數器察驗各種原子裝置以探尋逸散的放射性，而防止因其累積而造成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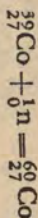
當我們想到原子的放射性時，它的危險性總是先映入我們心中，而我們忘却原子射線曾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很多年來放射性射線就被用來治療如像癌瘤的可怕病症。在原子反應器建造以前，醫學上唯一實用的原子放射線之源是鐳，今天原子反應器已不單是動力的泉源；它也是一個能使很多種元素可像鐳一樣成爲放射性的器械。自從反應器開始應用

以來，醫療用的天然鐳大部已爲人工放射性元素所取代。

如我們所知的，中子是釋放原子能之鎗，同樣的中子也是一根能使一種正常的，天然的元素轉變成放射性者的魔杖。下面就是它如何進行的情形：

在原子反應器的中心不斷的有巨大數量的中子在運動。每一秒中有億萬的中子飛過反應器中心的每平方吋斷面積，一段置於反應器中心的物質將經常不斷的受着密集中子所衝擊。它們滲透這段物質的原子，就像億萬的雨點降落穿透森林的樹葉。間常會有一個中子擊中了一個原子的核——於是它們就黏貼在一起了。

以鈷元素爲例，它是一種近於鐵和鎳的金屬。而且也是自然界中很少幾種只有一種同位素的元素之一。所有在地殼內發現的鈷，其原子都只有一種： $^{59}_{27}\text{Co}$ ——即是其核中有二十七個質子和三十二個中子，因此其原子量爲五十九。如果將一塊鈷置於反應器中暴露於中子轟擊之下，大量的鈷原子每個將可獲得一個額外的中子。這些原子於是就有了三十三個中子在其核中。這種新核子寫爲 $^{60}_{27}\text{Co}$ 。一個簡單的方程式可說明在反應器中整個過程的進行。



$^{60}_{27}\text{Co}$ 當然就是中子的符號，其原子量爲一電荷爲0。這個新產生的 $^{60}_{27}\text{Co}$ 仍然是一個鈷原子，因爲其核中的質子數並未改變。它是一個人造的，原子量爲六十的鈷同位素。在自然界中找不到這種原子；它只能由人工造成。

故事還沒有完。這個額外的中子存在於核中使其變得不安定，一如天然放射性元素鎢和鈾的核子一般，一會兒後鈷六十的核子就放出 γ 射線，因此，由於將鈷置於反應器中，我們就使其成爲放射性的了，它是一種人工的放射性同位素——或者，如物理學家所說的，「放射同位素」(Radio-isotope)。一塊從反應器中取出來的鈷實際上只含有很少數的放射同位素鈷六十，大部份的原子都並未俘獲額外的中子因此仍然是正常的鈷五十九的原子。但是即使這少數的放射性原子混雜於大多數正常原子中，已足以使這一塊鈷呈強烈的放射性。

放射同位素鈷六十的半衰期是五年三個月。在這段時期以後它的一半原子已放出 γ 射線，而這整塊的鈷其放射性強度則只及原來之半了。

其它很多元素也可置於原子反應器中使其成爲人工放射性。今天在科學和醫藥上已有約二十種放射同位素可資利用，它們開闢了一個令人目眩神迷的研究園地，而成爲原子時代最驚人的科學工具。它們有用的一個重要之點是它們可被追蹤；即使是一個眼不能見和用其它化學方法無法測定的微量，一個蓋格計數器也可很容易的指出它們在任何地方的存在。這就是放射同位素何以被稱爲「示跡原子」(Tracer-Atoms)的原因。

將一枚普通的針置於原子反應器中短時期後，鋼中的一部分鐵原子將俘獲一個中子而成爲鐵的放射同位素。當這枚針被取出後，它將溫和地放射而能使一個蓋格計數器滴搭作聲。現在這枚針可以從一堆乾草中毫無困難的被找出來，蓋格計數器將領我們直接達到它隱藏的地方。

使一個物質的標本溫和地放射就好像在羊身上繫上一個鈴子，牧羊的人可由鈴聲而追蹤整個羊群。同樣的道理也可用一個蓋格計數器或任何其它的放射偵測器來追跡示跡原子的踪跡。

這一個奇妙的安排使放射同位素成爲科學、機械、和醫學的恩物。微量物質的追蹤方法對於各種研究工作都有極大的幫助。例如，一個工程師要試驗一種新型活塞環圈的磨損情形，他可滲和少量鐵的放射同位素在環圈的鋼料中而使其在發動機中運轉數小時。在這個過程中微量的鋼屑被磨擦下來，而其中將有少數洩露秘密的示跡原子，將這些末屑沖洗於一個油盆中，並用一個蓋格計數器來試測它後，這個工程師就可說出有多少鋼屑被磨擦下來——換句話說，他的活塞環圈的磨損情形是如何的。

在煉油廠中，放射同位素可用來追跡管路中的石油，由於加入少數示跡原子到油中，不同類的油料因而可像字母一樣的增加「標籤」而跟隨其行進。隱藏的滲漏也可很容易的覺察出來；因爲它們被出現於營外的放射性所出賣了。

放射同位素的價值還在生物學的領域中。在生物學家獲得示跡原子以前，對生活的有機體化學之研究對他們是一項很大的困難。爲了作這種研究工作他們必須殺死和剖開供研究的動植物。有了示跡原子以後，他們現在可以研究在行動中的生命體。由此而可追跡在生命線中物質的運動。

因此，在人類的糧食生產中，放射同位素是一個潛在的極大幫助。去瞭解實際上有多少肥料，土壤，和土壤的養料爲各種植物的根部所吸收是非常重要的事；只要加入少量的放射同位素它就會洩露出這個秘密了。當植物生長時，一個蓋格計數器將指示出實際上有多少肥料被植物用來建造其軀體。更進一步的這個放射同位素也能在吃了此一植物的動物

身上追蹤到。簡而言之，放射同位素可告訴我們在植物和動物等生命體中的種種情形。將來利用示跡原子的研究將可導致較好的收穫並大大增進我們農場的效能。放射同位素將幫助我們為這世界不斷增加的人口產生足夠的糧食。

放射同位素應用於人體中促成了醫學上的一個新紀元。它們廣泛的用途在醫學的報告中已發表過了成千的論述，尤其在於人類疾病的診斷上它們更有極大的價值，在X射線束手無策的很多情況下它們却能有成效。例如鈉，我們可使它具有放射性後而製成普通的鹽。將這種鹽的溶液注射於患者手臂中後，鈉的放射同位素即被血流掙取而輸送至心臟。一個置於心臟附近的蓋格計數器當這些「標籤」了的血液剛抵達心臟時就會開始作用，用這種方法血液從手臂到心臟的時間可予以精確測定，而為某些心臟疾患的判定提供一個有價值的線索。

一個病人可能患着甲狀腺的病症，像這樣的病人則被給以一種含有少量放射性碘的「原子雞尾酒」(Atomic Cocktail)。

由於甲狀腺組織對於碘元素有着強烈的愛好，於是只要幾個鐘點大部份碘的放射同位素都會被其吸收而放出洩露秘密的射線。然後患者即被置於一個特殊的，可緩緩掃過頭部的數器計下，以測量各個方向的放射性，一個外科醫生即可據以準確的繪出其甲狀腺的大小和位置，並量度碘在此一腺體中的累積量。因此，雖然X射線在此失去了作用，但放射同位素却可顯示足夠的甲狀腺情況以供一個正確的診斷。

放射同位素也可供作治療。一個微小的治療用放射性之源可埋植於身體中的不同部位，以助鎢及X射線無法實用之處，例如，金的放射同位素可用來醫治淋巴系的疾病，而其它元素則直接通過了身體中這些需要它們的部份。其次如磷，它是建造骨骼的幾種化學元素之一，因此磷的放射同位素就收集於骨骼中。在那裡，其溫和的放



射靠近骨髓—血液的製造所。於是某些血液的疾患即得以治療。放射同位素鑽三十二的半衰期只有十四天半，因此在幾個月後其放射性即逐漸衰退以至實際停止。由於此，一個患者遂能攜帶他自己的放射之源跟隨着他，它晝夜不停的工作，而在正確的劑量獲取之後，放射性却功成引退而自行消逝無踪。

此外還有鈷的放射同位素，我們已知道鈷六十的半衰期超過了五年。這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而一塊鈷同位素可以封裝於厚重的鉛質護罩中，運送到醫院去成為有價值的治療藥品。它就是著名的「鈷彈」(Cobalt Bomb)。在美國境內的很多醫院對它都早已有了廣泛的應用。一個普通的鈷彈其放射性與三磅鎢所有者相等，但它却便宜得多。它是一個為健康而不是為死亡所造的炸彈。精確控制的放射量集中到一個癌上可延緩其生長或完全予以消滅。

食物和健康：由於我們的第二個願望，我們已具有了獲得這二者的工具！

第十七章 第三也是最後的願望

現在我們還剩下第三也是最後的一個願望。它是一個重要而需要智慧的願望，如果這個最後的願望是不智的，那麼——如像有些古老的傳說中所說的——所有先前所許諾的那些願望都可能失去。

在原子魔神手中掌握着創造和毀滅兩種力量。這個世界有理由去懼怕那些毀滅的力量，它們能够摧毀文明和大部份人類。

因此我們最後的願望僅僅是要原子魔神永遠成為我們的朋友。

對給與我們的原子寶藏作智慧的運用是操在我們自己手中。原子能的力量很快的就要在全世界各地開始為人類工作。我們將予現代技術的禮物給甚至最遙遠的地區，它將賜給每一個人以更多的食物，較好的健康和極多的科學利益。我們仍然有很多事物需要學習。但是未來和平原子時代的關鍵存在於過去偉大思想家的精神中。從他們那裡我們繼承了極多的知識遺產：德謨克利圖斯、伽利略、伽生第、和波義耳等的觀念。拉伐西、達爾頓、亞佛加德羅、藥琴、白克雷和居禮、愛因斯坦、魯德福、波耳、哈恩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工作。

當這些科學家創立他們的學說和作他們的發現時，他們可能很難預見他們的工作會被加以廣泛的應用。他們僅僅是對於圍繞他們的世界感到好奇並亟欲知道自然及其法則。他們偉大努力的结果竟會被應用於毀滅——這真是離他們的意願太遠了。

他們給了我們對原子的知識，如果我們依照他們的意願不運用這種知識的力量，那麼我們最後和最重要的願望將獲得實現，而原子就會真正的成為我們的朋友了。

(全文完)



科學家欲求造出立體音響的效果由來已久，自從立體音響初次試驗成功，就不斷的再改進，並且試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獲得這種效果。有很多音樂可藉立體音響而增強其效果。但也有些音樂，尤其是獨唱及器樂獨奏，在立體音響之下顯得極不自然。因而當我們意欲設置一套立體音響系統之前，應該先考慮一下我們期望於立體音響的是什麼？同時也應知道究竟有多少不同的方法可以獲得立體音響？

一、立體音響有什麼效用？

我們需要立體音響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兩隻耳朵，聽覺是一個雙聲系統，但是話筒或喇叭則只是一個單聲的物件，只能產生單聲的感覺。在音樂會中聽實際的演奏，和聽喇叭裡傳出的聲音，我們會感到有極大的區別。在實際

演奏時，我們可以分辨出樂器本身的聲音和音樂廳內傳來的回音，但若把實際的演奏錄了音，再用擴音系統把它重新播出，這兩種聲音就混在一起無法分別了。立體音響系統主要的目的就是欲求克服這種缺點，此外我們也希望立體音響能使我們聽出某一獨奏樂器的聲音來源，如提琴或獨唱等，而同時還能聽到廣潤的樂隊聲音。

有人更認為立體聲可以讓我們分辨出音樂隊中每一樂器的所在，抱有這種希望的人，最好參加幾次實際的演奏會，就不難發現這種要求決非表面上看來那樣簡單。廣潤的樂隊聲音是很易感覺到的，但是當整個樂隊在演奏時，要想只靠耳朵來分辨出提琴在那裡木管在何處，則是極為困難的事。因此，想藉立體音響來產生實際演奏都難以獲得的效果，無疑是辦不到的。

造成立體音響效果，有兩種方法是常利用的，一是目

前流行的立體音響系統 (Stereophonic System)。另一是雙聲系統 (Binaural System)。後者利用一個假的人頭，在兩耳的位置各裝一話筒，然後把這一套東西放置在音樂廳的聽眾席上，兩只話筒所接收的聲音各別錄在兩條音軌上，在播放時聽者也得要戴上聽筒兩耳各別聽取一個音軌。

二、雙聲系統的限制

這種系統的限制是很顯然的，戴聽筒和自由自在的聽喇叭發音，其感覺是決然不同的，無論聽筒的質地是如何優異。而且長時間戴用聽筒常使人感覺不適。不過這種方法確實能造成強烈的方向感，因為兩耳所聽到的音響位向及強度和假頭上話筒所接受的完全相同，因為方向感以及回音效果等因素都能正確的傳出。

但是這種方法還有一項缺點，錄音時假頭是固定不動的，但是聽者戴著聽筒總會偶而轉一下頭的，就像我們在演奏會中有時會偏轉頭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樂器上，或者找尋某一特殊音響的來源一樣。但是當他轉頭時，因為錄音時的假頭並沒有轉，所以整個的音響空間就都隨著他的頭轉了，造成一種極為不自然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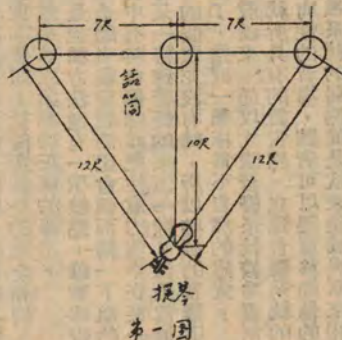
一般說來，仍以立體音響系統較為實用，雖然它缺少雙聲系統所具有的真實感。立體音響系統的目的是造成一個有方向性的音場，聽者可以隨意移動他的頭或者變更坐位。這種系統的弱點就是欲求造成與原來相同音場所遭遇

的困難。立體聲系的原始觀念是在錄音室的一面牆上排放一列話筒，各自錄下牆壁各位置的聲音，在播放時室內的牆上也在相同的位置放置一排喇叭。理由是錄音室牆壁不同位置所受到的聲音，播放時可由同位置的喇叭中傳出。但是這種理念並不十分正確，原因在下節詳述進一步的觀念認為無需這樣多的話筒和喇叭，少數幾只也能產生近似的效果，常用的數目就變成了三個。

三、複音軌立體音響系統的限制

這種複音軌的方法有一項最大的缺點，就是每一只話筒所接受的聲波都具有各自的方向性，但是話筒本身却無法分辨出這些聲波的方向，在播放時喇叭也不能傳出和原來方向相同的音波。因而原來音波的方向性並沒有能够重新傳出，我們聽到的只是音波在牆上各點位相之異而已，所以想要造成與原來相同的音場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立體音響對於某些節目不能獲得滿意結果的原因。

例如一架提琴在錄音室內獨奏，前面放置三個話筒，各相距七尺。如果提琴在中央話筒正前方十尺處演奏，則它和左右二話筒的距離就各為十二尺(圖一)，錄音後左右二音軌的音量僅不過較中央音軌弱二分貝左右，因而在重新播放時這樣微小的差別無法使人能分辨出聲音是發自中央喇叭。其所以能具有方向性的原因，是由於各喇叭聲音的位相及時間所造成，但是因為各喇叭所發的音量相近，我們所感到的將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提琴。如果是人聲獨



唱，就變成了一只大喉嚨，更欠真實感。

顯而易見，立體音響所造成的這種「廣潤」之感，主要是因為它具有數個音源。在介紹立體音響系統的演奏會上，時常發生喇叭的發音已由立體變換為單音軌，而介紹人却全然聽不出，仍然在繼續介紹。只有自單音軌轉換為立體聲時才能聽出明顯的變化，音質有顯著的改善，使聽眾感覺更近似於真實演奏，尤其是它所具有的方向感。過去的經驗使我們瞭解我們的欣賞力完全是基於心理作用，當無線電初度問世的時候，簡直和真人說話一樣，因為我們能「辨別」出說話者的聲音，等到有了更進一步的進展後，我們才知道當初認為優異的東西是多麼不完善。

叭發出同一單音軌的聲音，也同樣可以獲得層良好的真實感。關於這一點下面另行詳述。

四、單音軌的立體聲

這又是另一種能獲得立體效果的方法，在單音軌的錄音中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加入人工的回音。最新的方法是在錄音節目之中，另外再加上一個以電子方法使它延緩了百分之一秒時間的原節目。這百分之一秒延遲的目的，是以電子方法造成同等的回音，在播放時喇叭傳出的聲音也就具有了同樣的回音，這樣也能增強真實感。

話筒和喇叭在製做時有時廠家也使它們具有一種尖峰反應 (Peak Response)，這種產品在廣告上常宣傳說可以增強真實感及響亮性。但這只是一種委婉的說法，使注意力集中在增加了的特殊尖峰音週上。這種方法在某些情形下確實是可以改善原節目的質地，但也更容易造成反覆的回音使人厭煩。它的成績好壞受節目內容的聲響影響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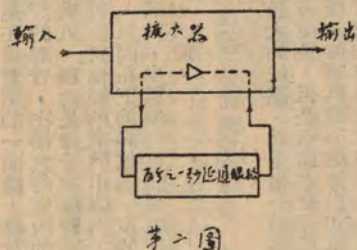
電子回音系統的作用和這種情形相似，只是更進一步。為了明瞭作用的情形，我們必須先知道電子混合造成的回音和室內自身所生的音響回聲有什麼不同；二者之別僅是一個位向關係而已。音響中的位向非僅是時間之差，而且還具有空間之差，回音的音波各方向向都有，我們的耳朵也都能覺出，至少在原演奏時是如此。但在利用電子混合時，僅只能產生位向中的時間之差，不能產生方向性。

這種情形一直在不斷的重覆。

除了雙聲系統和立體音響系統之外，另外還有一種方法也可獲得近似的立體感；這種方法是把高低音分開使每個喇叭各產生一段不同的音域，這樣在某些情形之下也可增強真實感。這種方法不能推廣的原因是有人認為將音樂按高低而分開，會彼此產生不良的影響。

複音軌的立體音響系統，除了上述的缺點外，在價格及真實感兩方面也仍有改善的餘地。如果以經濟為主要條件，則既然單音軌利用數只喇叭發音和立體聲的效果相差無幾，就大可不必多花費來裝設昂貴的立體音響系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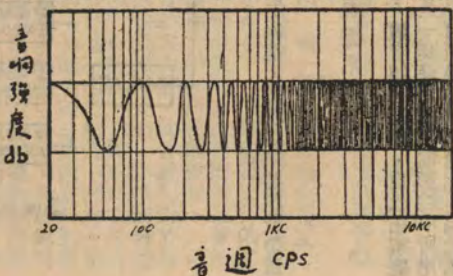
至於真實感又如何能改善呢？我們對立體聲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能辨別出不同的聲音和這些聲音發自不同的地位。立體系統既然具有雙套擴音設備，不妨將二者的音量強度稍為改變。例如樂器獨奏，我們當然希望它的聲音能由一個喇叭發出，如果把這只喇叭的音量略為增強，就可免除前述樂器顯得龐大的缺點了。如果是音源廣潤的樂隊，則以數個喇叭



如果延緩的時間是百分之一秒，則和百分之一秒成

整倍數的音週就獲得增強產生尖峰，成奇數倍的音週則彼此抵消，因為它們的位向正好相反。當這兩種不同的信號以相等的強度重又混合到一起時，則後者就會全然無聲了，但若將二者的強度稍為調節不同，則將產生如圖三的波狀輸出。也就是說這種電子裝置把原來的輸出強度予以調節，使它成為波狀，因而也就和前述話筒及喇叭的具有尖峰反應能增強真實感具有同樣的作用了。

當然這種方法不能產生真正的立體音響，我們必須找出能產生空間位相差的系統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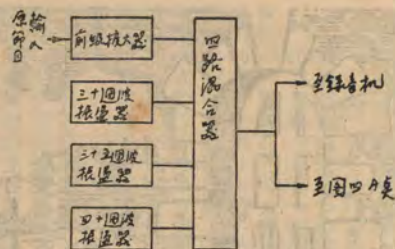


五、自混式單音軌立體音響系統

這是另外一種與前述各法完全不同的立體系統，以人工方法自單音軌中獲得立體效果。這種方法最初是設計為電影院用的，商名是透視聲 (Perspective)。它所採用的

整控制速率。例如有一段樂器獨奏或獨唱即將臨到，先決定好那只喇叭來擴大，把該喇叭的控制速率漸漸減弱，這樣獨奏的樂器聲就可集中由該喇叭傳出。如果獨奏之中尚有樂隊伴奏，則利用控制速率將餘下兩只喇叭的音量略為降低，這樣就非但可獲得廣潤的聲音分佈還可使注意力集中在傳出獨奏聲音的喇叭上。其結果可以獲得驚人的真實感。然後在全樂隊演奏即將來臨之前，再將三只喇叭的音量調至相等強度。

此法最特殊的一點就是在獨奏開始之前調整聲音分佈情形所產生的變化，不論是鼓聲，提琴或是任何樂器，都



第五圖

為了避免論及過於專門的線路結構，故接線圖予以省略，讀者中若有意欲自行試製者可來函索取。

唱片或廣播節目應先以普通方法錄下，然後再加入控制速率重錄一遍。任何節目在錄成透視聲之前，最好能先聽一兩遍，把其中需要如何變動的方出現之前，預先調

圖四是這種系統的構成圖，圖五則是錄音時需要加裝的控制速率產生器。控制速率先由信號中分出，擴大，再加以整流，然後輸入控制三套擴音系統的可變增益級中。這樣只需三套主擴大器及喇叭就夠了，無需三套擴音設備，因而設備費也就減低了很多，尤其是錄音，因為只需單音軌錄音，成本也低廉甚多。

在電影院裝用的透視聲系統中，為了要免除控制速率發生微小的變動，控制速率所用的波帶濾過級極為繁複。因為放映機的速度由於各地電壓的變動不會每架都完全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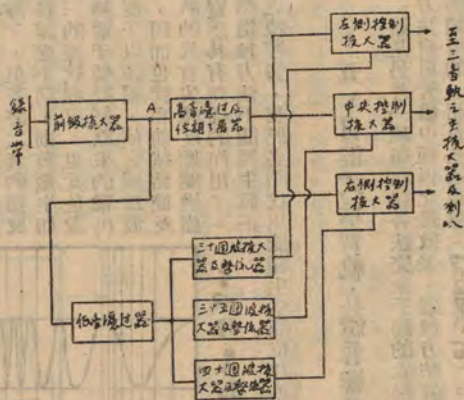
就是前文曾述及增強立體聲真實感的方法之一，在透視聲中當樂器獨奏時，不用的一條音軌音量減至極低，使完全不能聽到。而在其它情形下，單音軌的信號也可用不同的強度分別輸入各喇叭的擴大器中，以求獲得所需的效果。

很可能有人會懷疑這種方法難以獲得優良的效果，但實際上透視聲非但錄音時較為經濟，而且它的聲音效果較目前流行的立體聲系更好。這種系統在電影院中使用時共計三套喇叭，分置在銀幕後的中央及左右兩側。單音軌的聲音信號利用三個控制速率來控制。透視聲系統所用的控制速率是三十，三十五，及四十週，分別控制左中右三套喇叭。這些控制速率與原來的單音軌信號混合，然後錄下，它的強度較最高聲音信號約低二十分貝左右，這樣在普通電影院中放映時，控制速率的聲音可不致聽到。而在通過透視聲系統時，則由濾波器將控制速率濾除，不便進入擴音系統。

這種單音軌的立體聲系，讀者如有興趣，自己在家中也可試裝，最主要的設備是一套錄音機。電影院中所用的複雜濾波器可以省略不用，因而線路也可簡化。但此處同，將使音軌的同期速度發生偏差，所以必須裝設波帶濾過級以改正之。

六、家庭用透視聲系統

這種單音軌的立體聲系，讀者如有興趣，自己在家中也可試裝，最主要的設備是一套錄音機。電影院中所用的複雜濾波器可以省略不用，因而線路也可簡化。但此處同，將使音軌的同期速度發生偏差，所以必須裝設波帶濾過級以改正之。



第四圖



樂音徵象的生人意寓

唱 奏

音樂中所謂的「導示主題」(Leitmotive)，我們都知道是華格納所首倡的，其實以音樂象徵事物的例子，遠在千年之前便已有跡可尋了。在所有的宗教藝術中，(宗教音樂也不例外)，我們可以發見其中所蘊藏的顯而易見的意旨，恰如中世紀的教堂，俱以巨大的十字架作為其神聖象徵一樣的明顯。時代之進展，音樂技巧隨之進步，但就在巴哈的時代裡，固封於羅不可破的傳統，音樂中所有的象徵意義，仍然脫離不了宗教思想。一些年之後。直到莫札特，音樂中所表示的人生意義，加多了道德與倫理的思想，以「共濟會」的理想作為思想中心的歌劇「魔笛」，便是音樂思想脫離宗教範疇，轉入另一個時代的里程碑。進之貝多芬將音樂作品作為表現他戰鬪的樂觀的「人生觀念」的工器，音樂與哲學思想成了不可分離的因素，浪漫派的作曲家以音樂作為象徵神祕與唯美的終極，華格納在他的「樂劇」中却將音樂帶進入「心理學」變幻萬端的微妙境地，直至雷查德史特勞斯在他的歌劇和音詩中，音樂的象徵，更變為肢體的音樂效果。

貝多芬：十二首對舞曲 (Contradance)

第三交響曲，降E調 (英雄)

有一天晚上貝多芬和他的一個朋友凱夫諾在一家叫做玫瑰酒店的小飯館中吃飯時，凱夫諾問他最喜歡自己的那一首交響曲(貝多芬那時已完成了前八首)，他回答說：「啊，英雄。」

「我還以為是C短調(第五)呢。」凱夫諾說。

「不，」貝多芬回答說，「英雄。」

種種的理由使貝多芬喜愛他的第三交響曲。

如果你對「英雄」交響曲十分熟悉，而對他的那些愉快的小「對舞曲」不太熟悉的話，有一天你聽了後者，會驚異的發覺小舞曲中的一首，原來却是英雄交響曲最後一章的主題。很顯明的，這些美麗音韻的旋律對於貝多芬有著巨大的意義，他不但用它作為他初期的舞曲作品，而且自此而後，在他一生作曲的生涯中，他前後曾反覆三次用它作為其他樂曲的主題，每一次這些旋律都代表著深湛的意義，不但在音樂技巧的壓進運用上，同時它也更顯現出它所深含的象徵意義——這些象徵的意義不但為貝多芬自己一生中重要的事項，同時也是世界上認識他的重要事項，這些象徵的主要意義便是述說人類在變革和紛擾中的暗中摸索，尋求達到崇高理想的途徑。

「英雄氣概」是第三交響曲的中心題目，在貝多芬講起來那是覓求人類終極的一種實現力量——不是僅若獸性的勇氣，而是一種英雄氣概的創作衝動，這樣的衝動可在政治上或藝術上成為不朽的原動力。

上面所講的那首旋律，第一次重復的表現於貝多芬的作品中是他的芭蕾舞曲「普洛米修士的創造」，普洛米修士，你知道，那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造像，他從天上盜取火種給予人類——對貝多芬說他是代表創造力量的象徵表示。再一次這首旋律又出現於他重要的一篇鋼琴變奏曲上

(作品三十五號)，這一次的意義我們較難於辨認，但在最後這首同樣的旋律却在「英雄交響曲」中毫無疑問的代表了「光榮」的象徵主題。

在這首交響曲中，在他心目中，他懷崇著一個曠世的英雄，那是他現代的普洛米修士，那個人便是拿破崙，因為就在他作曲第三交響曲時，拿破崙所表現的仍是法國革命的偉大保護者與全世界所景仰的自由信使，影響所及不僅是法蘭西一國而已，他表示著整個人類掙脫專制奔向自由的呼聲，他被視為偉大的解放者，是暴君與極權的剋星，他是貝多芬作曲時千古難逢的偶像，他毫不猶豫的在他第三交響曲標題下寫明了「拿破崙」的名字，但是突然間消息傳來，拿破崙宣稱就位法蘭西皇帝，貝多芬憤怒填膺，「他不過是俗人之一，」他喊道，「他騙取人們的情和擁護，不過僅為實現他的野心，他要成為萬人之上，但不過僅是另一個暴君的來臨。」

在交響曲首頁草稿的原來字跡上，「拿破崙」的名字被消滅刪去。

這首交響曲接受了另一個新的命名，「英雄交響曲，為紀念我心目中的一個偉人而作。」被尊崇的拿破崙，在他心目中死亡了，一度是自由的象徵，但是現在這個偶像粉碎了，交響曲所奉獻的是精神上的象徵：「英雄氣概的精神。」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 (合唱)

當貝多芬尚是十六歲的少年時，他便第一次嘗試着作曲席勒的「快樂頌」，在他一生中他始終沒有忘懷他這個理想，最後，在他死前四年，他終於完成了他這首最後和最偉大的交響曲。席勒這首詩為甚麼會使這個偉大的音樂家，一生念念不忘的自十六歲至五十五歲的三十年中間耿耿於懷呢？不是這首詩非常適合於歌唱，在貝多芬一生中他對於聲樂的音樂並沒有顯著的愛好，是被這首詩的文字麗文字所吸引嗎？在席勒的詩中，有的是比這首詩的文字更美好的，這一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這首詩之使貝多芬燃起了幻想，是它深藏着的思想，這偉大的思想正是法國革命所標榜的口號，那便是「自由，平等和友愛」，它由一個最偉大的德國詩人將它化變為一個藝術的形式。

席勒與貝多芬差不多屬於同時代的人，同時也同樣受着法國大革命的理想所感召，同樣的歌頌着自由與民主。「四海之內皆兄弟」是第九交響曲最後一樂章所頌揚的主題，這是他們兩人所覓求的人生理想。席勒死在這偉大革命的史詩進行中間，剛在拿破崙一手撕毀共和自稱帝位之後，但是貝多芬活著眼看到他自寶座上的倒下，歐洲的秩序的恢復，為自由的鬥爭又結束了偉鉅的一章。

第九交響曲的作曲歷時六年，所以作曲家能够長期透視為自由而戰爭的失敗與勝利，給予它一個終末的結論，在最後的合唱中以無上的光榮加之勝利的預言和樂觀的信心。

意義，它們是聖父聖子與聖靈的「三位一體」，但在這裡的「三」字在「共濟會」的理想上更有着表明理想階段的秘密含義，我們知道莫札特和這齣歌劇的編劇者舒康尼達都是「共濟會」的會員，劇中的主角據說都是影射着贊助或摧毀「共濟會」的人物，無論如何，「魔笛」在它動人的童話故事上，優美愉快的音樂上，却寓寄有「人生理想」的象徵意義。

華格納的童話歌劇「羅安格林」前奏曲，主要是敘述作曲者對聖杯的崇高幻像，「聖杯」是耶穌最後晚餐所用的酒杯，它的意義象徵着自我犧牲，施愛於人的崇高意旨。這首前奏曲根據華格納自己的解釋是「在那清朗蔚藍的天空之外，虛渺之氣似若凝結，一個奇異的難以捉摸的幻像……當它接近大地，它散出奇妙的清香，如黃金顏色的光潮，眩迷着觀者的心目……那幻像越來越接近，當那高潮來到，那聖杯顯示出它光榮的真實，射出強烈的光芒搖撼着每個人的靈魂，觀者不覺跪下双膝，深潔的讚美和禱頌。」

富蘭克(Cesar Franck) D 短調交響曲

李斯特：前奏曲 (Les Preludes)

在所有的交響曲中，富蘭克的這首 D 短調交響曲，是普遍為人所熟悉的一首，但是很難令人相信，它在巴黎的首次演奏却是一個失敗，這次演奏是在富蘭克逝世的幾個月前舉行的，失敗的原因，一半要歸於富蘭克自己，他從

是稱第一樂章為「命運」，述盡宇宙間各式的冷酷無情，在這個樂章的結尾，不祥的喃喃瑣語，若是發自墳墓中的哭泣聲音。第二樂章稱為「人的威權」，以人類的奮鬥，終於從黑暗中走向光明，第三樂章是「愛」，溫暖和深切的情感洋溢，第四樂章毫無疑問的是「快樂」——人類友愛的快樂，「擁抱吧、你萬千的生靈。」給予全世界以無上的吻，它的意義已超過革命的口號以上，無論是席勒的詩或是貝多芬的音樂，它宣示世人以博大無私的人類間平等的友愛和快樂。

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第九交響曲的初次演奏，貝多芬是全音樂廳中唯一聽不到熱烈喝采的一個人，當曲終之後，聽眾無限崇敬的站立鼓掌，但他仍埋首於樂譜間，自中年以後他兩耳已全聾，一個合唱團的團員向他示意轉頭，雖然他仍然聽不見，但他看到了崇敬的臉和手，無聲的掌聲不斷的讚揚着他永遠不能聽到的不朽作品。

莫札特：「魔笛」序

華格納：「羅安格林」前奏曲

這兩首歌劇的序曲，可以說全是宗教音樂，當然不是狹義的專指為教堂而寫作的宗教音樂，它們是合乎宗教意旨廣義的「愛」的音樂。

「魔笛」序曲有着較為單純的象徵意義，從它三聲莊嚴的和弦開始，它後來在劇中成為高僧薩拉斯楚在智慧之廟中之祭禮音樂。「三」字在中古時代的宗教上有着特殊

不為自己與他的音樂向人作自薦的吹噓，他不會也不願運用手腕來討好聽眾。他沒有一點貝多芬的高傲氣質，貝多芬將奧地利的貴族們視如草芥，他讓他們知道他們是在一個天才的面前，他的態度使聽眾們佩服。富蘭克也沒有華格納那種盛氣凌人自我表現的氣質，雖然他從華格納的音樂中學習了不少的事物。

富蘭克常以聖人自居，對那些建立在人們痛苦的基礎上而獲得成功的人們，他甚至毫無微詞，人們時常不能欣賞他的音樂，包括一般的聽眾和成名的音樂家，在他晚年的生涯中他接二連三的面臨着失敗的困惑。

D 短調交響曲在巴黎音樂院首次演奏時，所有聽眾沒有給予他半點佳譽，他的一個學生向一個學院的權威詢問意見時，祇能得到這樣的答覆。

「那是一首交響曲，」那個權威人物說，「但是你可以曾聽到誰在一首交響曲中專為英國管而作曲，你隨便舉出海頓，貝多芬的一首交響曲有如此的情形，好吧，不管你的喜惡如何，但可以這麼說，這並不是一首交響曲。」

在音樂廳的另一角隅，古諾向他一群崇拜者莊嚴的作一判語，他說，這是一場無力表現的冗長說教！但是無論如何，這首交響曲在日後的音樂廳，如同他的「浮士德」在歌劇院中一般享受着同樣的無上榮譽，僅此一點便可說明一切。

富蘭克的交響曲開首的主題，僅僅的三個音符，作出尋求解答的發問，這短短的樂句是百年來使作曲家們無限

響往的佳構，貝多芬在他最後的一個四重奏中曾相似的問出：「非如此不可嗎？」華格納在他的「尼布龍的指環」中以此作為他對「命運」的詢問主題，同樣的李斯特又在他的交響詩「前奏曲」中用它作為中心的主題。

富爾克並沒有將那簡短的樂句給予任何標題，但在開首，它緩慢而不祥的發問，一次又一次的重覆着，直至第一樂章的主要部份，突然間問題得到了回答，有力而積極的將同樣主題加以變化，那好像回答說，生產本身的振奮和掙扎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高揚着又高揚着直至怒吼的旋律再度決定性的認定回答的真確。

這首交響曲一反傳統，僅有三個樂章，第二樂章開始時是豎琴和絃樂器的溫柔輕微和彈奏，然後開始英國管的憂鬱歌聲，這便是使他同時代的名家們引為遺憾的樂段，一線曙光出現，輕鬆而放任的氣氛一瞬即逝，憂鬱的英國管再度重現直至全樂章在深沉的嘆息中結束。

第三也是最後一樂章並不像傳統般的輕快奔放，但無疑的却是快樂的節日氣氛，掙扎與悲苦已成過去，第二樂章的悲哀主題現在變形為快樂的歌調，問題終於得到了圓滿的解答，只有成功和勝利，沒有一點灰心和失望。

在李斯特的交響詩「前奏曲」中，富爾克的交響曲所發問的問題，在此之前貝多芬，華格納也曾提出過，却在這裡得到明晰的回答，不過由李斯特講起來，他比別的作曲家更帶着痛苦的心情來象徵這些發問的意義。「前奏曲」這名字是李斯特從法國詩人朗瑪丁（Lamartine）的一

首同名的詩而來的，他傾力想反映出朗瑪丁原詩的情感與思想。

「人生？」李斯特在樂譜的前端作了一段序言「不過是『未來』歌曲中的一串序曲，第一個莊嚴的樂音是發自『死亡』的呼喚，『愛情』成為生存的迷人曙光，但在命運中初度幸福的狂喜，但却阻擋不住風暴驟發；：發出了令人迷惘的幻象；：風暴的警報再度發出，再又臨到險境的邊緣……在苦悶之後，他又得到了自身和復元了的力量。」

僅從音樂的技巧來講，這首交響詩是那首有名主題的一連串變奏曲，溫柔而緩慢的樂引過後，以彈奏的絃樂器和木管樂曲的應答作為主角形象的描寫，然後來了銅管樂器和掃掠而過的絃樂聲發出了「命運」的間號。

樂聲變得溫柔，提琴與大提琴唱出主題的如歌變奏，表示出愛情是每個生命的迷人曙光。狂想風的旋律示出感情的高潮，銀笛使我們意味着原詩的音韻。

逆境來臨，風暴起於旦夕，「甜蜜的平靜與田園的生活」面臨到破碎的悲哀，但是音樂中的主角並沒有退却，他準備着再次的掙扎和奮鬥，他自己的主題與愛情的主題在交相搏鬥。

最後的結尾，是一首莊嚴的徐緩調，音樂中主角的主題完整的出現，來到的是光榮的日子，所有生命中的插曲不過是一連串的前奏，主題光輝而莊嚴，管絃樂提示出力量 and 對光明的接納，它的輝煌使世人銘刻難忘。

雷察德、史特勞斯：薩雷瑟司屈拉如是說 (Thus Spake Zarathustra) 死與淨化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樂曲中的象徵意義，有時也可有不同的各種解釋，同一樂曲，人們屢屢可發現它深藏着另外的簇新的意義，這或者便是音樂的比起文字所特有的深秘的力量，雷查德史特勞斯的詩「薩雷瑟司屈拉如是說」，他自己便有兩種迥然不同的解釋，而且誰也不能說其中那一種是正確的。史特勞斯寫這首曲子時正是尼采的哲學思想盛行於德國的時候，史氏曾寫明他這首曲子的思想是行於「薩雷瑟司屈拉如是說」而作曲的。樂曲的每一樂段差不多也根據原書的各章節，他同時又說：「我並非立意寫作哲學思想的音樂，或是反映尼采巨著中的思想，我不過想憑藉音樂傳述人類自原始的各種不同的思想發展，從宗教以至科學，直至尼采的『超人』理想。」

尼采生時，他的思想並未受人重視，但在他死後，德國人却對其大為崇拜，他是一個嚮往古代地中海文化的哲學家，認為這種文化是高於希臘與法國之上，薩雷瑟司屈拉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波斯祆教創始人，他是一個後代所崇拜的聖賢，但是尼采所描述的薩雷瑟司屈拉不過是他自己，以他的智慧所表現的警句，格言，以及似是而非的論題分散給愚昧的大眾。

當史氏尚在作曲時，這首詩的標題意義便已印行，大概如下：「第一樂章，日昇，人們感切上帝的威權，但却

在榜徨中。第二樂章，描述人們深陷入情感中，得不到安息。第三樂章人們轉向科學，希望以此解決人生問題，舞曲樂聲鳴響時，人們的靈魂昇向空中，大陸却在黑暗中陸沉。」

在今日，這首樂曲雖為人們所愛好，但是上面所敘述的象徵意義却已不為人們所接受。全曲一氣呵成，在樂譜上每節有着尼采原著之題目如：「熱切之懷慕，快樂與情感，墳墓之歌，科學，復元，舞歌，夜武士之歌」等。

「死與淨化」的開始便顯示出史特勞斯受着華格納樂風的影響，這首音樂像是華格納歌劇「崔斯坦與依索地」的尾聲，在這裡崔斯坦面臨死亡，我們聽到管絃樂在暗地飲泣的鳴咽，微弱的呼吸，失去了知覺的細弱心跳隱約可聞。

「死與淨化」便以這樣寫實的描寫開始，一聲深深的嘆息，依着亞歷山大，黎特（Alexander Ritter）的詩意，種是一幅淒涼的風景，燭光漸弱，四壁蕭然的空洞屋子中，牀上躺着已失去知覺的病人，搖曳的燭光照着一個將要終結的生命，幻想的陰影籠罩着整個屋子，在昏暗中病人夢憶着他失去了黃金的童年，在戰場中的青年。希望，幻夢和理想支持着他面對着死神，但是死神却不放鬆的緊纏着他，他的肉體難以支持，但是他的夢想却將他的靈魂帶向勝利的無止境的高處。

那聲深處的嘆息重複着，一聲聲間歇着鳴響，他時而成為童年的夢，但在最後却成為靈魂淨化的頌歌，到了最後它又成為勝利的叮囑鐘聲，昇騰着，從黑暗的夜中它向上清晰的昇騰着，不是那病人自己，而是他念念不忘懷懷的夢想。

記敵艦艇孤

著 Sandy Sanderson

譯 本 思



一條四十呎長的木壳船就近代的海軍來說實在渺不足道，但是義大利的海軍上尉露奇李壽（Luigi Rizzo）當時却就祇希望有這麼一條船而已。這種船上裝配有一挺重機槍，還有二支魚雷，它能夠以四十哩之時速飛也似地創過亞德里亞海上碧綠色的波濤。一九一七年這位身材矮小目光炯炯的西西里出生的軍官首次在海間，然後復在晚間以其驚人之勇氣駕了這艘小艇兩次突破嚴密的防衛而衝入敵人的港口時，他向世人證明了這種快艇雖然非常渺小，但是祇要有勇氣，再加上天才與慎密的準備同樣也具有極大的摧毀力量，當時他在敵人的港口中所創下之戰蹟便成為傳奇性之故事的資料。

戰史家稱李壽為近代史中最膽大之海軍英雄。雖然他的經歷祇不過是一個前任的羅馬尼亞渡船船長，可是僅他一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創之戰果便已遠超過除了他以外的義大利整個海軍之總和。僅以一艘魚雷艇他竟使當時整個世界上海軍之實力發生了決定性的改觀，他的戰蹟後來便也成為船員們所津津樂道之故事的資料，尤其使他覺得光榮的是敵人居然還懸賞了五萬金元的賞格來取得他的頭顱——死而不朽。

然而李壽之事蹟從未有充分之報導與記載，所以在目前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他的名字在一股人中間幾乎已沒有人知道，甚至在義大利亦是如此。

也許那是因為露奇李壽看來不似一個真實的英雄的緣故。最初他是受俄饑所迫才到海船上工作的，童年時代

他逃出了西西里之密賴座的貧窮的家庭後，即非法混上了一條沿海航行的希臘輪船的廚房中，當時他是一個蓬頭垢面幾乎無人願意留用的孩子，以後他就在航海的貨船上生長，起初當一名僕役，後來則成為一個能幹的水手。在他二十來歲的時候他就企望能到一個船長的職位，但是即使是希臘商船上的一個三副的職位對他似乎也都不無緣。除了自己從書本上所得的一些智識以外，他沒有受過其他正式的教育，他為人害羞，但工作認真，他的身材矮小，身高不過五呎半，所以更無法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

雖然如此，後來他終於獲得了一個船長的職位，不過那僅是多個河上的一條渡船的船長而已，但是那已是他所能期望的最好職位了，所以他也就心滿意足地接受了下來。他已經打算把他的生命消磨在穿梭往返於兩岸之間的渡輪上，甚至第一次大戰爆發對於他這種平靜的生活也都沒有什麼影響，但是沒有多久李壽的心裡却環繞着要去打仗，所以當一九一五年義大利加入協約國與奧匈帝國宣戰後，他就溜出了羅馬尼亞，志願投效其本國海軍。

因為他曾有多年的航海經驗，又加上他曾擔任過「船長」，所以他就得到了一個海軍預備役的低級軍官的職位。在那時候義大利的海軍軍官依舊由那些文雅的紳士所充任，所以李壽那種低微的西西里農民之出身對他至為不利，無論在社交上與職務上他都受到漠視，在激怒之下，因此他遂急急於得到一個機會來表演他的才幹。

打仗就少數幾個人而言是一個青雲直上的大好機會，

對於露奇李壽亦是如此。他的最早的一個機會是出現在一九一七年的五月二十四日，那是在他獲得一條飽經創傷的老舊的三等帆船後的幾個月。當時有一架新式的敵入水上飛機迫降，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不顧奧地利岸上砲火之轟擊，大膽地駛進了里雅斯德灣去捕捉二名敵人的飛行員。義大利的報紙曾在其首頁篇幅上對李壽的英勇大事頌揚，他並且還獲得了一枚勳章，但是因為他的船曾受到嚴重之損傷，而且那架飛機亦為敵入砲火所擊沉而未曾回棧，所以海軍當局立刻將這個疏忽的個子矮小的軍官降職，改任反潛艇的魚雷艇巡邏隊的職務，對於這個來自西西里之密賴座之英雄這無異是他的又一次打擊。

在憤怒的火燄之下，李壽將他這艘渺小的新船駛出港口開進亞德里亞海中去試驗它的性能。他開足了馬力疾駛，他覺得這條新船的性能不但良好，而且好得令人興奮。於是這位小個子的海軍上尉就開始動他的腦筋。

數星期以後一個晴朗無雲的早晨李壽和他唯一的水手兩人駕了這條渺小的，卸去了裝具的魚雷艇從海面上向的里雅斯德港口敵人的水柵疾進。當時在這個港口中正停泊着六艘奧地利的主力艦以及不少的巡洋艦與護航驅逐艦——當時世界上的一個主要海軍的精華。在海港入口處兩側的驚慌失措的敵入砲手開始密切地追蹤着這條傲慢的船頭高舉在水面上的小艇，他們原以為這條小艇必將在水柵前轉彎而暴露於他們的砲火之下，可是它却並未掉頭而向水柵直進。

這次李壽又再度得到一顯身手的機會，不過這一次事先他會有過小心的準備，他的二支魚雷高舉在水面上，裝在幾乎與船身相並的地方，而且船身的重要部份還曾特別加釘了鐵板並予以加固。當奧地利的機關鎗如雨點般打在他的周圍時，他回過頭去瞧了一下正掌管舵輪的水手。

「前進！」他叫道，並且把他的手臂猛力指向水柵。他們以最大的速度駛向障礙，碰撞了一下以後立即瘋狂地躍過這道敵人的障礙而安全地進入港口。

此時敵人的無數鎗砲立即在基地一齊向這條孤軍的，正在疾進中的義大利小艇開火。

李壽竭盡一切力量設法去找到一艘主力艦來作為他的目標，但是當時有一艘正準備離港的驅逐艦突然轉向朝著他們撞過來，幾乎把他們撞沉，同時驅逐艦上還使用一切武器——包括深水炸彈及手槍——向他們攻擊，他的水手就在輪機座上受到重傷而倒了下去，於是李壽不得不自己來掌起舵輪，在這樣遼闊的海港中他實在無法找到一艘主力艦的影蹤，眼看著機會已將消逝，此刻鎗彈砲彈已如雨點一般在他的四周落將下來，毅然地作了一次決定，他奮力扳轉輪子將船頭再度朝向水柵，撞擊了一下以後他又越過了障礙帶著滿船之彈孔疾駛而去。

這種前所未聞的在畫間衝進敵人之珍珠港之大膽行動立即又成為世界上的頭條新聞，李壽本人又再度受到義大利人民的崇拜。但是海軍當局則將這個矮小的西西里人的果敢行動斥之為又一件虛張聲勢的行爲。最後除了警告與

地利當局她的港口防禦尚需加強以外，他並沒有獲得其他的結果。

然而對於海軍將領來說，它所引起的最討厭的後果則是有不少很紅的年青軍官，他們早已被義大利海軍的始終無所作為而激怒，此刻紛紛紛紛向李壽提供自殺性的計劃去攻擊所有的敵人港口。這位年青的艇長固然非常高興，但是他不得不禮貌地將他們向海軍最高當局推薦，他希望他們指證確實之攻擊要求能獲義大利的海軍起而有所作為。果然海軍當局立即產生了行動，可是這個舉動却是把那個他們認為瘋狂的人在陸地上攔起淺來。

在岸上的工作中，李壽有足夠思考的時間。他的第一個決定是他不能再沉溺於過去那種被海軍當局斥為匹夫之勇的舉動中。去掉了這個慾望以後，他開始探尋海上攻擊敵人的最大可能性以及如何充分發揮小型艦艇的攻擊力量之方法。最後他為自己選定了一項工作，即是他將使世人相信義大利海軍的確是一支海軍，而且必要時準備親自來幹。到那時為止，義大利海軍尚無擊沉敵艦之記錄，但是他決心將來一定要使記錄出現。

現在他有了遠大的目標，所以他必須再回到海上去。他在向當局保證不再攻擊敵人的港口而僅作反潛艇之巡邏後，終於得到了這個機會。他的確沒有自食其言的企圖，但是因為並沒有人反對他作計劃性的工作，所以他就決定在黑暗及暴風雨的黑夜中到距離基地七十五哩外亞德里亞海彼岸的海上去消磨幾個晚上。現在他所指揮的船是一千

六百匹馬力，四十呎長的MAS九號，比起他的第一條魚雷艇來那是要大得多，而且也高明得多，過去他祇有一個水手，現在有了六個。在離開海岸一或二哩的海上他拋下了錨，然後他和若干水手一起游泳到里雅斯德港內親身去探勘港口之防禦。李壽發現由於他上一次畫間所作之突襲之結果，敵人已在該處設有三道水柵的防禦系統，而且水柵上還繫上了小型的水雷，他很仔細地用圖把它們畫了下來。

他在基地港口中有閒暇的時候經常往訪義大利海軍羽毛末豐的航空隊，在那裡他一再瀏覽敵人港口及港口中艦隻的空中照相，有一次他甚至設法以觀察員的身份搭上了一架偵察機，從這架行動遲緩的雙翼機の後座上他一再拍打駕駛員的肩膀，示意要他以更低之高度飛越停泊中的奧大利的無畏艦。

雖然在很短時期內李壽已經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各種情報資料，但是除了等候機會以外他並無其他的事情可做。不過他仍舊非常樂觀，他認為有一天那些墨守成規的海軍將領必然會非得聽取他人意見不可的，出乎意外的是後來這種時間却比他所想像的來得還要快。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當義大利陸軍在離開的里雅斯德港不遠之坎潘羅雷地方遭受重大之挫折後，敗退之義大利人便紛紛沿濱海之道路向威尼斯逃奔，這時奧地利海軍便抓住了機會，主力艦微恩號與布達佩斯號大膽地駛出了的港向正在道路上撤退之軍隊襲擊。

義大利的海軍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行動則臨時驚惶失措。

亞德里亞海之最大寬度不超過一百哩，而且當它在義大利半島之靴子的後跟與地中海相會之處其寬僅二十五哩，所以這個區域經常被認為不適於主力艦活動之地區，但是此刻突然之間却出現了兩條敵人最大的戰艦，在毫無威脅之下逐日砲轟義大利的地面部隊，固然他們有驅逐艦及無數魚雷艇掩護，但是顯然並無足以使他們受到威脅的力量存在。

義大利海軍的戰略是將其主力部署在離開數百哩以外那只半島之靴子之後跟上的塔倫多，以防阻奧地利艦隊進入地中海。此時北方雖然受到敵艦之攻擊，但是義大利艦隊之戰略則依然無所變更，反之，海軍當局竟將大口徑之砲裝於駁船及英國的吃水淺的低舷戰艦上去以抵禦微恩號與布達佩斯號，結果當然無異於以卵擊石，皆輕蔑地被敵人之主力艦所消滅。

受盡了輿論與陸軍二方面之嘲罵以及海軍本身年青軍官的憤慨的刺激以後，負責亞德里亞海區的義大利海軍將領終於勉強地批准了由那個以一再的輕率大膽行動而聞名的預備役軍官所提出之不可思議之計劃。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五時十分露奇李壽把他的MAS號駛離威尼斯的淺水停泊處，另一艘由他的朋友費拉里尼（Andrea Ferrarini）所指揮的姊妹船在他的右

側同時啓航。這二艘魚雷艇皆各有二支十八吋的魚雷，六枚深水炸彈以及一挺重機槍。

在午夜時分，這二條魚雷艇已偷偷地駛進了里雅斯德港，他們開開了引擎，在黑暗的里雅斯德海上讓潮流將他們飄進港口去。不到半小時以後他們已非常接近海港。入口處的防波堤，他們甚至可以聽到在防波堤上巡邏的奧地利哨兵的尖聲，李壽覺得奇怪的是他們居然並沒有發現這二條熄了火的船，但是那很可能是由於天邊沒有月色，而且衛兵自己則頗有自信。

「游泳的水手下海！」他低聲地耳語着。

水手們以經過多次預演所得到的熟練的經驗一個個毫無聲響地跳下海中，他們輕輕地把船推往繫住封鎖線上三道水柵中的第一道的一個巨大浮筒。

數分鐘以後兩條船上每一個人包括李壽本人在內都已靜靜地開始工作，他們用鋸以及粗的剪線鉗來排除障礙。其中最外面的一道障礙是浮在水面上經過加強之木頭水柵。第二道是一條架設在第一道水柵後面一百五十碼處高出水面約一呎之鋼索，其目的乃在捕捉能夠鑽過第一道障礙之快艇。最後的一道障礙是一條剛浸在水面下的鋼索，它能使衝過前面二道障礙的船隻的底部裂開，這道障礙還是在一個月以前作最後一次水下偵察時無意中發現的，李壽認為這也許是最危險的一道障礙，因為他們將不可能有時間把它切斷。

雖然這樣，可是對水手們來說，他們覺得卸除這三道

二時過後數分鐘，第一二兩道障礙已經切斷，水雷的信管也已卸下，不發一聲聲音，他們將二條船推進了港口，推向尚未割斷的那條水下鋼索。可是當李壽的船碰到這條鋼索的時候却發出了一聲不祥的摩擦聲，船也突然被停住。李壽緊張得凝住了氣，隱隱約約地他可以聽到防波堤上的狗又吠了上來，但是還好並未引起其他事故。

「站在鋼索上！」他低聲地告訴他的水手，「每邊三個人。」

當他的半數人員遵照着他的命令聚集在他四周這麼去做的時候，鋼索就被壓了下去。他們互相抱持着以求平衡，他們扶住船邊用手把船推過了這道障礙，當費拉里尼的船重複這個行動的時候，他的船員們已經攀上了船。

此刻他們已經偷越了的港的防禦而進入內港，現在他們已可暢所欲言了。

潮流一直把他們往裡面推，慢慢地他們漂近了內港的中央。雖然海面一片漆黑，但是李壽在天際極微弱的光芒之下已足能看到了鋪的戰艦的陰影，不久他就確認出停泊着的微恩號，它的船尾上正閃現着微弱的燈光，在它後面則是布達佩斯號。

他高興得在喉嚨底裡叫喊着，在這個可被稱為敵人之心臟地區中他現在已可暢所欲言——四支魚雷對準着一艘主力艦，如果運氣好的話在數分鐘以內他們的砲火就再也

不能殺害義大利人了。

障礙上所繫的水雷則是最痛苦的一件工作。他們每條船上皆有二個會特別受過這種訓練的船員，但是此刻情形不同，他們是在黑夜中的海水下面工作，而且十二月裡的寒冷簡直沁入骨髓，所以照理應該可以很嫺熟且很穩定地工作的手指，此刻常常接觸到信管的時候都在顫抖着而顯得氣喘不靈。

每個人當他不能再忍受寒冷時候，他可以悄悄地回到船上去取暖，在上船時除了輕微的水滴聲以外他們不會發出其他聲音。每個船艙中都裝了一排煤油烘爐，暖熱了幾分鐘以後，他再下水去工作，船上沒有人注意某一個人在船上停留的時間，可是並沒有長緒的人，兩條船上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們現在所瀕臨之命運。

突然間一只狗吠了上來，於是每一個人立即靜止不動，過了一會狗吠即停止，可是當輕輕的鋸割的聲音再度出現時，它卻又瘋狂地吠了起來，經過數次的試驗後，顯然是祇要他們一動狗立刻就吠叫起來。

李壽考慮要放棄這個任務，他覺得爲了這頭狗其他十三個人的生命恐將因此而犧牲。突然他聽到一個奧國的哨兵從小屋中走了出來，大聲地咒罵這條狗，後來當他回進室內而將門戶砰然關上的時候，還顯然表示他祇是受到騷擾而並未因此提高警覺。

李壽不出聲地笑了笑，然後以肘輕推在他旁邊的水手，吩咐他恢復工作，他的命令立刻就傳達到了全體的人員中。

在製造他們自己的魚雷艇時幾乎完全是仿造義大利式的，其外型很少有不同之處，所以艦上的守衛很可能會把他們誤認為自己的船隻。

「開動引擎！」他以粗獷的聲音對費拉里尼耳語。

當引擎逐一開動時會一度發出隆隆的吼聲，但是一開始發動後他們立即將油門關小而祇發出輕微的運轉聲。用了一隻遮蔽了的微弱的燈光，李壽指示他的另一條船跟着他前進，他在前面則以通常巡航速度前進。

究竟有沒有人聽到馬達的聲音？他心中懷疑着，如果有人聽到馬達聲他究竟會不會對他們加以注意？

在以前所作的空中偵察中李壽發現每艘主力艦皆有一道防魚雷網的防護，雖然如此他卻也發現了皆有一個弱點的存在，他徐徐地在沉睡中的微恩號周圍航行直到他找到那個弱點才停止。

熄了引擎，他用信號叫費拉里尼開往布達佩斯號那邊去。因為他自己的引擎已經熄了火，所以費拉里尼的引擎所發出的聲音他聽起來簡直像防賊的鈴聲那樣刺耳，但是微恩號上却並沒有發出詢問的喊聲。

現在李壽的魚雷艇在距離這條巨大的主力艦一百碼處已對準着它的中心，他們目前是在這艘無畏艦與海岸的中間，這是敵人的弱點，因為敵艦顯然在靠岸的一面並未撤下防魚雷的網。奧地利人得意地認為這一邊海水的深度尚不足以隱藏一艘敵人的潛水艇，如果真的再有瘋狂的小型艦艇的攻擊的話，岸上砲火便足可消滅他們。

但是李壽却懷疑主力艦是否真的如他想像中那樣毫無防備呢？低估敵人的實力是最危險的事，所以他把他的最佳游泳水手召來。

「下去，」他向他耳語着，「你過去看看究竟有沒有網或者其他防魚雷的裝備，不要游得太近，而且切不能讓船上的警衛發現你。」當水手脫下他溫暖的衣服時，他停了一會，然後接應着，並且一面還抓住了那人的手臂，「如果我們萬一被他們發現，我將不得不發射魚雷，你當然知道這件事的後果。」

那個水手拍了拍李壽的手臂，點點頭，然後跳下水去，他的胸泳幾乎並沒有使水面揚起漣漪。數分鐘過去了。微恩艦橋上的一只強有力的探照燈突然亮了起來。

李壽屏住了呼吸，有一個水手甚至驚惶地喘息着。探照燈毫無固定目的地照射着，這時候魚雷艇上的人員則正靜候着那無可避免的被探照燈所發現的時間的到來，可是那只探照燈却並沒有照到他們，反之，它以相反的方向朝着港灣的對方照射。燈光照過了海港入口處，那邊的水柵雖然在不久以前已被切斷，可是因為距離過遠，而且那個觀察者並未引起懷疑，所以他並沒有看到不正常的地方。燈光接着又繼續往外面延伸。

此刻李壽的心中思慮交集，他深為遲疑未能決定而痛苦着。他是否應該在他自己成為的里雅斯德港驚醒了的炮手的目標以前即向他魚雷的射程以內之無畏艦攻擊？還是

冒了失敗的危險而等候着？如果萬一微恩艦的四周都撤下了不可見的防魚雷網那又將如何？還有那個游泳過去的水手的命運，他究竟會不會妨碍費拉里尼對布達佩斯號之攻擊？

探照燈觀看了一會海灣的對面，他們漠不經心地忽視了海港進口處不正常的地方。在探照燈後面的那個人員顯然還沒有想到去檢查一下戰艦與沉睡中的港埠中間的地區，但是他可能會想到的——如果認為他不會想到的話，那未免是徒然的想法。李壽與其他的人都在輪機座上蹲伏了下來，好像這樣一來他們可以比較不容易被敵人發現。

此時在船旁出現了極微弱的激水聲，不旋踵那個正在喘氣的游泳水手已爬上了船尾，在他們中間躺了下來。李壽迅速地彎下身去，把他的嘴唇貼近那人的耳朵，「有沒有網？」他問道。

「沒有，」游泳回來的水手喘息着說，一面試圖恢復呼吸，「我幾乎碰到船身，那邊什麼也沒有。」

李壽如釋重負地噓了一聲，現在即使探照燈照到他們，他已經能够發射一枚魚雷了。他看了看錶，正好是二點三十分。他轉過身來朝向他的輪機人員發佈命令，就在這一刻那間，探照燈已經熄滅。

李壽幾乎不能相信這是事實。在輪機艙中原先是一片僵硬的沉寂，此時緊張的氣氛頓告消滅，猶如一個肥皂泡破裂了那樣。每個人即使不能聽到也可以感覺到無聲的歡呼。艇長遲疑了一會以研究他的魚雷應該攻擊的部位。

二時三十五分在沉沉的夜幕中突然發出了一聲爆炸聲，一道白光閃過了港灣，費拉里尼終於首先開始攻擊。

「發動引擎！」李壽叫道，他的聲音可以清楚地經過水面而傳到微恩艦上。引擎發動了，並且立即開足馬力，如果他能够進入到七十五碼以內，那一切就沒有問題了。魚雷艇急速前進時激起了一陣浪花，李壽舉起了他的手，他的臉上掛着淺淺的微笑，他所等待的時間已經到來。

他猛然放下了他的手臂，魚雷像箭一樣地激起了水花，呼嘯着向龐大的微恩號的船舷射去。這時候魚雷艇突然轉向，然後在幾乎是自殺性的但是顯然可以瞭解的好奇心之下立刻又將船速減低到幾近停止的狀態。水手們帶着驚奇的心情看着二條白的浪花穿過黑暗的水面，直到消失在其目標之附近為止。

此時李壽心緒紛煩，他既被喜悅所激動同時却又懷着極大的憂疑，難道奧地利海軍真的會將他們所最寶貴的主力艦不加好好的防護？尤其是在他自己第一次突襲所作之警告以後。也許恰在船壳外面會有一層剛才那個水手所未曾注意到的網，如果真的這樣，那末他們的一切努力便將完全落空，即使他們能够生還，以後也將求遠不會再有這種機會。

可是他的憂慮之痛苦立即為二道強烈的閃光之出現而消滅。當兩支魚雷幾乎在同一時候爆炸時，其所發出的震

耳的爆炸聲使他的耳朵暫時失去了聽覺。同時當那條巨艦到到轟擊而傾側時他看到有二支極巨的水柱很壯觀地衝入天空。那時候魚雷艇上的人員高興得互相擁抱祝賀，並高喊「皇帝萬歲！」

李壽成功了，他的二支魚雷把這艘奧地利主力艦的左舷中央靠後部份爆裂了二個大洞，海水衝了進去，微恩號立即開始傾側，警鐘瘋狂地敲了起來，整個船上的燈光也隨之出現。

魚雷艇慢慢地繞了個圈子，似乎已被其自己之成就所催眠。主力艦之傾側加劇，由船艙下面衝上來的人開始躍下海中。岸上的防衛部隊警覺後探照燈即瘋狂地在海灣上空照射着。在布達佩斯附近敵人砲火開始射擊，高射砲火也毫無目的地向空中射擊着。

一股濃厚的水蒸氣從微恩艦的鍋爐房噴了出來，當時雖然它的一只探照燈正好照着李壽的魚雷艇，但是他們却並未發覺。一直到那時候李壽才開足了馬力回航，這條小船搖擺着向前駛去，近岸上所發射的輕兵器的子彈就恰好紛紛落在他們的後面，頃刻之間他已駛出了輕兵器的射程以外而向遠處的浮筒及水柵之缺口疾駛。

港口防波堤上的衛兵為這幕驚人的場面所吸引而瞪目結舌地觀看，他們幾乎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李壽的魚雷艇上的水手跳下海去將第三道障礙鐵索壓沉而將船推過障礙的操作，此時費拉里尼的船早已在前面消失於夜幕之中。在魚雷艇後面照得光明如同白晝的景色中，他們可以很

清楚地看到微恩艦之結局，此時它傾側得非常劇烈，船上燈光已熄滅，在一聲巨大的吸水聲中它像一條病牛那樣顛覆在海面上，然後急速地沉到海底去。當李壽的全部船員皆爬上魚雷艇後，他們便開始大聲歡呼，一直到那時候衛兵才開了一槍，槍彈並未造成任何損傷而掉在魚雷艇船尾的浪花中。

李壽於早晨七時凱旋回返威尼斯，那時候他發現他已成為一個英雄，因為在破曉以後所作之空中偵察已經發現了他的戰績。由以後所得到的報告我們知道微恩艦在七分鐘內即告沉沒，並有四十六名人員死亡，十七人受傷，布達佩斯號也受到嚴重之創傷。因為發射角度上的困難，費拉尼尼僅命中了一支魚雷，但是這支魚雷也已經達成了他的使命，奧匈聯合艦隊之豪華海軍上將後來祇得將布達佩斯號拖到七十五哩以南之波拉港口，在那裡裝上了混凝土以後即沉於淺水中以作為永久性之港口防禦工事之一部份。

這次有史以來最一面倒的海軍勝利之設計人李壽以功晉升海軍少校，並授予金質勳章，義大利之最高勳獎，他還會受過前所未有的盛大之公宴之款待，甚至海軍高級將領也愉快地屈尊向他道賀，並對過去致歉。

在另一方面奧地利當局則認為他如此大膽地再度偷襲的里雅斯德港所激怒，他們懸賞了五萬元取得他的頭顱，活的或者死的均可。這無疑是錦上添花又給他一種詭譎

這些究竟是不是比驅逐艦更大的艦隻？因為在海平線上懸浮着太多黑煙。他把友艇部署在他的左側，然後略向外側作弧形之航行，而由側翼向敵人接近。那邊有一個小島橫亙在海中，這兩艘義大利魚雷艇就沿着它航行，以更淺之角度向前進中之敵人艦隊進攻。雖然夜色尚未完全消滅，但是他們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所面對之敵人。李壽後來在追憶這次遭遇戰的經過時，寫道：

「當我看到由十至十二艘像我們那樣的魚雷艇護航的二艘奧地利主力艦時，幾乎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知道前面的一艘主力艦是伊斯得范號，並沒有多經思索我立刻開足馬力在最前面的二艘魚雷艇中間穿進去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船員，但是他們却似乎並沒有人對我們注意，也許他們誤以為我們是向伊斯得范號遞送文件的奧地利魚雷艇。」

「突然間我體會到這次我們很可能不致會受到敵人的攻擊，我開足了馬力，想不到在一分鐘以內我們居然已進入到他們的防衛線以內一百碼之處，這時候我知道我們已經捕提到我們的目標了。」

「在三百碼之處我發射了魚雷，這二支魚雷都擊中了伊斯得范號，一支剛好擊中它的煙囪中間的船身中央處爆炸，另一支則擊中後煙囪與船尾之間的地方。我真不知道為什麼這條船不設法運動以避開魚雷的襲擊。當魚雷爆發時，煙與水所構成之巨柱立刻衝上天空。」

李壽對於他自己的戰績幾乎連一秒鐘的觀賞時間都沒

性的恭維。

在他成為羅馬的社交界中最受歡迎之貴賓以及魚雷艇隊的司令以後，這個出生貧窮的西西里孩子對於歷史的影響很可能就此為止；但是在幾乎剛好六個月以後的一九一八年六月十日那個有霧的早晨，命運之神却突然又使他與奧地利的主力艦不期而遇。

當時李壽的座艦MAS十五號和另一艘MAS二十一號一起駛出了威尼斯港在目前的南斯拉夫海岸之海面上作經常之巡邏航行。他們並不期望會有任何接觸，因為從的里雅斯德港之打擊後，奧地利人似乎仍在緊張地忙碌着防衛他們的港口。

天剛破曉時李壽看到遠在他的右後方出現了一團煙雲，他懷疑他們已被格魯普島上敵人的哨兵所發現，因此他推測那些濃煙很可能是由被派來擊沉他的敵人驅逐艦所發出來的。

通常在可能的情况之下魚雷艇並不與驅逐艦混合在一起執行任務，但是此刻李壽及其伙伴已經作了整晚的巡邏，他們沒有足夠之燃料可以沿着亞德里亞海向下作一次延長之航行以逃避敵人。因為已經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所以這兩艘義大利魚雷艇乃決定面對敵人之攻擊，他們希望能夠乘著殘餘的夜色越過敵人，然後穿越亞德里亞海之頂部而回返義大利。

李壽以中速向敵人接近以免激起船尾之浪花而致過早被敵人所察覺。突然間在一陣懸宕的痛苦中他開始懷疑到

有，敵人的炮彈已開始在他的四周爆炸。「左舷方面敵人的魚雷艇企圖將我攔住，但是可晚了一步，他們追上來時我們已經前進了一百五十碼。它向我開火，不過瞎打得太高，所有砲彈全都落在我的前面。」

不顧敵人的追擊，李壽還是偷偷地對那條受攻擊的主力艦看了一眼，那時好像艦上的彈藥正在爆炸，它略有傾側，但是顯然已經不能行動。第二艘主力艦丹格多夫號已駛到他的旁邊，其餘的魚雷艇則環拱四周。

友艦MAS二十一號現在已杳無影蹤，它曾向丹格多夫號發射了二支魚雷，不幸皆未擊中。

正在憤怒地追逐李壽的奧地利魚雷艇其速度較快，不多久它已經非常接近李壽的魚雷艇，此時李壽已感絕望，因為他甚至連一挺機關槍都沒有，他企圖加快速度，但是油門早已開足。當這二條小艇在波濤洶湧的亞德里亞海上狂駛着的時候，追擊之敵人已一碼一碼地向李壽接近。

李壽的處境似乎已經絕望，他想他所可做的事就是突然轉向，朝着敵人撞過去，但是他很清楚，這樣做充其量祇不過是一個無益的舉動，即使他能成功，他們也將一起沉入海底，然而那樣比起被奧地利砲火擊沉總要好得多。

那時候那個矮小的義大利人突然得到了靈感，他現在不是帶有武器嗎？他和一個船員一起拉了一塊帆布蓋在船尾上以遮蔽他的工作。他發現追擊之敵人正沿着他船尾的浪花前進。現在他在一個深水炸彈上裝上了雷管，避過了

奧地利人的視線，他輕輕地將這枚深水炸彈放下水中，並未因此而激起浪花。

他高興地注視着，但是毫無動靜，那個深水炸彈並沒有爆炸。一顆奧地利的砲彈在他前面激起了一陣水花，他再度瘋狂地鑽到帆布下面去施放一枚適用於較淺之水中的深水炸彈。

這一次他在帆布下面等候着，並且還準備了另一枚深水炸彈，但是一道閃光，一聲雷鳴似的爆炸聲以及他的船員們勝利的歡呼告訴他他的任務已告達成，這顆深水炸彈剛好敵人的船頭下面爆炸。

奧地利魚雷艇的殘骸像雨點一般落在海面上，李壽把船慢下來，再駛回到那條魚雷艇的殘骸旁，可是並沒有見到活着的來，他施放了另一枚深水炸彈以向勇敢的敵人致敬，然後慢慢地轉向駛回本國。

二小時以後李壽已經航行了不少的路程，此時奧地利攝影人員則正在丹格多夫號上拍攝新聞片以記錄這艘二萬一千四百噸的伊斯得范號下沉前最後片刻的實況，那時它已向右舷傾側，雖然巨大的十二吋砲塔已移到左舷使艦身平衡，但是甲板仍傾側得非常劇烈，它的艦長竭力施救到最後的一刻，可是在頃刻之間這條無畏艦突然傾覆，由其一端沉入海中。它的一千名人員中有四個軍官及八十五個士兵隨它一起葬身海底。

這件事究竟怎樣發生的呢？這二艘敵人的主力艦在海

上幹些什麼？在一九一八年最危急的幾個月，那個驕傲及有才幹且後來曾擔任匈牙利元首多年的豪賽將軍曾計劃作一次可能使整個戰局改觀的有力的攻擊。

在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次海軍欺詐行動中，停泊在波拉港中的全部奧地利艦隊皆由偽裝成軍艦形狀的商船所代替，義大利的空中偵察竟完全被他們瞞過。因此四艘奧地利主力艦，三艘戰艦巡洋艦，四艘輕巡洋艦，八艘驅逐艦及十二艘潛水艇得能逃過協約國之耳目而在亞德里亞海上活動，他們準備集合後一起衝出而進入地中海。

在那個下霧的早晨可以說完全是「黑巧」合使李壽看到了伊斯得范後，他的天才則幫助他把它擊沉。

受此打擊後，豪賽認為一切已經無望，於是遂將他的艦隊撤回波拉港而始終未敢再離開港口。

但是此外尚有更深遠更重要的後果發生。使人無法瞭解的是伊斯得范沉沒前所攝之電影居然在奧匈帝國各處上映。有許多不同之民族對此之反應頗為強烈，暴動最初開始在維也納發生，後來更逐漸傳播到港口城市及內陸，最後，海軍艦隊在捷克，波蘭及斯拉夫各民族份子之折磨以及由公開傳佈之沉艦事件所引起之失敗主義之影響之下，也發生叛變而分裂，整個帝國由此亦開始崩潰。

歷史上的這一部份就是由那個矮小的西西里農民，過去的渡船船長，單槍匹馬擊沉二艘主力艦所造成的，他值得為後人紀念。

譯自 True May 1958



蠻 荒 擒 獸 人

小 蕙 譯

(一)

我於1920年生於瑞士巴色爾城，父親是走遍天涯的游方郎中，母親生於新加坡，外祖父為英殖民地政府小公務員；他們在海外終其一生，所以在我家中，遠游根本無所謂，很平常之事。我在童年，便蓄養：小鼠，青蛙，蜥蜴以至狐狸等動物，廢寢忘食，更談不上功課了；以致兩次被學校開除。我父親，本來一心一意要我繼承他的衣鉢——行醫為生，最後，也只得放棄，任我本性的發展——好在我們家鄉——原是馴獸人的發祥地，成名者也很多。也算是一項特殊的技藝。在最初一個時期，我浪游於馬賽，熱內亞，安第斯等港口的碼頭上，和水手們打交道，收買他們自海外帶來的各色動物，轉賣給動物園，這不過是我事業的開端，談不到名利二字。

時至今日，馴獸人生涯步入困境，面對着那些外匯管制，野生動物保留，進出口等等法條和日見增加的運輸費，令人望而却步。那五年前的黃金時代，不可復得了。

過去，西非洲卡墨農的大猿，婆羅洲的猩猩，印度的獨角犀，南美的猛虎，泰國的眼鏡蛇，都是我囊中之物。我本人運到美國的幼象達一百二十頭，每批活貨，價值

自八萬至十萬美金。可算是獨步一時的獸業家。那時期你所需要的，僅是冒險的精神，和對野獸的知識，資本倒不重要。你鼓勇前往亞馬孫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或到非洲內陸和野人打交道，或能遇上印度的土番王，只要能伴免熱帶病，土人的標槍和你自己獵物的傷害，每趟生意，淨得之數，高可到三萬五千美金。這豈不是冒險家的好行樂麼。我廿五歲離開歐陸，從秘魯游到印度，搜集了自毒蛙至長頸鹿不少動物，在禁捕禁運野生動物的規條中打混，長了不少智識，可是時運不佳，等到我游遍到那滿地土匪生意蕭條的新加坡時，口袋僅存七角二分錢。那是可紀念的一九五〇年，我是阿德非旅館的掛帳房客，每天僅能在市郊找些蛇蟻等物，賣給本地或歐



人獸擒荒蠻

洲動物園，勉維生活。一日午後，我過旅館游廊時，口哨之聲，嘯嘯而起，只見一位美女，珊珊而來，性感動人而冷若冰霜，是一位新來當班的詢問女郎。一霎眼間，櫃台外擠滿了男客，爭先恐後，跟她取宣傳品和航空公司的時間表，我適在前排，當仁不讓，可是她對於他們別有存心的約會，一概婉拒。我覺得她打扮處處動人，就是施粉過度，有損她天然媚態耳。

那天傍晚，我興匆匆地持着一條八呎大蟒回旅館，在走廊上嚇了她一大跳，就此引起她對我的注意。可是她誤認蟒蛇為肥蛇。我便約她宵夜，解釋肥蛇之不同。她說「你們生物學家，兒子進了鱷魚肚子，還要辨明到底是非洲鱷或美洲鱷，真是書獃子腦筋，陪你宵夜可以，不准談那些噁心的蛇和蟻。」

恰好我口袋裡有了剛賣掉大蟒的現款。歇在一家中國飯店請她吃烤肉宵夜。席間她詳談身世。

摩悉亞的父親，是英籍的橡皮園主，母親是英人和馬來混血兒，父母分居時，她才五歲。彼寄養於新加坡一所混血兒學校；日軍侵入時，被收容於印度一所英人學校；在校內養成許多自慰的習慣，富有同學們吃食水果時，她檢查果皮；同學們上山避暑，她也打行李，可是一等戰事完了，同學們都回英國老家去，她無家可歸，只得跑進社會去謀生。她做過收發員，書記，售貨員，搬運等等，什麼能做的事都做，她那出奇的美麗與她不少的便利，可是許多意想不到的騷難；對於男人，她總是十分小心，在新加坡，一般認為：「美貌混血兒的最應該而最好的出路是富有白人的情婦」。所以，摩悉亞這樣潔身自好努力前程的生活方式，使他們大惑不解。

於是我們開始合作，我很欣賞她的商業天才，由她專管我的營業業務。同時我看重她的廣告價值，穿上顯露健美體態的泳衣，做動物廣告時確實非常動人，她開頭討厭蛇，可是我一次惡作劇地，將一大條美麗的熱帶蛇，倒在她身上，她仍然面不改色，保持著在鏡頭前的媚態，才解除了此項限制。我們終至發覺彼此志同道合，深深相愛，游廊驚艷後不到一月，我們便結了婚，到海濱去度蜜月，海潮拍岸，新月初生，砂礫無人，私語低訴。這般歲月，真像銷魂，值得回憶。

(11)

新加坡究非樂土，我們藉着英國B動物園匯來的三百磅虎價，起程前往泰國，從曼谷坐火車直到「蘇臘日尼」城，在那裡遇到一瑞籍的獵師，合伙起來，他本來目的，是探測獵場的。「蘇臘日尼」確是捕獸人之樂園，河中有的是鱷魚，草原上多的是眼鏡蛇，山林間，盡是大狼、豹、虎和猛獸。一條眼鏡蛇，運到歐洲或美國，身價便值二百多元。我們在市外租了一木屋，安頓了摩悉亞，第一天便和瑞獵師，坐上巨象，奔向一個水源地，帶着一支頂上有活結的長竿，去抓眼鏡蛇。在草高及人的水泉旁，我們立刻發見牠們的巢穴，一經接近，牠們各自挺舉，怒氣勃勃，我們一下手先套住母蛇，裝入布袋，那長達十七呎的公蛇，閃避開套竿，狠狠地向象腿咬了一口，我一面運竿套住了牠，同時象奴一躍而前，抓住牠的頭部，毒汁淋漓，在口中流出，好不容易，方才把牠裝入袋內。回頭看到我們的座象，已開始發抖，不意這麼一頭龐大的巨象，竟在短短二十分鐘內，就地倒斃。我們驚魂未定，不得不撥草尋路，拖着裝蛇的大袋，踉蹌回營，一條巨象的損失，是八千餘至四百美金。我們此後捉了不少眼鏡蛇。

摩悉亞也常常持着套竿，親自出馬，獨我們那瑞典伙伴，倒無擒蛇的勇氣，以鎗自衛，有一次鎗斃了一條十四呎的大蛇，為我妻所痛責不已。牠襲人之前，必定將蛇身挺舉，我們因此得有充分時間在躲避牠那致命的一擊。摩

悉距除了精理帳目，表現出她高明的經商才能之外，同時推愛及我們養的動物，使牠們欣欣向榮，好幾頭幼豹和長臂猿，都是她用奶瓶喂大，尤其敏感的猿猴，善伺人意，女性的愛護決不可少，本地獵人鎗殺母猿，我們常從死猿懷抱之中，取得未斷乳的小猿，飼以羊乳，摩亞亞書桌之旁，有時環坐著五六頭，看她工作；牠們非常馴善而知人意，不過仍要加鎖，免得侵害小孩。摩亞亞沿叢林散步時，牠們跟著她，在樹枝上飛躍而進，牠們惟一可惱之處，是在晨光熹微時荷荷長嘯，驚人好夢而已。

其中有赤面猴一，甚為難馴，一脫羈鎖，即掠取我妻晾衣，撕作片片；喜食一種奇臭之菓，名豆蓮者，摩亞亞即忍臭集果以奉，然仍不改其惡行，我們對牠，亦無可如何。泰國盛產一種小猴，可云滿山遍林，無收養之價值。可是我們收養得一只母猴遺棄的幼猴，其母猴雖日夕覲面，絕無親子情。反而盜取乳貓一尾，認為已出，致向枝間騰躍攀緣，小不如意，必遭痛懲。猴性詭異，有如此者。我們在此山鄉，逗留六月，甘苦備嘗，終至集得野動物，價值七萬五千美金。預計每人可淨得美金萬元左右。方期一番辛苦，小得報償，那知不如意事，十中八九，此番努力，頓成泡影，令我們遠走印度，終因獵厚成功，一舉揚名國際，可謂塞翁失馬，禍福相因了。

正當我們計劃將此批動物，運離泰國時，忽接老友「梅實」來電，邀赴曼谷歡敘，梅氏為歐洲名藝術家，自歐洲返回其巴里寓所，道出曼谷，為泰攝政之上賓，我們在

決策既定，次晨即將蓄養動物，就地拍賣，歸一老年華人承購，據云他與邊境赤匪，十分連絡，可以不顧禁令，走私出境，售與北京動物園，獲致巨利，平日則販運軍火，供給泰境土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

我妻甚至平日所置衣飾，其華貴足使歐人欣羨者，一律賤售，所得價款，與瑞人伙伴，按份平分，就此各自東西，結束泰境半年來之浪漫生涯。

離境前夕，郵局送來郵件一大袋，蓋以大水連朝，郵件積壓月餘之故，逐封拆視，其中殊多趣味：「有美國富豪託為物色白象一頭，致贈教皇，增其威儀。英國勳爵，託購斑馬十二匹，期運英訓練，於馬球場上，馳騁生姿，此種異想，何殊天開，我等僅能付諸一笑而已。」

我種乘舟渡河離營之前，僅留黑獸赤面猴未去，摩亞亞乃集豆蓮果大堆於岸際，赤面猴正狼吞虎嚥之際，一聲款乃，我等已解舟而去，赤面猴見此大忿，訛牙怒吼，我妻亦報以怒聲，洩年來之積忿，人獸交喧亦隨行之滑稽插曲也。

(三)

我自泰國受到意外打擊，功敗垂成之後，一心只想到印度阿薩密——剛齊蘭加地方的野犀保留區，生擒幼犀一對，以付瑞士動物園之需要。

印度的獨角犀，為世界上最稀少動物之一；目前生存者共約三百五十頭，三百頭在阿薩密，五十頭在尼泊爾，

水泳俱樂部歡飲竟夕，深夜雇車直入皇宮，解衣旁侍，如夢入仙宮，不知此身何在。次日，日上三竿，宿醉未醒，床前一貴人，膚色微黝，露目相視，鄰榻「梅實」氏急呼「速起迎，此主人「朗色」親王，何無禮如。」此遂握手寒暄，對我這位不速之客，深致歡迎之意，遂約我等晚宴。晚間，親王和他的父親——泰王之叔——攝政王在宮中盛宴相待，主客座後，各有盛裝侍者三人，食器上植小燈，東方風趣，自是不同。

今皇方自歐洲游學歸來，為安鄰東主暹羅王之皇孫，攝政王款款健談，對於獸園掌故，加數家珍，飯後談話，攝政王忽以漫不經意之聲調告我：「本月簽署一令，禁止一切動物出口，這與你不無影響罷。」我聞此語，如焦雷擊頂，嗟我等六月來之冒險犯難，辛勤工作和所投資金，盡付東流。朗色親王，力為緩頰，可是攝政王說，目前泰國處境，十分困難，北疆赤匪壓境，山野中都是土匪的土共，自不宜為這些區區野獸，拂逆輿情，想君為我上賓，當能善體柄政者之苦衷，顧大體而小有損失，方不愧為泰人之友。」當此外交辭令，環顧我友梅實與親王，顏色均灰敗若死，我自覺寸心如灰，力自矜持，幸未失態。我立刻起程返營地，不倫之色，溢於言表，我妻平日小有拂逆，即暴跳如虎。當此打擊，反靜如止水，第小聲自語我等尚有最後一計——「去印擒犀」，上天於人，終無絕人之路。摩亞亞生於憂患，當此逆境，意志反堅強如鐵，有非鬚眉男子所能及者。

當地政府嚴禁捕殺，保存其種族。五十年前，阿薩密人認為牠的獨角有壯陽之神效，每兩可賣到一百盧比以上，濫加捕殺，致全區犀牛，倖存者不到十數。經過這數十年之保護和繁殖，方逐漸恢復。可是印度政府，仍保持三十年來之一貫保護政策，不輕易發一張准捕執照。

犀牛在中國的古代傳說裡，因其棲息牛半水陸，體格龐大，皮堅如鐵，形狀古怪，三十四歲的幼犀，身重已達一噸，恒為神話中之主角；相傳如燃著牠的神角，可以照見水晶宮裡的鬼怪。其實此項大獸，腦子極小，視不及遠，至為笨拙，戰鬥時，有如白癡的士兵駕着屠坦克，巧為趨避，便不足為害。

我以一個偶然的機緣，得此便利。我在加爾加答的賓士酒店中，邂逅到一位阿薩密茶農，酒酣耳熱，他說：「你父姊到阿薩密來，獵取獨角犀，你只要說你是我的好友，那位名史世柏的保留區長官，便能准你所請。」此項善意的邀請，我事後淡忘，僅在閒談中，告知過我那機敏過人的妻。

在我居留泰國漫長歲月之中，經我妻慫恿，函詢史氏，久未得覆。直至我們遭遇禁令，山窮水盡，不得不開碼頭的前夕，我妻在橫壓甚多的郵件中，檢出史氏回信，說印政府批准捕犀牛二頭，可是每頭要繳費二萬盧比，約美金五千元。而瑞士動物園允先付三萬瑞法郎（約美金七千元）。每頭實價至少在美金萬元以上，因此我們決定拍賣一切，擄獲飛印。

飛機的終點為阿薩密的左黑，換乘汽車，山徑崎嶇，曲若羊腸，中間經過原始森林和一望無際高逾人頂的黃色「依克蘭」茅草原多處，終至我們到了一所木屋之前，那是英治時代的遺物。一會兒英印混血種，高瘦膚色微黑極似英人的史世柏和他助手們，駕一部破舊的英國車來晤；接着便是我那位老友——阿薩密茶農——奇氏。

他們慶賀我，來得恰當其時，因為區內犀牛孳生到相當多，在你申請之前數日，一頭老犀牛，越界突入農舍，咬死一農夫，咤去他全身皮膚，吸取他身上的鹽分。所以森林部破這三十年來的成例，准你捕取活犀一對；奇氏過去一向熱心於保存犀牛，現在目賭有一機會，將印度犀種，在國外動物園中，善為保存，也認為值得贊助之事。史世柏君當場准許我們自由派用他的象群，因為在這有六十四方英里的保留區內，大部分為茅草原，介有泥塘和大小河流，在此長林叢草之下，潛伏着許多野獸毒蛇，隨時隨地，有致命之危險；乘座巨象，二隻一隊，彼此掩護同行，即使其中一隻受傷，尚有退回基地可能。不致在茫茫大澤中，進退失據，為最安全之法。

次日，史君帶着馴象二條——名「阿克」和「馬哈」前來。草源中的泥塘，常為犀牛嬉遊之地，牠們一經觸怒，便能運用牠的利牙，一口咬倒巨象。不過「阿克」巨象，戰術經驗豐富，很是可靠。草原中泥塘深可沒頂，「阿克」遇有鬆土，每以巨腿，且探且行。

第一天，我們便看到了一條野犀，在泥塘中徜徉洋地

口，他們經行之處，留有象的氣味，犀牛聞到後，有危險的警覺，捨而不走。於是我只得另掘造新的陷阱，並不准騎象察看，可是長林茂草之下，猛虎毒蛇，遭遇的機會太多，土人們都視為畏途。我與我妻，不得不每日冒生命之險，執行此項工作。看看雨季將到，可是我成績毫無，我妻更是不耐煩，埋怨我太鄭重其事，花三星期做視察工作，又埋怨土人的膽怯，怨天怨地，自己冒險察看，在此緊急關頭，我忽然靈機一動，想到犀牛剝人皮吸取鹽分的故事，可知此區犀牛一定見鹽忘命。於是我與我妻，花了整整一個下午，將大把大把的鹽，灑於阱口及其附近，引其入阱。固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第一處阱口破裂，陷住幼犀一頭，我妻見此，喜極而哭，喜訊傳到營地，大家一窩蜂地傾巢而出。為了座象「阿克班」兩牛受傷未癒，我與我妻等五人乘一幼象名「吉士」而出，初未想到「吉士」對於犀牛，缺乏戰術經驗的危險，我同時攜帶一精良的攝影機，有意將擒犀入籠過程，作一紀錄。我們正在欣賞此完美無傷幼犀，與高采烈之時，忽時我的象驚呼，「吉士」也大叫，其他同伴驚駭而喊，護衛此幼犀的母大蟲以其雷霆震鈞之勢，張開大口，向象腹突襲而來；我只見一黑色的龐然大物，張開地血盆大口，在象腹咬了一口，「吉士」痛極狂叫，帶傷狂奔，我一手捧住相機，一半身子在座位上，匆忙中覺得象背上各人，紛紛落地；兇狠的母犀訂住「吉士」，接着又是一口；而我適在母犀之上，「吉士」奔到大河旁，立刻躍入，使我以美妙之姿

休息。我們由下風方向逼近，牠一無所知，可是牠身上蹲息着不少白色水鳥，啄取牠身下泥塘中水蟲為食，看見大象逼近，轟然飛散，野犀雖然驚立，靈那之間，此爾爾和平之大猶突變為危險勇猛可怖之野獸，牠挺立塘邊，兩扇大耳，左右招風轉動，觀察敵人聲響，座象「阿克」，低頭嚴陣以待，可是那野犀，遲疑一下，一聲低呼，轉向那水草深處飛奔而去。史世柏道：「我們現在知道，可以和平共存，很少向人攻擊，不比過去，土人打傷的野犀，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野獸，到處尋釁，見之非置之死地不可。」

我花了三星期，每日乘象考察犀牛的生活習慣和牠們日常經行的路線；我發現了，印度犀牛，母子同行時，小牛帶頭，母牛後隨，以便充分保護。不比非洲的兩角犀，小牛常常跟在母牛之後，因此在印度，我可以用陷阱之法，擒捕小牛，不致誤捕母牛。同時牠們喜歡吃竹筍和水浴，我在住所附近先令土人用橡木築成一圍欄，大約一英畝，橡木內面，縛以竹竿，即使幼犀狂奔，不致受傷，欄位於有溪水和竹林之內，適合其趣味。我的目的在擒獲三至四歲已經斷乳，一噸左右的對。第二步我指揮土人在犀牛母子必經之路挖一狹長的深阱，幼犀一經落阱，便不能轉側，免其受傷。阿薩密土人於阱獸一道，深具經驗，以致陷阱完成後，與土路毫無異狀，甚至築阱工人，自己有時都會自蹈陷阱。可是你置雖然如此巧妙，最初幾天，幼犀們根本上當。因為我每日派遣象童，察看每處阱

勢拋落大水，我在此時，只知盡力潛水，帶住影機，水遁而去；脫離犀牛的威脅。一直游到肺氣盡人欲死，我方冒出水面，只見「吉士」已在中流，母犀渺不可見，我妻還在哭喊「當心相機」。所幸者一人受傷。

回到營地，我們調出長牙的大象二頭，可是仍不是這狂怒母犀的敵手。最後只得放火，驅去這頭可憐的母犀，可是撲滅火種，不使蔓延，也使衆人智窮力竭，方致受範。「馬洪」巨象搬來一具木籠，我們在阱道的一端，掘成一坡道僅留尺許的土牆，然後推落木籠，打開籠門，推倒土牆，土人們合力以巨索，將幼犀拖入木籠，由馬洪巨象荷之返營；這幼公犀的小角初露，我們先放牠入木柵狹小的一角，柵木上遍懸熟矢，使其聞之如臨故穴，給牠吃喜食的竹筍，逐漸熟習馴熟。不出一星期，這幼犀馴熟如一巨嬰，我妻可騎之而走，牠亦知我們的善意，常觸我們以幼角，索取食物。我妻遂以古阿薩密之「達達赫」帝之名名之，其後一聞此名，即以首觸柵口出小聲為答復。

我以陷阱之法連擒幼公犀三頭，然後才擒住取名為「佐美子」的幼母犀。牠們彼此相處很好！共處共浴！兩小無猜。

我們要浮「巴麻布得」河而下三星期的水程，其中有急流洪水等危險，所運諸者乃是不太堅固的本地木舟，才能到印度國際港——加爾各答。可是載運幼犀的郵船「愛西尼」號，在港僅停留八小時，因此我們不能到得太遲，錯過船期；可是又不能提早到達，因為市內決無收容野犀之

處；所以我要將這七百英哩的航行計劃得非常準確，不早不遲，以便在郵船停泊的時間內，直接上船。

出人意料的，印度阿薩姆的林務官，竟於我將幼犀裝車運走之後五分鐘，出而干涉，通知僅得放行雄犀，母犀一例不准離境；印人於獨立後，基於過去對白人之敵視，常常過意為難，作為報復；我一再懇求解釋，他一概不理，堅欲將母犀放生，那時我妻奮然躍起，竊住籠門，聲言：「你若敢放走母犀，除非在我尸體上經過。」林務官稍一遲疑，我妻叱我，速以長途電話向史世植交涉，等我在電話中告知史氏，他立刻承認我們行為正當。林務官接電話後很生氣地准予放行。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因此有聲有色的交涉，引起不少土人的圍觀，其中一老者最激烈，要割取他們認為最寶貴的犀角；幼犀角僅萌芽，割角無殊破腦，豈有生理。我們藉印警擋住人潮，開動卡車，載犀絕塵而跑，方脫此厄。在順流而下七百英哩之航程中，大部日子平安而過也。歷過驚險二次：一次載犀的平頂船斷續，駛向急流，大船則膠沙不動，我夫妻二人，躍入水中，與水手們托起船身，適時趕到前面，截住載犀船，方免於難。另一次泊埠時，土人要奪犀取角，幸船主警覺，割斷索鎖而行，幾經艱險，才把一對活犀裝上赴歐的郵船。

郵船抵達意大利熱那亞埠前夕，已有新聞廣播，到時碼頭上人山人海，要看活犀。可是最爭取鏡頭的倒不完全是牠們，那是在新加坡為英人不齒的獸亞混血兒！我那美

麗動人的妻子——摩悉亞。穿著沙龍，體態動人，妙語連珠！全體新聞攝影記者，廣播訪問，及觀眾，均為之傾倒不止，我自己退居一邊，洗耳恭聽，心裡奇怪，她何來此等才華，她自己也始終恍恍惚惚，何以意大利竟如此地友愛，無視她的血統，膚色，給她這麼熱烈的歡迎。這在東方的新加坡根本不可能，混血兒要擠諸上流社會出入旅館酒店之外的。

我至今引為痛心者，那是我將她們交給動物園，從此失去我這一對愛寵。

我們一夜之間，成為舉世聞名的擒獸人，我們接到羅馬，巴黎，紐約，巴西，澳洲，東京等地大動物園的來電定購動物。還有當地一連串的宴會和交際。我自己將幼犀送入動物園，痛失愛寵，只有借酒澆愁，獨有我妻，深感歐洲人之與友愛大度，常常盛裝赴宴，享受文明社會的奢華。這段留歐時間，可云並不虛度。

接著我們便到印尼，搜集些大猿，金錢豹，蟒蛇和虎，最後又回到阿薩姆，為美國費城動物園生致犀牛一對。我最初計劃，把她們交給一所可靠的運輸商，保險運美國。我妻得悉此事，大為反對道：「彼得，這是你另一名利双收的機會！決不能放棄，我們要將全部財產，投資購得動物，直航赴美，決不能假手他人，自失良機。」

於是我們在原有大動物之外，補充了數以百計的白鶴，鸚鵡和小鳥，猴子等，用掉了我全部的積蓄，以致船進波士頓港時，精神緊張得不得了。摩悉亞說得更妙「海

關人員，理他們，送些紅包，不就完了。」我說：「那在美國行不通的。」她帶著哭聲道：「你這個呆子，如何可以帶我到這種不通人情的國度來。」船一靠岸，一輛大汽車上跳下兩人，向我們大聲地喊問：「你們帶來犀牛？此外尚有何物？」摩悉亞一聽，心中都開了花，回頭望我一眼道：「你看，這才是美國。」急忙大聲答道：「多的是。」岸上兩人喊道：「我都要，不管你來多少。」他們代表美國北大西洋化學肥料公司——動物大買辦人之一。好奇怪的店名啊。

談價錢時摩悉亞立刻加了一倍，那知他們毫不在乎，立刻接受。這使她心痛如絞，這些美國佬如此多金，為什麼不索價三倍呢？好在她計上心來，聲言大蟒蛇要特別按每尺長度計價，每尺美金五元。我們把每條長自十八至二十多呎的巨蟒，拉住頭尾，一條一條在甲板上量尺成交，於是電報，新聞片，與攝影記者，一擁而上，我妻摩悉亞便成了他們採訪的對象；一會兒森林土人裝，一會兒展覽她的美腿，一會兒穿著巴黎時裝，抱著野獸，繞着巨蟒，電光閃閃，鬧個沒有完。第二天首頁新聞都是她，出足了風頭。

後來我們會見大西洋化肥公司的動物部主任——齊漢達。他判知美國急需高五尺以下的小象十頭，每頭出價二千二百美金，要在次年五月前運到，那時剛是初秋。那是很難辦的事，因為此種幼象均未斷乳，食料大是問題，長途運輸，能否活到埠頭交貨，很無把握。

摩悉亞和我在咖啡座中，略一計算，幼象一筆交易，便可淨得兩萬美金，其他動物還不在內，「彼得，這是一場不可多得的買賣，快去印度罷。」

次日一早，我們搭上赴克拉克的航船，再乘印航機到加洛，召集一批捕象專家，在冬季裡捕捉幼象。

(未完待續)

譯自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1968

顧客心理

去年年底我從附近一家印刷店裡訂購了一批印好姓名的賀年片，寄發時，有幾個信封的地址寫錯了。不得不連同卡片一起棄去，因此我想到，假使印刷所能在每盒賀年片中多附幾個空白信封，則顧客一定非常歡迎。

我把這主意向印刷所的老闆提起，不料他嘆口氣說：「這事我早在二年前已實行過了，我在每盒五十張裝的賀年片盒中多附兩個信封，但不久我就不得不停止此舉。」

「那是為什麼呢？」我問，「難道顧客不表示感激嗎？」

「一點不錯，」老闆答：「許多人來向我抗議，為什麼每盒中都少裝了二張賀年片。」

票 綁

著 Nika Standen Hazelton
譯 羅



當我在羅馬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是不准一個人出去的，表面上的理由是一個沒有母親、親戚，或者僕人在身旁陪伴的小女孩不許單獨在街上走，實際上是恐怕土匪把我拐去，這種恐懼是絕對不准公開的；因為這太丟羅馬人的面子，羅馬人認為只有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島——那是我們認為落後的地區——才有土匪。我們羅馬人是極其優越的，因此我的一位表姊不准和她所愛的一位卓越的西西里島的律師結婚，理由是和西西里島人結婚是不會快樂的，因為人人知道西西里島人是土匪，但是事實上土匪仍然徘徊於羅馬郊外，甚至到城裡來劫掠綁架。

在離開那爾本山十八哩的一個小城蒙特勃治，關於不准一個人獨自出外的規則

沒有那樣格嚴，每年夏季我經常被送到那兒和我的姨祖母羅莎住一個時候，由於她的經營得法，她的財產增加頗鉅，那是任何土匪都垂涎不置的，為了在心靈上有所補償，她花費很多時間在教堂裡，將她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捐作教會慈善事業，並且常常提起人世的財富只要作好的用途就沒有什麼不對，我的父親說，像她那樣對事業的純遠，她謀求精神上的安樂，一定也是不變的。我的母親說和其他姨祖母家人一樣，深恐這位老太太把所有財產都放進教堂去。

姨祖母以她的遺囑做工具，弄得她的家人互相對立，並且供她驅使，她的財產差不多全是免稅的，因為她曾經託了一位親戚和當局談妥了一件交易，很明顯是一種非常可恥的交易，所以當他在場時是絕不提及其的。她省下冬令在羅馬居住的費用，和她家族的一家人或另一家人同住，她像是皇上一樣，不管我們是在浴室或者床上，在辦公室或宴會上都得對她唯命是從，所有這些服役，換來一個寬大的微笑，因為我們希望她的遺囑將等於是我們的金錢。

在這種對姨祖母羅莎的金錢的競爭之下，小孩自然地被迫上前去，因為我們也許可以承繼一些東西，即令我們的長一輩沒有能够獲得姨祖母的關心。我的唐兒尼可勒和我被認為是她的寵兒。其他的小孩或是太小和不能精巧細心地玩牌，或是太大根本不肯到她那裡去。那一年尼可勒十二歲，我八歲，我們一同去到她那裡，因為兩方的父母都不願讓另一方單獨進行。

像所有羅馬的山城一樣，蒙特勃治以前是那樣，現在也是那樣，和幾世紀以前大致相似——雜亂的石頭堆砌的房屋，重疊的灰瓦屋頂，襯托出後園一塊塊的綠地，不過現在也有一些現代化的東西，譬如和鄰鎮相連的電車以及電燈，廣場上的音樂台，主要大道上的一排橡膠樹，鎮上的水來自兩個公用的泉，女人們用古羅馬式中間細小的大銅桶取水，她們以那種自古以來的方式，墊一些碎布，把水桶頂在頭上。

姨祖母住的是一幢方形灰色的三層樓房，並不華麗，三百年前，建造此屋者，絕不會相信今日流行的這種輕浮奇形的式樣，大門前面是一條狹窄的石子街道。沉重的大門上，有著雕刻的大銅門環，這房子唯一的裝飾，除去很少一些雕刻的楣石，房屋的第一層是餐室，廚房和貯藏室，那裡的大櫥櫃，只有姨祖母自己有鑰匙，每天的麪粉，咖啡，糖，鹽，油和酒都由她親自支配。二層樓是三間空洞，陳列很少的客廳，掛著褪了色的紅布，靠牆放著式樣莊嚴的大椅子，每一間房子中央放著一張鑲嵌裝飾的圓桌，屋角放著一張不調和的長背靠椅，只有那做工精緻的地毯是美麗的，房間有著一種陰鬱顯赫的氣氛，但是那些掛圖是顯得虔誠而沒有風韻。每一間客廳的壁爐上，掛著一幅大的彩色教皇圖像，在特別場合時壁爐燃燒起芬芳的橄欖木材。教皇的兩邊，掛著姨祖母家族的圖像，活著的配以紅色絲絨，去世的則配以黑色絲絨，鑲著一圈光亮的黑

珠子。其他牆上則裝飾著五彩石印畫和石版畫的聖像，寢室——姨祖母得意地說是同苦行的修女室一樣——則在三層樓上，不像客廳仍然點煤油燈，每一寢室掛著一盞微涼微弱的小電燈，使女們——附近農家的女孩子——睡在廚房的草席上。

一種極其沉悶的寂靜充滿了這所屋宇。使女們很少高聲唱歌或歡笑。姨祖母的陰鬱態度常常由她的說話表示出來，她說對於小孩，動物，下人都要嚴肅，因為她覺得貓兒很難對她嚴肅，除去把牠關到貯藏室，給她很少的食物，讓成個較好的捕鼠者，於是下人，尼可勒和我就得忍受她的嚴肅氣氛了，姨祖母發現尼可勒甚至不懂彌撒的拉丁文。所以他每天得上拉丁文課，由一位膽怯的副牧師任教，我每天得清除灰塵，練兩個鐘點鋼琴，然後就是做繡花工作。那些使女，可憐的女孩子們，是不准出外的，除去仔細安排的出外買東西的時間和同樣仔細安排好的星期日下午看她們的父母，蒙特勃治每週的電影她們是無份的，同樣，尼可勒和我也是無份，全家人一同上教堂——平常日是六點鐘的彌撒，星期天是大彌撒，懺悔在星期六下午，接著就是探望墳墓，為姨祖母的丈夫和兒子祈禱，他們都是在我們出生之前很久就去世了的。不過，我們小孩子一天准許到外面去幾次。我們跑進草地，我們去取早報和午報，姨祖母覺得要飲水時我們到泉地取新鮮的水來，我們甚至准許到外面逛一會兒，但是不准走出城鎮的界限以外以免被土匪拐走。

在蒙特勃治周圍，土匪是不算稀罕的。他們可以是受人尊敬的公民們的父親，丈夫，兄弟和愛人。他們的罪過包括光顧雞舍，酒窖，偷竊葡萄橄欖，有時是一車滿載的汽車，從沒有聽說他們傷害任何人，也沒有被當地警察取締。

姨祖母僱用很多佃農，最能幹的一個叫吉亞信特，是個羅馬型的人，有著薄的嘴唇，刮得很乾淨的面部和略帶譏刺的態度。他替姨祖母做事得很好，可是目奉也很好，他種的最好的田地，替她做酒和蜜酒，他是她懷疑他是不忠實的，「假如他忠實的話，」她嘆道，「他的錢室怎麼會放滿了雕刻的傢俱，他的妻子怎麼會穿綢衣服到教堂去，還有，他怎麼每天吃肉而不只是星期天才吃肉？」

當吉亞信特來邀請我們參加他第四個孩子的洗禮時，她沒有拒絕他，雖然她很想拒絕，他之來邀請他的地主參加他計劃的盛典，只是表示一種敬意，而且也不是什麼好心的敬意，而她的到場也只是一種義務。另一方面，却也不能顯得太關切，如果太親切了誰知道將來他要什麼花樣，所以姨祖母決定到教堂去，而派尼可勒和我代表她到他家去。我們將隨副牧師一同回來，因為按照鄉間的禮節，副牧師也是被請參加宴會的。

到了下一個星期日，施洗禮的人們在中午過後就到達我們家。吉亞信特和他的妻子蘇娜阿特妮穿著黑色衣服，教父母也是著黑色衣服，主持典禮的助產士穿著紫色的綢衣

服，吉亞信特其他的孩子們都留在家中，我們拿出我們的禮物，姨祖母給嬰兒一串金鍊和一個徽章，那是教皇祝福過的，尼可勒和我是一隻金鍊和一隻珊瑚項圈。

嬰兒只有五天大，穿著一身施洗禮的華服。白色的包衣，繫以十字形的絲帶，只有兩隻手臂可以自由，她穿著一件當地修女做的極精緻的繡花的麻布衣服——「真像一位夫人的小孩！」吉亞信特說。姨祖母抬一下眉毛，但是沒有接上他的話題。

洗禮很短促，副牧師在洗禮盤旁等候我們。盤旁裝飾著有花邊的童裝和人造花環，嬰兒做得很好，我們很快就回到屋中，一間客廳已經打開，我們有熱巧克力和茴香餅干吃。然後我們以淡紅色既甜且黏和頭油似的飲料為新生兒祝福，姨祖母就讓尼可勒和我跟他們去，訓令我們要舉止高貴，早早回家。

吉亞信特駕著一輛古式的高座，兩輪，帆布篷的羅馬鄉村的載酒車。現在只有在舊實紀念品的地方才看到這種車子的小模型。那次盛典，車輪上滿繫花球，轎子的耳後繫著石竹花，繡綢上飄著飾帶，副牧師以榮譽客人的身份首先上車。然後我跳上車，然後是助產士，嬰兒由吉亞信特遞給她，尼可勒和其他人坐在另一輛同樣裝飾著飾帶的車上。駕車者高聲喝叫和辟拍地響著鞭子，我們走上不平的道路，留下一陣白色灰塵。吉亞信特的房子有一段距離，在窪地之中，為無花果樹，桃樹，杏樹，枸杞樹等所蔽。房屋是大而方形的，石灰石建造，半圓形的大門，高而

寬大，一頭滿載貨物的騾子可以進出而不致碰到兩邊，第一層廚房佔了大部份，大的壁爐連著水泥台子。做飯是用燃木材的爐子。桌上放著光亮的銅器皿，石印聖像下面放著鮮花和蠟燭，屋角的一張長枱上放著一排銅酒罐，裡面是飲用的水，一把長柄勺做飲水之用。紅磚的地面因為洗刷還有點溼，餐桌和椅子都靠牆放一邊。我們一直上樓到吉亞信特的臥室休息，這裡我可以看到為什麼姨祖母對他的傢具那樣抱怨。這裡的傢具多得使你無法移動，而且全是雕刻鍍金的，甚至畫像框的邊也是雕刻鍍金的。

當我們下樓時，別的客人也已來到。看起來像是個嚴肅的聚會。只有年青女孩子和小孩穿著顏色的衣服。因為天熱，男人們的黑色衣服掛在肩上，帽子向後推著。女人們戴著首飾——大的金鍊金鐲，這是富裕的羅馬農人投資的所在。有些在髮結上戴著金箭，金耳環和大的紅珊瑚珠鍊。

嬰兒仍然穿著一身洗禮的華服，被傳遞著稱讚，親吻，蘇娜阿特妮忙著勸客人多吃，餐桌上鋪著一塊繡花的麻布桌布，桌上有大盤的冷盤，乳酪，成打的長而薄的城裡做的麵包。因為這是一大盛典，所以有果醬糕餅，橄欖油蛋糕，甚至還有美好的甜酒糕。吉亞信特不斷地從地窖中取出他的上好的紅白酒來，也有新裝的白色麝香葡萄酒——強而甜，由特種葡萄釀成的酒。

男人們的聲音越來越大，女人們也解除警戒，參與談話，女孩子們也不害羞地和男孩們吃吃癡笑，尼可勒和我就大吃火腿，那是姨祖母認為平常食用太奢侈了的，還有

糕餅——特別是甜酒糕，普通酒我們一點也沒有碰，只飲一點淡葡萄酒。吉亞信特向我們說，假如我們躲到樓上去的話，我們可以不必同副牧師一道回去，此時他在和別人一同大吃大喝，交換故事，拍擊背脊等。所以我們就上樓去，躲到閣樓上，樓板上鋪著一排排的無花果，乾燥為冬季用的，天花板上掛著火腿和鹹肉，成箱的穀類麵粉靠牆放著，我們可以聽到宴會熱鬧，有人（會是吉亞信特嗎？）在助產士的背上玩笑地一拍，立刻，我們聽到副牧師叫我們的名字，後來，他也不找我們了，我們聽到他請求吉亞信特儘快地送我們回家，一會兒，吉亞信特把我們帶去，給我們更多的餅和淡葡萄酒，年青的男女們，看到年長的這樣敲敲打打，就開始溜到花園裡去，小孩是完全放任了，大聲叫喊，打翻了杯子盤子。吉亞信特決定已經是送我們回家的時候了，假如我們要趕回家吃晚飯的話。但是我們在閣樓上想出了一個計劃，我們要自己試一次步行回家，不要人送，吉亞信特起初不答應，後來我們堅決不肯上車。他無可奈何地轉身正式地問他的客人們，在這光天化日，美麗的星期六下午，他們相信會發生什麼事嗎？客人們同意不會發生什麼事，於是他就讓我們走了。

道路蜿蜒於葡萄園和橄欖林之間，兩旁是石頭堆砌的矮牆，長草的頂端帶著白色花粉，我們走過好幾座小廟，一束束的野花沒精打彩地在飽經風雨的聖女壁畫之下，天氣很熱，我們就在一座破爛的小廟下休息，路牌的箭頭指著前面是聖塞巴士汀。我們坐在石階上唱起歌來，儘量提

高嗓子，唱着那我們不應該知道的歌。

突然，兩個非常骯髒，滿面鬍鬚的人站在我們面前，他們穿着破爛的黑條布褲，腿上綁着舊白布條，破襯衫上穿着短袖的皮背心，一頂大黑斗篷掛在肩上，他們的帽子上戴得低到眼睛。每人拿着一支有皮帶的雙筒槍，一把長刀和一把老式手鎗隨意地插在褲帶上。

兩人沉默地看著我們，我們也向他們回看，年青的那個嘆口氣道：「真是可怕啊，上等人家的孩子唱這種下流歌！而且在星期天！你姨祖母聽到怎麼說？」

「你是誰？」我問道。

「你該曉得害羞啊，唱這種不正經的歌！」然後，轉向尼可勒說道：「不要害怕，孩子，我們不會傷害你，安靜地同我們來吧。」

尼可勒很有興趣地看著槍，高興地站起來。

「如果你們不要傷害我們，那你們帶槍做什麼？」我說，「這是不合法的，而且這種老式的鎗。」

「我們是土匪，」年長的一個說，帶著自豪的神氣。

「我們是正人君子，知道什麼是對的，你，小女孩！回家去告訴夫人，除非她在兩天之內把一萬里拉（Lira）意大利銀幣）放到塞巴士汀廟的花瓶底下，我們就要把這個小男孩一片片的送回給她，開始是耳朵。」

「請你們也把我帶去。」我聲辯道，不高興尼可勒要同這麼好玩的地方去。

「照我說的去，」他說，「仔細你的舌頭不要亂

使女們忙著遞上小香子餅和小杯的苦艾酒或白葡萄酒，姨祖母叫她們去一個人去找尼可勒，我說，「尼可勒，在這裡，姨祖母，他被土匪拐去了，他們叫我告訴你。」

姨祖母發出一聲尖叫，顯出一副極度悲傷的樣子，就讓人把她扶到椅子上，主教坐到她旁邊，拍拍她的手，做出安慰的聲音。然後她站起來，她的尼可勒，她的羔羊啊，被這些貪心漢擄去了！

警長呢，穿著金邊的制服，戴着潔白的手套，走到我面前傲慢地說道：「現在，小女孩，告訴我們確實的情形。」

關於尼可勒耳朵的事使人相信了這土匪是真實的土匪，姨祖母讓人扶著上樓回她自己的房間去了。主教和他的隨從窘迫地離去，集會也就散了，警長留下來，等候姨祖母充分恢復時再討論一下步驟。她叫人下來說明天早上以前不要採取任何措施，因為那時他無疑地會回來的，警長極其同意，因為他只有兩名警察供他差遣，他知道他們對於尋回尼可勒這件工作感到怎樣。

第二天早晨，太陽沒有出來之前我就起身，從黑暗荒涼的鎮市走到聖塞巴士汀廟，我的猜測對了。那兩個土匪是在那兒，吃著麵包和香腸，喝著瓶子裡的紅酒，「錢在哪兒？」他們問道。

「你們必需把我也帶去，」我說，「為尼可勒她一分錢也不給，但是假如我也去的話，事情就更混亂了，她就

講，不然你一輩子做個老處女。」然後他們就帶著尼可勒走了，一面叫道，「記住！兩天之內一萬里拉！此地！」

我回到家裡時，正當上晚課鈴響的時候，我偷偷地爬上樓溜進我的房間，坐下來，面前放著一本書，好像我已經回來很久了似的，家中甚至較平常還要寂靜，這使我驚異。姨祖母到那兒去了？她怎麼沒有來盤問我？我開始下樓到廚房去看看究竟。在樓梯上遇到一個使女。

「你準備好了嗎？」她問道，「他們來了！聖瑪利亞啊，你要見一見世面哪！去洗洗臉，梳梳頭，穿上一件乾淨衣服！他們隨時會到，去告訴尼可勒！」

姨祖母羅莎下午是去教區牧師家裡的，看來是討論招待法拉斯的主教的事，牧師必須去主持晚禮拜，主教已經慈悲地答應到我們家來帶着他的隨從，會一會鎮上的名流，使女們已經把他們請到。

半小時以後，我把自已打扮得可以見人時，就走出樓來，主教和他的隨從正在同姨祖母講話，醫生，律師，藥劑師（他也是市長），還有幾位重要的酒商，他們都是同太太一道來的。女人們全都穿戴齊整，手腕，胸前，手指上滿戴著寶飾，姨祖母穿著她的寡婦喪服，那是她一出門就要穿上的，向著教士卑屈地滿面笑容，向其餘的人殷勤地微笑，她給我向主教介紹，用力捏我的手臂，以免我不致忘記行彎膝禮並且吻他的指環。

被迫得必須給錢了。」

那兩人互相看著，年長的說，「我想她是對的。」年青的看來很不開心，「我想只有這樣才能讓這老太婆就範，」他說，「但是多麼不便啊！」

土匪把我放到車中，給我蓋上一床舊毯子。我們在鄉間走了兩個鐘頭，一路上時時聽到土匪們高興地下田去的農人招呼，最後我們在一個非常低下的地方停下來，蒙特勃治的山遠處只是一座遠影，在一片野生的濃密果樹林中，是一些燒毀的破屋，地窖還完整，土匪們就隱藏在這裡，他們睡的是草墊子，還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有一張聖女像，下面點著蠟燭。屋角骯髒的地上，燃著灰燼，以保持那寶貴的咖啡壺溫暖。

在另一角落裡，尼可勒正和一個人在玩「摩拉」，那是一種用手玩的低級的賭博遊戲；互相猜測對方伸出的指頭，當時「摩拉」是被禁止的，因為引起太多爭鬭。除去這人之外，還有一個人與他看來很相像。沒有一個人！尤其是尼可勒！看到我來高興，他們也如此說，我的精神大為沮喪，就在屋角坐下，有一個人給我一杯熱而甜的咖啡，告訴我要安靜。

土匪們聚集在另一個角落，很明顯地是在討論怎樣處置我們，無疑地，我的來到攪亂了他們的計劃。帶我來的兩個土匪好像因為把我帶來而大受責罵，然後他們告訴我們他們的決定！我得立刻回家去。我開始放聲大哭，這使得土匪們大為吃驚，於是有一人來教導我如何才是個好女孩

此時，一個穿著農人工作時的褪了色的棉布衣服，開門進來，說警察來了，於是立刻混亂起來，「警察在那裡？」土匪們叫道，「他們有多少人？」

「他們聚集在蒙特勃治，所有從蒙特勃治和法拉斯肯帶來的警察。」報信者說道，「主教大人召他們來的，因為老太婆一分錢也不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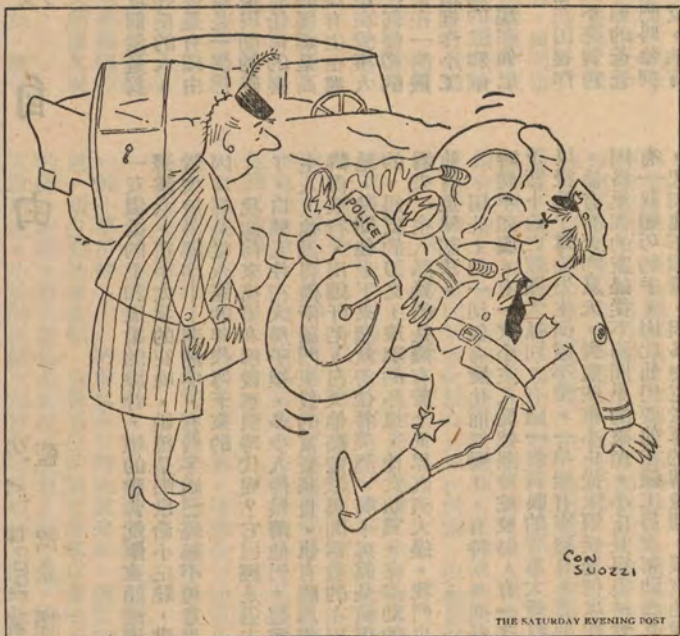
土匪們立刻同尼可勒收拾乾淨，他們上車時叫我儘快回家，有一人丟給我一個報紙，叫我帶給姨祖母。我差不多走了一個鐘點才碰到幾個農人，要他們帶我乘他們的車子回家。我回家時已經不太早了，我走進廚房時沒有人注意我，警察和打穿著比較不乾淨的制服，但是配著來關鎗和手鎗的人，和姨祖母一同坐在大桌子面前，他們在計劃策略，一面大量喝酒，喝得老太婆深不以為然，我從她那不贊成的眼色可以看出。我把報紙包遞到姨祖母手中，向她解釋這是從土匪處拿來的，她太激動了，也來不及問我哪裡的紙包，連忙拆開，看到是尼可勒的一把紅頭髮。

我的姨祖母尖叫起來，喝下一滿杯酒。然後她說道：「我絕不被恐嚇屈服，即令我的可憐的小尼可勒要多吃點苦頭，他的寶貴的承諾還是不動的好，但是！你們諸位！是要捕獲罪犯的：證明在我們光榮的意大利，罪惡是不會不受到懲罰的。誰又知道？」她輕輕地加上，「你們會得到些報酬的。」

次綁票而有所改變，她依然對我們作威作福。當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她得了中風。一聽到她得病的消息，我的母親，我的伯父，還有一大堆別的親戚都趕到她的床邊來，輪流照顧她，她沒有回復知覺就去世了。

姨祖母剛在得病的幾個星期之前才立的遺囑，遺囑在客廳宣讀，客廳裝飾著黑綢帶子。空氣很緊張，尤其是教區牧師在場！一件不平常的事！更增加了緊張的氣氛。遺囑很簡單。姨祖母羅莎所有的一切完全無條件地捐給教會，除去兩件遺物。我母親得到一段黑衣料，因為年代之久，在櫥櫃處已經變色，尼可勒得到姨祖母的那本用舊的拉丁文祈禱書，訓諭他得時常而謹慎地使用。

紐約 New Yorker Nov. 1968



“。件事外意的次一這告報去意願我”

警察們花費了兩天時間散漫地在鄉間搜尋，姨祖母使她自己鎮靜下來等待祈禱，有好幾次別人勸她取消搜尋和平解決，但是她憤怒地拒絕了。

教區牧師大為吃驚，連忙帶信給尼可勒的父親，他立刻到來。我的伯父因為姨祖母沒有採取措施大為憤怒，當她的面用污穢的言語罵她。當她威嚇著在她的遺囑裡將他除名時，他笑了起來，將一杯酒向她潑去，不覺悲嘆她的可憐的目的，然後他到警察那裡宣稱他將自己處理這件事，經過中間人，他帶信叫土匪和他相會。在那裡！我一直不知道——安排贖金。

原來的兩個土匪把尼可勒送給我的伯父，為了麻煩他們，他們每人得到十個里拉，和他們本來一萬里拉的價錢差得太遠，他們拿到錢沒有一句怨言。我伯父僅有的麻煩是他的兒子，他不願意回家過那種拘束念書的生活，以致鬧得很亂，有一個土匪就替他設項，既然他們好好地照顧他了，為什麼不就讓他和他們多就一陣子呢？幾星期之後他們一定會送他回來。

我伯父的回答是給了尼可勒一巴掌。但是後來他讓他們和他們道別。尼可勒親切地和他們擁抱，發誓為永久的朋友並且答應不久來看他們。土匪也被感動了。其中之一送給他一個銀質的聖章作為臨別紀念，就在那一天，我伯父把我們兩人帶回羅馬。

家人們對於姨祖母羅莎的金錢的態度，並沒有因為這



重獲自由

S. V. Benet 著
藍 依 譯

的茅草棚裡。他出生後所記得的第一件事是媽媽的臉和鹹肉皮的滋味，還有那閃着亮光的灶間煙火。好，現在他已經出生了，且看他的將來如何吧。

他的爸爸在田裡作工，她媽媽的不生蛋時也在田裡作工。他們是黑奴，每天割棉花和種麥子。早晨天不亮就響了，晚上聽見號角聲一天的工作才算完畢。他的爸爸是一個強壯的人——有強壯的手臂和背脊，白人們叫他柯弗。他的媽媽是一個善良的婦人，白人們叫她莎拉。她有

從前，很久以前還是奴隸的時代有一個姓丘的人。我願意你們知道他是理由的。他的出生就像是一個棉花桃的長成，也像田間的野兔，他生下來沒有任何喜慶宴會，但是他的媽媽是高興的。是的，他沒有生在那大房子，也沒有生在管事人的家，沒有生在任何優裕的環境。沒有，他是在一個嚴寒的冬日出生在田裡作小工

一双溫柔的手和溫柔的聲音，她的聲音就像夜間流過的潺潺溪水。在不太累的夜晚，她總是唱歌給小丘聽，歌聲常常夾着外國字——非洲字，有些字她已經記不起意思了，因為那是從久遠的年代傳下來的。

田莊上的一切似有變化而無變化。有時候年頭好，有時候年頭壞。有一次小主人愛德華被蛇咬傷，有一次大個子藍下逃亡被獵犬抓回。有過一個斜眼的管事太愛打人，以後換了韋德先生倒還不錯。一年裡有幸豬日，有聖誕節，他有春天和夏天。對這些事小丘從未懷疑過何以如此，因為巢裡的蜜蜂從不詢問巢的來源。小丘長得很結實，更有一双靈巧的手，因此他們要他在鐵工房裡幫助傑克老爺。起初他不願意，因為傑克老爺的脾氣壞，後來他對工作

發生了興趣。他學會了鍛鐵和把它作成各種形狀，學會了釘蹄鐵和按裝車輪上的鐵箍，總之他學會了鐵匠所有的本領。有一次他們叫他給主人的馬釘蹄鐵，他釘的又輕又牢，主人會當着韋德先生的面稱贊他。他很強壯，很黑，黑得像無星的黑，他以他的強壯的手和背脊為榮。

他可能一直安於這種生活——是的，很可能，偶而他聽見人們提到關於自由他都沒有在意。他既不會演講也不會宣傳；他祇是小丘和鐵匠。他寧願作鐵匠小丘而不願作一個遊手好閑的白人，更不甘作遊閑的奴役，因此可以說他是安於現生活的。

可是不久疫癘流行奪去了他的父親，雖然女主人會為他們延醫治療也未能挽回噩運，之後小丘感到異樣的孤另。

他感到孤寂和心靈上的煩惱，他看見爸爸媽媽被埋入土中，新的奴隸接替了他們的茅草棚，這他倒無怨言，因為事情原來如此。但是當夜間他一人孤獨地睡在鐵工房的頂樓裡，便不免想起他的爸爸——爸爸的強壯和媽媽的歌聲。他們工作了一世，也有子女，雖然祇剩下他一個，但是死後真正屬於他們的祇有那一小堆黃土。他們是忠心的良僕，主人會這樣說，在下葬的時候他脫下帽子這樣說的。大房子仍在，棉田和麥地也仍在，可是爸爸媽媽却像去年的收成一樣地不見了，小丘想到這裡就又悲傷又煩惱。

從此他開始注意以前從沒注意過的事，在早晨，那使

小工下田的號角聲，它並不是和閃電一樣來自天空而是人為的。有一天他聽到主人和朋友的談話：「這場倒置的瘟疫害我失去八個得力的工人和一個精明的管事，我寧願失去那匹駿馬飛天駒也不願老依薩克死掉。」小丘記住了這段話，不禁在心裡反覆捉摸，主人的話裡並無惡意，在伊薩克死前，他確實守了他一個整夜。可是小丘，伊薩克和那匹飛天駒駿馬，他們全是屬於主人的，主人從頭到腳的領有他們，像他口袋裡的錢幣一樣領有他們，這是他老早就知道的事，祇因為他此刻心裡正在煩惱，這思想就更使他有一種不對勁的感覺。

一天他為小主人希伯來的馬釘蹄鐵，他釘的又牢又輕，並為他作了一個馬銼，小主人十分歡喜，跨上馬後還給他一枚銀幣。這本不算甚麼，潤少爺們常如此作，主人也並不刻薄未加阻擋，可是一整夜小丘都覺得小主人的腳踏在他的手掌上，他一向很喜愛小主人希伯來，這感覺真使他難以解釋。

最後小丘斷定他必定是着了邪，雖然他不知道是甚麼迷住了他的心竅，可是他知道現在他應該怎樣作，他必須去找瑞琦姨母。

瑞琦姨母是一位很老的老婦人，她同孫女兒蘇蒂住在一間小草房裡，主人的祖父在世時她就來此。據說她看見過一頭白髮的華盛頓，也看過拉斐爾特將軍穿著法王贈他的鐵金戰袍。有人說他是女巫，又有人說不是，田莊上人人尊敬她。小丘的媽媽生前曾和她很要好，因此他決定去

見她。

她獨坐在爐火的微光裡，火上有了一隻鍋在咕嚕咕嚕地響，很像池裡的蛙叫。但是這是僅有的聲音。小丘在施禮和問候之後，送上去一隻黑色雄雞，她很高興地接了過去，雞在她黑瘦的手指間撲打着，她從雞的嘴邊沿著桌面畫了一條白線，雄雞即刻停止不動了。從前小丘也曾見過這種法術，但現在在瑞琦姨母的房裡，除了爐上的鍋子別無音響，使他突覺不安，他祇得撫摸著口袋裡的銀幣來尋求伴侶。

過一會兒老婦人開口說，「丘兒，你帶來的雞很好，你還帶來別的甚麼呢？」

「我還帶來麻煩。」小丘囁嚅回答，他想不到別種說法。

她點點頭彷彿正在意中，「他們都帶麻煩來給我，」她說，「有麻煩他們都來找瑞琦姨母。丘兒，你的麻煩是甚麼呢？男人的麻煩還是女人的麻煩？」

「我自己的麻煩。」小丘說，於他是盡力描述給瑞琦姨母他近日胸中的煩惱。這時鍋子裡有水泡滾出，老婦人便用一把長柄匙子攪拌着。

「噢，丘兒，柯弗的兒子，相果的孫兒，」她說，「你帶來的麻煩可真不小。」

「會召來殺身之禍？」

「這我還不能告訴你，」瑞琦姨母說，「我本可以不講實話或胡亂開方，對別人我就這樣作了，但是你有一位

身後惡魔。」

老婦人攪着鍋子。

「我的主人，他是一個好主人，」小丘說，「我不願意傷損他，我不願意給他惹麻煩，也不願意給自己惹麻煩。」

老婦人攪着鍋子，不停地攪着。

「啊，上帝，我要自由，」小丘說，「我想望着自由，我渴盼着自由，瑞琦姨母我怎樣才能自由呢？」

「地底下有條路，」老婦人說，「我從沒見過它，可是我知道它，這條路上走着一種轟隆隆轟隆隆的火車，有人這樣告訴我，我可不確實知道。」說完她用眼睛瞟着小丘。

小丘也大膽地回望着她，因為他也聽到過這地下鐵道，雖然都是輾轉私語。不過他知道老婦人不願告知的事，再問也是無益。

「我怎樣去找那地下的路呢，瑞琦姨母？」他問。

「你注意草叢中的野兔，看它作甚麼，」老婦人說，「你注意樹林中的鳥，看它作甚麼，你注意天上的星星，看它作甚麼，然後再來和我談，現在我要吃飯了。」

那天夜裡瑞琦姨母告訴他的話祇此而已。他回到閣樓以後，她的話却一直在他心裡翻滾，整夜他都聽見那地下火車的轟隆之聲，次日清晨，他便逃去。

他逃的不快也不遲，這也難怪，他從沒離開過農場廿哩以外。日出前逃走，日落前被韋德先生捉回，你看，他不是一個笨瓜嗎，這小丘？

勇猛的祖父，要三個人才能在他身上加上鎖鍊，而那鎖鍊，我猜，也鎖住了他的心。我對你說實話，丘兒，你是害了一種病。」

「難活的病？」小丘問。

「血液裡的病，」瑞琦姨母說，「肝裡的病，脈裡的病。你的父親據我所知，沒有這種病，他承繼了他母親的血統，可是他的父親他屬於勇敢和自由的一族，你承繼了他，這是一種自由的病。」

「自由的病？」

「自由的病，」老婦人說，她的小眼睛閃閃發光，「有的被壓制了，有的被馴服。」她說，「有的既不受壓制也不被馴服。難道我不曾看見那神跡和災害——我，從那滿載着奴隸的門中走出，看見我的同胞們四方流散？難道我不曾看見它來臨？啊，主啊，難道我不曾看見它來臨？」

「甚麼來臨？」小丘問。

「天空中一片漆黑，一把刀插在雲裡，」老婦人說，「一面攪着鍋子。」因為他們奴役了我們的同胞，奴役了我們的同胞。」

小丘覺到一陣戰慄通過全身，「我不要挨鞭撻，」他說，「我從沒挨過鞭撻——真正的鞭撻。」

「他們鞭撻你的祖父相果直到他背上血流如注，」老婦人說，「可是有的人既不受壓制，也不肯馴服。」

「我不不要被獵犬追逐，」小丘說，「我怕聽它們在我

韋德先生並未對他施以重罰，因為他是一個老實人，以前也從未逃跑過，雖然如此照樣挨了廿皮鞭。是趕馬車的祖義打的，皮鞭一上他就覺到一種火燒樣的刺痛，真不知怎樣才能忍受下去，過了一會也就不覺得了。

以後瑞琦姨母來到他的閣樓，並令她的孫女兒蘇蒂在他背上塗抹藥膏。她今年十六歲，有金色的皮膚，美麗得直如桃樹上的桃子。她在大房子裡工作，他從未想到會得到她的青睞。

「真是多謝！」他說，雖然他心裡不斷地想是瑞琦姨母害他如此，因之感謝的程度也隨之降低。

「你要對我說的話祇有這一句嗎，丘兒？」瑞琦姨母望着他說，「我告訴你三樣東西，你看看了嗎？」

「沒有，」小丘說，「我像一隻野火雞似的在樹林裡竄來竄去，我再也不幹了。」

「對的，丘兒，」老婦人說，「自由的代價可不輕。現在挨了皮鞭，我猜你要放棄啦？」

「不錯，我挨了皮鞭。」小丘說，「但是地下有火車道，你告訴我的，我雖然挨了打可並不認輸。」

「那你得到了教訓。」說完瑞琦姨母便走了，蘇蒂却留下來給他作晚餐，他從未奢望會有如此美妙的事降臨到他的頭上，他的心裡異常快樂。

康復以後他被派作田間小工，過了一陣因為有若干鐵工要作，又把他們調回鐵工房。以後的一段時期一切一如往日，但對小丘却大不相同了，以前他的耳目彷彿被封閉着

，現在却打開了。

他注意草叢中的野兔，他發現它會躲藏，他注意林中的梟鳥，發現它在夜間悄悄出沒，他注意天上的星星，發現它指向北方，於是開始在心中盤算。

他不能很快的盤算，祇有慢慢地想。他想也許野兔和梟鳥具有白人所缺少的智慧吧，但是白人也有他所沒有的智慧，白人會讀書寫字，那似乎是非常有用，他去問瑞琦姨母是否如此，她說是如此。

於是他開始學讀和寫。這本是不準許的。但是蘇蒂，她在大房子裡服侍小姐學得一二就傳授了他。她從大房子拿來一本小書，書上講的全是貓啊，狗啊，老鼠啊一類東西。小丘懷疑寫這本書的人是害了神經病，不然他為何不寫些人們所需要的知識，而偏寫這些小動物。雖然如此，他仍是埋頭苦讀，幾乎漲破了他的腦袋，可是終於會了，當他用樹枝在沙土上寫下小丘二字，蘇蒂說是對的，這一天真是可驕傲的日子。

他又開始聽到那關於地下鐵道的竊竊私語：噢，孩子們，記住利維卡分和強漢生的名字！記住那些庇護逃亡人的教友派聖徒！記住所有幫助我們重獲自由的好心人！偶而這裡那裡傳來一些閑言雜語，沒人知道它的來源，可是人人曉得它的存在，在奴隸們的屋子裡談論着的大房子聽不見，晚間爐火前的閒話也不會從煙囪飛上青天，有些名字你說給了葡萄藤，它不會再傳給旁人。

一天一個白人來賣地圖和畫，主人們參看他的貨品，

種力量。

因此當時機成熟大家攀上船舷發現人數超出一名時，小丘知道怎樣解答。他不要等那安靜的白人說出船上不能再多載一人的話，他祇用力把蘇蒂舉進艙裡。他不能多思想，也沒有哼一聲，他知道事實如此也必定有其原因。他站在黑暗的河邊望着船啓旋開行，那條像當年載着以色列兒孫逃亡的船。接着他聽見叫喊和槍聲，他知道他必須怎樣作和這樣作的理由。他知道這是巡邏的人，於是他從黑暗中探出身來。回到田莊上時他已筋疲力竭了，但是那巡邏隊，他們追趕他而放過了那條船。

他半爬半行地走過瑞琦姨母的茅屋，看見從窗中透出的燈光就敲門而入。瑞琦姨母正蹣跚着身子坐在火爐邊，顯得異常瘦小。

「丘兒，你像是很慘。」她看見小丘走進來便這樣說，雖然她的眼睛一直盯着火上的鍋子。

「我是很慘，瑞琦姨母，」他說，「我很痛苦和憂慮，而且我又惹了麻煩。」

「你的衣裳上怎麼有泥，丘兒？」她問道，爐上的鍋子冒着氣泡和咕嚕咕嚕的響。

「那是沼澤裡的泥，我曾在那些兒躲避巡邏隊。」他說

「你的腿上怎麼有傷口，丘兒？」她又問着，鍋子仍在冒泡和咕嚕咕嚕的響。

「那是被他們的槍打中的，血差不多乾了，可是我沒

他也和主人們愉快尊敬的交談，但是當小丘為他套車時，他透露出一絲信息，這一絲信息彷彿縮短了地下火車的距離。

夜裡他獨自在林中與那人相會。那是一個安靜的人，有着一副瘦削的面孔，每天他冒着生命的危險到處奔波不以爲意。小丘見過勇敢的人，可沒見過這一種，這使得他爲人性的偉大驕傲。那人問他許多問題，他一一答覆了，在他與那人問答時，他所關心的已經不再是他個人，而是他在苦難中的全體同胞了。

那人對他說，「沒有人擁有世界，人不可能有那種力量。」又說，「沒有人能擁有他人，那也非人力所能及。」小丘聽了這話細細地咀嚼着，但是當他回到閣樓後，勇探逐漸消失，他祇有坐在草蓆上對着牆壁發楞，這時期暗影重重他包圍着他，使他甚爲惶惑。

他渴望着自由，夢想着自由，但是他渴望着蘇蒂，戀愛着蘇蒂。高個兒老齊的房子還空着，那是一間好房子，祇要拉着蘇蒂的手一塊兒去見主人，一切都解決了。雖然主人不贊成大房裡女僕下嫁田間小工，但小丘是不同的，他已經是鐵匠。他想像着晚間回家蘇蒂應門的情景，和清晨號角響前她的模樣。這雖然不是自由，却是他所習慣的生活，而另一條路是那麼遠，艱苦和陌生。

「主啊，你為何加給渺小的我這樣沉重的負擔？」他禁不住向上帝求助，然後他耐心地等候着主的回答。他終於等到了，那不是言語，而是在他心中勃然而生的一

法不一瘤一拐的，不過那以色列的兒孫們，他們安全了。

「他們過了河。」老婦人問。

「他們過了河。」他說，「船上不能再多容一人，可是蘇蒂，她過去了。」

「那你這會兒怎麼辦呢，丘兒？」老婦人問，「是你的機會，你的心血，你却讓了別人，明天早晨韋德先生看見你的傷口會盤問你。丘兒，你給自己加的擔子真不輕呀！」

「是不輕，」小丘說，「我真希望能逃過它。我從沒想要擔這樣重的擔子，可是那自由，它不是輕易得來的。」

老婦人突地站起，小丘從沒看過她站得這麼高，「賜福主，」她說，「贊美主！我同我的媽媽一塊兒坐着那滿載奴隸的船——我從中門走出。現在已經沒有幾個人記得那些日子了，也沒有幾個人在乎它，沒有幾個人還記得那誘我們上船的紅旗，而在這之前我們曾是多麼自由自在！幾千萬人像牛馬般的生活，在奴役中死去。可是他們把我放在大房子——我，曼地哥族的女巫——我在大房子的所作所爲，是介乎我和我主之間的。如果我作錯了事，我受到應得的懲罰——憂慮和哭泣，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時候女主人剛剛出生，他們把我的兒女賣到遠方，可是我待大了女主人，對這我沒有絲毫抱怨。我數着她頭上的根根髮絲，她也時時尋覓我的庇護，幼小的她是那樣軟弱和無助

。因之我和大房子間發生了感情，使人難以忘記的感情，可是我的兒孫們，他們會重獲自由。」

「是你害得我如此，」小丘說，惡狠狠地望着她。「你害我到這步田地，老嫗，」他的呼吸急促，手指抽動着。

「是的，」老婦人說，眼睛直視小丘，毫無怯色，「是我害你如此，我教你作這我自己的兒孫都沒讓作的事。那是因為你的祖父相果，雖然他從未找尋過我的安慰，他投向那愛波族的女人。加上了鎖鍊之後，他發出怒獅般的吼聲，是我親眼看見的，所以當你來找我時，我就試驗了你，看你是否配追隨他，因為你配，我才在你的心裡播下了自由的種子。聽見嗎？丘兒？」

「我永不會得到自由，」小丘看着他的手說，「現在我破壞了一切禁例，他們一定要把我出售了。」

「你會被轉賣出售，」老婦人說，「你會挨鞭撻，戴鎖鍊，這是不可避免的。你必得為你的同胞受苦，和你的同胞一起受苦，不過你的胸中一經存有自由，你的子孫必然承繼。」

她蓋上了鍋蓋，房中頓無聲響。

「現在我的路已經到了盡頭，」她說，「但是這故事却永無休止。它轉向非洲，它繼續前進，像雲彩，像火鑽，它，包藏着永恒的歡樂與悲傷傳遍全世界，從地面，從天空，從海洋——我們整個民族的故事。」

說完她的兩隻手垂落下來，小丘也就走出茅屋。他知

味，以後他繼續前進。

除了天上的星星，他一無伴侶，可是那星星，它一直在天空中閃爍着而且指向北方。主啊！是祢把它放在天上來指引我們這受難的一群的，所以它永不熄滅。

餓了他嚼着穀子和紅豆，渴了他喝着泥坑裡的污水。有一次他在泥坑裡躺了兩天動彈不得，他知道他們還在尋找着他，他心想一次怕是死定了，可是兩天之後他又爬了起來。他用石頭打死一條蛇，剝掉了毒囊吞下去，藉以幫助體力的恢復。

他不知道是那一天來到河邊的，他不會游泳，就用兩塊木頭作個筏子。他真害怕會淹死，這木筏却帶他安然渡過。過得岸來，他已經衰弱不堪。

雖然衰弱已極，他仍是十分小心。他知道有個叫畢里夏的人專門抓逃跑的奴隸，他祇好等到夜間才像幽靈一樣溜進城裡。他向一位婦人乞討，她給了他，但是他編造的故事却祇引起她的懷疑。他在陰溝裡拾到一張報紙，在尋人欄裡赫然有他的名字。

他小心翼翼地離開這座城繼續前進。他知道另一座城的名字是新新納提，幫助他們的人就住在這裡。可是他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他，他必須向人問路，這須得十分小心。有一次他向一位黃種人問路，他不喜歡他臉上的表情，就用瑞瑞姨母的咒語恐嚇他，結果黃種人告訴了他實話。他還逼着他和他調換了衣服，因為他自己的衣服已經破爛得不能蔽體了。

道他已經命定要作見證，這思想使他身上一陣冰冷，一陣灼熱。他知道了他命定要作見證和傳述這一民族的故事。主啊，作見證可不是容易的，小丘喃喃自語，但在未來冗長苦難的歲月中，這思想却給予他極大支持。

被販賣之後小丘的心上才真正戴上枷鎖，以前他一直看不起不肯的奴僕。給善良的主人工作，他也從未三心二意，雖然他是奴隸，可是男女主人特別看待鐵匠小丘，現在他才深深嚐到作奴隸的滋味。

在驕陽似火的田裡工作勞苦竟日不得溫飽，他經過兇狠的主人，惡毒的管事，挨過鞭撻，上過腳鍊，他無聲地忍受着苦難，這也是全族人的苦難。雖然如此，他可沒一日忘掉自由，自由一旦在心裡生根，便很難被拔除。

以後他簡直不知道了年月日，也難得記起曾有一個姑娘芳名蘇蒂。唯一他所不能忘記的，是那終年響在耳邊的火車隆隆之聲，夜裡他想着它直到入夢，夢中他被火車載走，然後又被清晨的號角召回，這時候他真覺得無法再活下去。可仍是活下去了，在鞭撻，在鎖鍊中活下去，直到有一天他終於逃走。

這一次他可和往日的小丘大不相同了，他和野兔一樣藏躲，和鳥一樣在夜間出沒，他又冷又餓，可是天上的星星照耀着他，他一直望着星星奔向北方，他們放獵犬追他，起初他很害怕，但也不像往日那麼害怕，也不比別人更為害怕，後來他殺死了這條獵狗——這條又大又會嚎的獵狗——用空手空拳。他在河裡洗了好一陣，為的丟掉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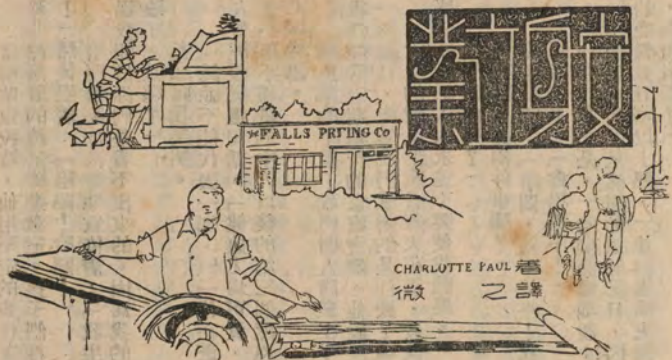
忍耐和極端謹慎他終於找到他所尋找的地方，這是一所大房子，看起來很不對勁兒，他跑到房後去從窗子向內窺探，幾個白種人在用餐。他們和別的白種人並無異樣，使他頗覺失望，但也祇有依照規定的方法敲着窗子。最初屋裡的人沒有反應，小丘幾乎想離開了，後來一個人站起來把後門打開一條縫，小丘在黑暗中吐出一口氣來。

「主賜福給求助的人，」他的聲音很低，但是十分清楚。小丘連忙跑向他幾乎跌倒被他扶住。小丘抬起頭來端相着他，不錯，他確是白種人，可是他不像疾雷閃電般令人望之生畏。

他替小丘裹傷，把他藏在地板底下，問了他的姓名和來歷，傷好之後又送他到別處，在那裡，他們把他裝進一輛載載稻草的馬車，後來又被裝進一輛緊閉的馬車，同其他六人。整夜他們一聲都不敢哼。有一次有人查問馬車裡裝載何物，答以南方花標布，他們都不禁莞爾，小丘總記得那情形。

後來他們到達了一條河，這條河很寬，簡直像海洋一樣寬，他們坐船到了對岸。上岸之後，他們又唱又笑又禱告，引得白人驚奇不止，但小丘並沒覺得快樂，他祇覺疲憊不堪，昏昏欲睡。

他不分晝夜的睡，就彷彿幾年幾月不曾睡覺一般。醒來時他幾乎記不起置身何地。他睡在一個穀倉的閣樓上，沒有人在他身旁，他起身走到屋外，看見一片絢爛的陽光。他對自己說我已經自由了，可是腦子裡迷迷糊糊地不



一星期漫長的等待時期過去了，醫生檢查瓊尼之後，發現他並沒有僵硬跛足等類的毛病。

後來，由於醫生的勸告，我們把哈蘭帶到西雅圖的兒童畸形治療醫院。哈蘭和瓊尼他們都不知道自已患了小兒麻痺症。「畸形治療醫院」的意義是「疾病和殘廢兒童」，不知道哈蘭對它的反應如何？

他很好奇，這一來到對事情有了幫助。不過他也提出了抗議，「我不是殘廢！」並且他又要我們答應不要把去的地方告訴學校裡的任何人，他一到醫院之後，他覺得很愉快，看護叫他穿上兩件天使的長袍更使他開心。他對我笑著說：「我穿上這樣一件滑稽的衣服以後，我想學校裡的孩子一定不會認識我了。」

我們一直還是在擔心要是孩子們知道自已患了小兒麻痺症後會有什麼反應。可是當我們把哈蘭接回家以後，他對自已的腿和同患小兒麻痺症的遊伴似乎毫不介意。阿特便問道：「哈蘭，你們知道自已患的是什麼病嗎？」

「噢，知道……」他回答時並沒有看我們。「我患了小兒麻痺症，不過這是很輕微的一種，爸，是非常輕微的一種。」

瓊尼返校了，不過哈蘭仍在家休養了幾星期。漸漸地他那受損害的腿強壯起來了。當他回校復學以前，我和他的老師談起：「他曾一再說過希望不要讓其他的同學知道他去過什麼地方，和生過小兒麻痺症。」

老師說：「我可以跟孩子們說明。你不會明白七八歲孩子們的瞭解程度的。」

(下)

能領會這句話的真義。他又說，這是加拿大，我已經自由了，還是無法了解。他信步走到街上。

在街上遇見的第一個白人，又不禁使他倉惶逃避，但是那白人好像完全沒注意他，他這才明白了。

他在心裡對自已說：我自自由了。我的名字是丘強。我有強壯的身體，我有熱愛自由的心。我有了叫得出的名字，不再是小丘。

他對自已說：我的名字是丘強，我有名字，我有使命。

我要把我的經歷講述給苦難中的同胞。我的第一個兒子要叫他丘自由，我的第一個女兒，叫她丘再生。

他在街上走着，走着，看見一家鐵匠鋪，那老人似已無力舉錘，他就微笑着走進去。

他自由的工作，自在的生活。有一天他看見一位美如桃花的姑娘含羞向他走來，她便是那使他眼眠夢想的蘇蒂。

From First Prize Stories—1919—1957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優待價
溫莎公爵回憶錄 (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劫後孤雛 (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征服星空 (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波城世家 (售完)	二十四元	十六元八角
海上漁翁 (售完)	十三元	二元一角
舊綢表祖	十二元	八元四角
滄海珠淚	四元	二元八角
天才推銷家 (售完)	八元	五元六角
自殺俱樂部 (售完)	四元	二元八角
春閨夢裡人 (售完)	六元	四元二角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海狼	十五元	十元五角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三元五角
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玫瑰紋身	八元	五元六角
石油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錫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十七元五角
黑貓劫	九元	六元三角
慘劇的預演	五元	三元五角
糖的故事	六元	四元九角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七元	四元九角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七元	四元九角
我們的地球	十二元	八元四角
三一律談叢	五元	三元五角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十二元	八元四角

當哈蘭返校時，他用堅定的步伐穿過走廊，用小心翼翼地控制著的跛足跨進教室。孩子們都喊了起來。「哈蘭！」然後唱著：「哈蘭！哈蘭！」

哈蘭響亮而清楚地宣佈著：「我生過小兒麻痺症，不過我相信你們是看不出來的。因為我的腳已經一點兒也不跛了。是嗎？」

老師向我笑笑。

「錢並不能代表一切，」一位在芝加哥時報工作的朋友曾經說過這句話。「健康尤為可貴。」自從我們自己做了一份小報紙的主人以後的第三個感恩節上，我們對健康尤為感謝。

感恩節的早晨，我們四人同聚在早餐桌上，阿特召集我們經常定期舉行的家庭會議。他說：「我現在要來討論一個題目，究竟我們感謝的是什麼？瓊尼你說說看。」

六歲的瓊尼眼睛看著天花板，最後嚴肅地說：「我要感謝格蘭太太永遠不要使我關學。」

「哈蘭你呢？」

「我能感謝兩件事嗎？」

瓊尼喊道：「哈蘭，這不公平！我只感謝了一件。」

阿特舉手。「會場秩序！」

「我們意思是，」哈蘭謹慎地說：「我們所有兒童第一件應該感謝的是感恩節這個節日，因為我們有一頓很好的晚餐並且可以上學。」他回過頭來對他弟弟說：「瓊尼，你說對嗎？」

「你確實可以在這裡留下來了。」

阿特聳聳肩。「三年不也一樣可能嗎？任何法律都不會禁止它的。我知道我們還背了一身債。不過我們已經一點一點地在清償。只要事業在繼續經營，我們有人力和設備來做這些工作。我們一定會搞得好的。」

「可是假如……」我咽住了話，我為自己在感恩節說這些喪氣話而覺得羞耻。假如這兒的鋸木廠碰到了不景氣和罷工該怎麼辦？我自己的腦子裡在亂想著。假如我們：該怎麼辦？」

阿特進醫院的往事尚歷歷在目，那是最艱苦的一年。

第二年夏天，阿特和我決定在八月裡把哈蘭送進青年會的夏令營到奧略斯去度假一星期。

當我們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以後，他開心得不得了，但是我們不願意使他認為這種機會太容易得到，所以我們對他說：「夏令營裡過一星期得繳二十五元費用。我們可以付一半，不過另一半得讓你自去賺。」

要八歲的孩子去賺十二元五角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哈蘭聽說有處草莓田需要隨時的採摘工人，他便獨自跑去應徵這項工作。

「你比規定的最低年齡小兩歲，」田主說道：「不過我可以試用一天。假如你能跟大孩子摘得同樣乾淨，並且不偷懶的話，我可以雇用你。」

三天以後，哈蘭賺了二元五角。可是第四天下雨了，

「好，那麼第二件呢？哈蘭。」

「我感謝沒有得最壞的那種小兒麻痺症。」哈蘭用很小很小的聲音說。

我們有片刻沒有做聲。然後阿特清清喉嚨，響亮地說：「我感謝的是另一些東西。有人知道嗎？……你們放棄了？」

哈和瓊尼點點頭。阿特便說道：「好，讓我來告訴你們。我要感謝的是因為在感恩節這一天，我可以化整天的時間來思索我要感謝的事。」

「你用不上報館裡去工作了嗎？」

阿特笑笑：「我可以去，那裡有很多事要做，可是我不想去。」

哈蘭嚴肅地說道：「爸，你的意思是說事情比以前好一點了？」

阿特若有所思地看著我們這個八歲的孩子。「是的，他說：『我們有好的工作人員，我們有新的大印刷機，我們的報紙可以繼續出版下去了。現在你們可以跑出去玩去了。』」

孩子們跳起來向他們的房間跑去。

我給予阿特一個慘笑：「你所說的話真是這樣的意思嗎？」

「當然，我就是這個意思！每個月我們都在增加訂戶。」

「你記得奧脫·史龍嗎？他說過至少要過五年才能證

「他們下雨天是不摘草莓的，」孩子哭著說：「我怎麼能賺夠夏令營的錢呢？」

阿特說：「那末你為什麼不去試推銷一下紀錄報的訂戶呢？」

「啊，我可以嗎？你能讓我去做嗎？」

阿特說：「你推銷一位新訂戶，我付你七角五分的佣金。」

第二天哈蘭出發了，一隻口袋裡放了收據簿和鉛筆，一隻口袋裡放了一本大拍紙簿，還帶了一大疊紀錄報，一隻大紙袋裡放著他的中餐，掛在身上，腦子裡是他自己擬定的推銷計劃，按門鈴，你要紀錄報嗎？讓我拿一份給你，你看，你看以後一定會願意訂閱的。你已經有了紀錄報了？那麼你願意訂一份送給親友嗎？

我沒有親眼看到我的孩子怎樣推銷紀錄報，因為每天早上我都是送他到鄰近的鎮上後就回家。他在外面便工作一天。當他那隻帶在身上的大圓鋸鋸指著下午五時的時候，他就借打一個電話到紀錄報館來，我便開車去接他回家。

早上出發時，他整齊齊齊的蠻像一位推銷商人，他的步伐很堅定，臉上也掛著有自信心的笑容。可是到下午五點鐘，他累了，變成一個稀稀稀的小孩子。有些人給他糖果吃，有的請他吃閉門羹。可是他回家祇少總拉來一份新訂戶。不久他就問道：「假如我賺的錢超過了夏令營費用的半數，我是不是得多付？」

神奇的一天終於到了，瓊尼和我陪哈蘭到西雅圖，在那裡他搭巴士進夏令營。他渾身配備齊全：鋪蓋捲，手提箱，口袋裡還有五元自己賺來的零用錢。當他上了巴士，車子快開駛的時候，他從頭探出窗外對小瓊尼說：「你在報館裡接替我的工作好啦，」他的聲音裡似乎帶有一絲願望？「我在夏令營裡打算化一半的錢買東西送給你。」

他的頭消失在充滿著孩子和快樂氣氛的車廂裡，巴士出發了。

現在我們每個月都增加新訂戶。在有一次三個月的時期裡，我們增加了八十六份新訂戶，幾乎每個月廣告費的收入都超出上年的同一月，換句話說，生意很不錯。後來我們的那具美麗，龐大，化三千元買來的印刷機主齒輪斷裂了。那一天是星期一的早晨，星期四早晨我們就得開始印報紙。

我們的領班建議：「我們可以借人家的印刷機印報紙。」

阿特不屈服地說：「我們一定要用自己的印刷機。」固執的信念支持著他，他開車到二百四十英里以外去修理這齒輪，星期四早上十點鐘我們的印刷機終於又開始轉動印報了。

那家修理店的工頭對阿特的辛苦跋涉覺得很奇怪，他問道：「你這樣太辛苦了，你是替誰工作的？」

己著想，那末你也得為著孩子。」我希望能得到他的允許，可是假如採取放任的態度不能使你丈夫生活下去的話，那末像這種經常逼住他「不准這樣」「不准那樣」的辦法也顯然是無效的。以後怎麼辦？我該怎麼做？

有一天阿特很早就從報館裡回來了，他一躍不響地走進屋子，手上空著，沒有帶回工作，他向我微弱地一笑和很快的打了個招呼以後，就走過我身邊到他的臥室裡去了，我進去時他仰躺在床上，兩眼盯著天花板。

「你好嗎？」我焦急地問

他點點頭：「只是覺得累了。」

他的臉色發灰。

「餓嗎？」

「不，我只是想睡一回。」

我轉過身來想出去，阿特把我喊了回去，「也許我得告訴你。我們管理鑄造排字機的人要走了。」

「什麼！」

「今天是奧爾遜在報館裡的最後一天，她丈夫要她留在家裡，不要再出來做事，」他疲憊之地補充著說：「我想在華盛頓州現在恐怕找不出失業的鑄造排字機工。」

我想用話安慰他，但卻無話可說。我們一直揮扎著努力向前，提高薪水，改善業務，爭取信譽。我簡直想哭出聲來：「啊，我實在太累了！」可是阿特的勇氣是從來不會受挫折的。阿特一定得有勇氣；當我缺乏勇氣的時候，他却總是保存得那麼多，現在阿特沒有精神了，阿特得了

「替我自己，」阿特簡潔地回答道。

印刷機難關渡過以後，我開始提醒他不要忘記醫生說過需要及時休養的忠告，因為阿特又像是一具捲得緊緊的發條了。可是每次我提出這種暗示都如石沉大海。我請求他不要帶一大堆東西回家來工作，並請求他在合理的時間內返家，但我的焦慮依然絲毫無結果。我總是以建議始而以爭辯終。

「你記得醫生所說的話嗎？你得把工作減輕一點。你故意忽視醫生的吩咐了……」

「可是醫生並沒有解釋，我怎能在短時間裡做完這些工作，再說我的身體也健康得像一匹馬。」

像這一類的討論，毫無問題，阿特並沒有把它放在心上。他愈來愈神經質，我也愈來愈擔心。

到四月中，我們有一位朋友因患心臟病去世了，這個噩耗使我的心裡充滿了恐怖。我現在所做的事不等於是高與興地站在旁邊看阿特自掘坟墓嗎？除非他改變目前這種生活的方式，他一定會成為第二位心臟病的犧牲者，即使他輪不上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總會有的份。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拯救我丈夫的生命。我希望阿特快樂，但我更希望他能活下去。如果他不遵守醫生的吩咐，我得強迫他去遵守。

一個月來我緊釘著這個。如果阿特吃晚飯遲到了，我就打電話到報館裡去並堅持著要他立刻回來。我向他使用了很多詞句，例如「為我的原故，」或是「如果你不為自

心臟病！假如我們贏得了戰爭，但卻有這麼大的損失，那麼勝利又有何用？他靜靜地躺在那裡，我以為他已經睡著了，我踏著腳走到窗口想拉下窗簾。

「不，」阿特說：「我不想睡，過來坐在我的身邊，我要跟你談談……關於報館裡的事。辦這種小企業，你還有很多地方不明瞭，所以你一定得開始學習，這樣在必要時，即使沒有我你還能繼續經營下去。」

「我認為不需要討論這種事！」我哭得像一個受了驚嚇的孩子。

「這種事我們很難預料，我的年齡比你大。」

「不過這種事還要過很多年很多年才會發生……」我的聲音沙啞，心頭凝結著一團恐怖。

阿特輕輕地說：「那邊抽屜裡有一本大拍紙簿和鉛筆。我想有些事情你得記錄下來。親愛的。」

我拿了拍紙簿和鉛筆。「我不希望繼續這項事業。假如沒有了你，任何事情我都不願意……」我的聲音哽咽住了。

阿特說：「你記得我們常說的話，這是我們的家庭事業，我們一家四口是永遠團結在一起的嗎？」

「是的，是的……」

阿特摸摸我的手，「那末在孩子們長大以前，這就全靠你來繼續出版報紙了。」

他猶豫半響，可是我已無話可說。他拍拍我的手，開始實事求是地：「第一件，關於保險……」

緩慢地，我開始寫着。

×

×

×

到一九五二年六月，我們的情況轉好了。那一星期的週末我們找到了鑄造排字機的操作工。他說他的名字是雷大羅。我們沒有問他為什麼他離開上次的職務，也沒有詢問有關他自己的任何事情。我只是暗地裡默禱着現在阿特總可以真正地鬆弛一下，並且我也可以不致像傻瓜似的束手無策愛莫能助了。我有一度曾經想到過可以拯救他的生命，但是現在我知道我能做的只是幫助他來拯救他自己，但是該怎麼做呢？

幫助的機會總於出人意外地降臨了。那一天我在一家雜貨店裡挑選架子上的罐頭食品，可是因為我仍一心一意地在關懷着阿特，所以不自禁地皺着眉頭。醫生的太太剛巧經過，她便問：「嗨，你幹嗎愁眉苦臉的。難道你把買雜貨的單子忘記在家裡了嗎？」

每一個人的內心在某一刻間有一種亟欲一吐為快的衝動。醫生太太有六個孩子，我那時却很希望她不急着回家，因為她那友善和氣的臉色使我想把一切的事情告訴她。當我最後在喘息中停頓時，她很同情地微笑着。「我瞭解得很清楚。世界上有成千成萬的婦女有驚和你相同的處境。你集中全力想使你丈夫愉快地生活下去，你所做的事並沒有完全錯。一個過度疲勞，神經崩潰的男人需要一個平靜安謐的家庭。你想強迫你丈夫遵守醫生的勸告，也不能算錯，不過你不能強迫一個男人放棄他的生活方式。

的工作上。我常常會這樣地囑咐他：「嗨，你還沒有喝完你的咖啡呢！」我說話的原因，一部份是由於我知道他需要休息，但最主要的却是我想趕快洗滌杯子。

這一個星期，我却決心要安閒地度過它，早餐非常安靜，吃完飯以後，我們還在聊天。我又熬了咖啡，倒滿了我的杯子，我們再繼續往下聊。突然阿特開口了。「我們坐在這兒聊了一個半鐘頭啦，」他很抱歉地看着我。「我就誤了你的工作沒有？」

「不，不，」我很快地說，「我現在沒有事情要做」這幾句話是確實的，我們還有乾淨的盥盆可用，床下的點點灰塵對我們的星期天也不會有什麼損害。

「那好極了，」阿特滿意地說：「我們聊天的機會實在太少了。」

那天下午當阿特取出那一堆已被遺忘的辦公室工作時，我的喉頭不自禁地又想吐出「不要！」的語句。可是我卻把它嚥了下去，這是一個陰暗多雨的下午，除非我另外有什麼更好的建議，在家裡做一兩個雞點的工作又有何妨？我很想找出一些別的事情來做，但是我却總是想不起來，我的想像力似乎太遲鈍了（這就是醫生太太所說的主婦應該聰明一點的理由了。）

我改變了以往的規則：「星期天絕對不去報館。」以往不論星期五下午是怎樣的一個好天氣，我決不會跑到報館裡去對他說：「來吧，把工作放下，我們出去曬曬。」為什麼？因為我知道星期五下午是應該工作的。

。你所能做的事只是貢獻給他另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非常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他自動地願意接受。」

「可是怎麼去做呢？」我說道：「你說得很對，不過事實上是不辦不到的。」

她微笑着，「做妻子的得聰明一點。」她柔和地說。有好幾天我的腦子裡都在轉念頭。漸漸地我發現了真理。最重要的是，以往我講到阿特的生活方式時，我好像完全置身事外，我每天給他兩次的命令，「你得學習怎樣獲得休息」，好像等於是藥丸。可是我在家裡製造的休息環境是什麼呢？「電熨斗，吸塵器，整理廚櫃，洗滌衣服——我把這些事情都留到晚上或星期末來做，白天我却沉溺在打字機上。結果我以往貢獻給丈夫希望他能安靜地獲得片刻休息的家庭環境却是充滿了每一種電氣工具的纏綿聲和吼鳴聲。」

最糟糕的是我以往還非常以此自傲，朋友們常常詔誓我說：「你真了不起，我不知道你怎麼能夠在做了這許多工作以外，還會有空寫作。」可是我那時却茫然無知，假如我所做的工作等於在破壞自己家庭的話，那末任何人都可以完成這許多工作了。

我跟醫生太太談話以後的那個星期天，我決心不再做任何一件家庭雜務，星期天吃早餐的時候，照例我們只能簡短地談幾句話，因為我有一大堆預定的工作要在今天做完。往常我只要一吞下火腿煎蛋以後，我就從餐桌裡跳將起來趕快去洗碗。阿特也就回到起居室去埋頭在一堆報館

這是一個溫暖的七月裡的下午，我關下了在撰寫中的小說稿，開車到報館。阿特正坐在寫字檯上，對一大堆發票皺眉頭。

「你能帶我到高爾夫球場去教我打高爾夫嗎？」阿特驚異地看著我。「噢，我……那很好，我早就希望你會玩高爾夫了。」他以往曾一再向我建議過，我却總是推三阻四，可是現在阿特却搖搖頭。「不過今天我得結束這些工作。」

「把它放在車子上，我們可以帶回家去。」我說。「好，我不知道……」但是他總於跟著我出去了，我們到了阿特的俱樂部裡，阿特認真地教我怎樣打球。

他在新鮮的空氣裡，快樂得像聖誕節的孩子，現在他實踐着醫生的囑咐了。

我發現現在每天我都可以找到使自己鬆弛休息的機會。有時候我和阿特出去作業務上的訪問



常常順道經過小學。有一次我大膽地說：「我們停下來看他們賽這場棒球吧。你看，瓊尼在第二壘上，哈蘭在外野。」

阿特莫明其妙地看看我。「我們得回報館去。我們已經遲了。」

「這有什麼關係！只耽誤一刻鐘就行了。」

「看那個小傢伙的手臂，」阿特喊道：「哈蘭這個球接得不壞。我想我得跟小傢伙練練球了。傍晚，練習半小時，還有星期天的下午……」

在這十五分鐘的孩子棒球賽裡，他忘記了印刷所。這比一小時的午睡更為有益。當我們離開時，阿特說：「下次我們還可以再來。」以後我們便常常這樣做。

即使你是自己事業的主人，這也是一種使你快樂和舒適的可能方法。這個答案，不但對阿特，即使對任何賺錢養家的人都有益處。它能使你在經常的工作日中不致過度毀傷你的神經和心臟。

x

那年冬天哈蘭已經九歲了。有一天晚上他滔滔不絕地陳述着一件學校裡發生的意外。他的老師被關閉在她的教室裡了。哈蘭和其他幾個三年級有力氣的學生，合起來把她弄了出來。

「我們能不能在報紙上把它刊登出來？」哈蘭問他的爸爸：「我們的老師見了一定會大吃一驚。」

阿特靈感一動想出了一個主意：「哈蘭，我在想……」

舉前幾星期，有一位議員打電話來，「我是打算再度競選的候選人，」他說：「我想把我的政見向大眾公開宣佈。你能為我安排一次紀錄報的專題訪問嗎？」

「當然可以，」阿特回答道：「我很高興跟你談談。」

「誰說我要跟你談？」那人反駁着：「我要哈蘭為他的專欄向我作一次訪問。這樣我才知道每個人都會讀到它。」

寫些什麼和怎樣寫——這是哈蘭每星期一晚上碰到的問題，他為了解決它，他每星期都學習到一點東西。但是當他在構思造句的時候也遭遇到不少苦惱，他皺着眉頭，咬着嘴唇，嘆着氣。每當專欄結束以後，他總是很仔細地唸一遍，希望我和阿特不要修改他的字句。哈蘭說：「我們告訴每一個人說這是我自己寫的專欄。如果你們改動了它，那便不是真實的了。」當然這是非常正確的，如果我們對它有所刪改，那麼這一個專欄也就失却了它的真面目了。

「哈蘭一角」在感恩節的那一天刊登着下列這些出自九歲孩童的詞句：

「我感謝能生活在美國，因為在這個國家裡人人能安居樂業。可是在其他國家裡却有很多窮苦的人。」

「我感謝有父親和母親，在韓國有很多孩子却失去了父母。」

我感謝能信仰任何宗教，可是在有些國家裡是不可

「他看着孩子的嚴肅的臉和棕色的大眼睛。『你願意每一個星期在報紙上寫點什麼東西嗎？』」

那對棕色的大眼睛張得更大了。「噢，」哈蘭輕輕地發了一聲驚嘆。

「你可以跟媽媽和我坐在一起，你想說的話都把它記下來，雖然你只有三年級，可是也有很多可以寫下來的東西。不過一經開始以後，你就不能中斷一個星期。」

哈蘭點點頭，阿特微笑道。「好，那麼讓我們坐下來開家庭討論會。」

我們四個人在廚房裡坐了下來。這一個專欄，我們打算叫它做「哈蘭一角」。定每星期一晚上撰寫，裡面的內容由哈蘭自己決定，瓊尼算是他的跑腿，給他打聽消息。小瓊尼也提出了意見：「我在報紙上的工作做得太少了。」

「小寶貝，你檢鉛字和鉛塊，清掃鑄印排字機，還有打日期戳子……」我想出種種他做過的事情來維護小孩的尊嚴。「你像你爸爸一樣，是印刷家。哈蘭和我只不過是撰稿人，還沒有你一半重要。」

「真的，媽媽？」他這一下可高興了，投身在他父親的懷裡。當撰稿人開始從事他的第一篇「哈蘭一角」的時候，這位小印刷家便離開了房間。

「上星期五的中午北灣小學：」哈蘭是這樣開始的。四星期以後，哈蘭收到很多「哈蘭一角」迷的信件，簡直超過四年來，我和阿特收到信件的總和。斯諾奎米選

能的。

我感謝能有這麼多的游伴和其他的許多好玩的活動。我感謝有一位兄弟。有兄弟和姊妹的孩子才永遠會有好玩的伴侶。」

當哈蘭和瓊尼在五歲和四歲的時候，他們給我們貼二千封信的郵票，是他們從事出版事業的開始，以後他們以小夥計的身份逐漸參加了發行部門（推銷訂戶），郵寄部門（包裝和送到郵局），機械部門（檢拾鉛字和鉛塊）以及編輯部門（哈蘭的每週專欄）的工作。到一九五四年春天，我們的小出版家準備打進另一個新領域——商業印刷了。

阿特曾經教他們怎樣用鉛字排版，以及怎樣還字。八歲的瓊尼對這件事很感興趣。

他那十歲的哥哥提出了意見：「如果我們學好了，我們也可以開印刷所。」這樣便產生了北灣印刷所。

阿特借給我們的小競爭者一部手搖印刷機，一套作廢的鉛字，一架校樣印刷機，兩双印刷工手套，一罐油墨和一大堆切剩的紙邊。

四月的第一個星期，北灣印刷所在紀錄報上刊出第一次廣告：

「願得到廉價印刷者請注意
我和我的兄弟瓊尼免費得到一架印刷機，和一批剩餘紙邊。所以我們可以供應廉價印刷。」

如果你願意讓我們孩子承印，我們將樂於服務。我們印刷所沒有人支薪水，沒有其他開銷，沒有稅金，物料係免費獲得。

哈蘭

北灣印刷所 電話八八一五〇三

當阿特告訴他們說他們得付廣告費時，他們毫無爭辯地接受了。

「要付多少？」哈蘭細聲問道。

阿特迅速地一算。「三十六時，乘以每時七角七分

……」

小孩子們的反應和其他的廣告刊登者完全一樣。我們那狡猾的瓊尼說：「我得拿來確實量一下。」他哥哥說：「讓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廣告刊出後的那天晚上，他們接到第一宗生意。有一位讀者要印一百份傳單。「我估計化一塊錢，」她說：「我並且希望你們替我代為分送。」

我們的孩子對生意經的門徑似乎得自其他血統的遺傳，比他爸爸可高明得多。「我們得多收點兒費，」哈一本正經地說：「因為我們兩個人都得出力，並且還有紙張油墨費，如果你願意付一塊五角，我們可以為你做這件事。」

他們的生意做成了，孩子們化了兩個鐘點排版，然後開始印刷，一個人轉動大輪子，另一個送入紙張，幹得非

常起勁。

北灣印

刷所成立

並不影響我

們這位小專

欄作家的寫

作。當阿特

為他買回一

架舊打字機

以後，他便

開始為他自

己的專欄打

字。



阿特說：「如果你自己打字的話，以後，每打四次專欄，我付給你二十五元的儲蓄債券。」

哈蘭從來沒有在「哈蘭一角」上得過一文錢，他立刻欣然同意。小瓊尼喘了一口氣：「噫，你多有錢哪？」

每次專欄，哈蘭得化二個半鐘點，可是他終於賺得了債券。這是他第一次獲得的真正可付現的支票。他要求道：「你把它送進銀行去之前，請你帶回家來讓我好好看一看。」

華盛頓州報業公會通知我們說，「哈蘭一角」獲得了每年的新聞獎，這一個專欄的作者須出席西雅圖頒獎宴會去接受獎狀。不但孩子得獎是破天荒第一次，連孩子出席頒獎宴會也恐怕是前所未有。

拾

德

哈蘭和他的合作人瓊尼，跟我們一同去西雅圖，可是他們事先並沒有知道哈蘭得獎的事。他們在宴會上正襟危坐在這二百多個成年紳士中緊張得惶恐出錯。最使他們擔心的是那套新衣服。

當食物上桌以後，哈蘭低聲道：「媽媽，我得脫去上衣嗎？」

「不，穿著好啦，哈蘭！」

「可是，媽媽，難道他們都得穿著他們的上衣吃飯嗎？」

領獎委員會主席站了起來，在全州的許多最優的報人之前，宣佈哈蘭獲得本年度的新聞獎。哈蘭站了起來，走到首席前面，跟主席握手，在他的臉上出現了從未見過的興奮和奇異，然後回到他的座位，接著是一陣掌聲。

阿特握緊我的手。「我們的小夥計已經長大了，他們已經長大了。」

x

x

x

下一個夏季，即使我也開始承認一切都非常順利，噩運已不再降臨了。我們的報館裡有了好的工作人員，我的新書暢銷，印刷所生意很好，我們也不必再擔心同樣的問題：是否能付出這個月的欠債？

當我們的事業進入第五個年頭末尾的時候，我確實認為我們的困難已度過了，我們的朋友們也說：「以後他們再也不能把你們趕走了。」

山谷裡的人有兩種原因，對一九五四年的夏天記得很

清楚。這是一個很冷，多雨，陰沉的天氣，有人說：「冬天太暖便會有這樣的夏天。」接著便來了罷工。

從六月十一日木材工業的罷工癱瘓了整個區域，單就我們這一山谷來說，就有八百四十五人失業，斯諾奎米一家鋸木廠的罷工，不但使雜貨店，五金店遭了殃，連我們也被牽連在內。

六月十一日星期一早晨，鋸木廠汽笛無聲。我意識到又一次困難已降臨在我們頭上。我們在罷工期間又怎麼能維持報紙出版？

這天下午，阿特召集全體員工。「你們都知道木材工業罷工有什麼影響。」他說：「同時你們也明白在罷工期間，我們這種小企業會受到怎樣的困難。所以你們也許都在想將來該怎麼辦，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現在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一組工作人員，我們的報紙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份小型報，罷工絕對無法使我們拆夥。我也許得跑到外面去盡我所能去免生意，不過我們一定要按期出版，並且決不減少你們的工資，或者縮短工作的時間。」

許多人的臉上都呈露了寬心的神色，但是我却不能釋然。

我們的鑄造排字機工，忽然離職了，我們又遭遇了一個老問題——怎樣把報紙印出去。

那天是星期一，我正在家裡工作，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我打電話到報館去，才有人告訴我這個消息，我在餐桌旁坐下來，雙手抱住了頭，這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我可以想像到現在的阿特，在報館裡踱着步，打長途電話，亂翻着一堆從前的應徵信件。

我把哈蘭和瓊尼喊到廚房來。「孩子們，你們從來自己沒有做過飯，」我說：「可是，哈蘭，你今年十歲了，瓊尼你也九歲了，你們想可以自己動手嗎？」

「媽媽，是不是你要離開我們？」

「這兒是肉，」我說：「這是洋薯。冰箱裡有洋蔥和番茄。瓊尼，從架上拿一罐布丁做甜食。我要到報館裡去，我立刻會回來的。」我匆忙的開車到報館。

當我到飯館的時候，迎接我的並不是我丈夫粗嘎的呼聲，而是鑄造排字機在使用中的快樂的機器聲。

在排字機旁的人是阿特。他的手指緩慢地在鍵上移動。如果我曾經見過一個既不激動又不震怒的人，那麼這就是阿特。

「嗨，在這裡！」他向我喊道：「我在這裡已坐了一整天啦。你看，我完成了三版了。」三版——這是我們離職的排字機工一小時半的工作。

「我剛知道這個消息，」我道：「你打算怎麼辦？」

阿特笑道：「一切如常。」

「報紙怎麼辦！今天已是星期一了。你得在排字機上坐二十四小時。你不能……」

「我餓了，」他說：「讓我們回家吃飯吧。」

這是六點鐘。當我們有危難的時候，從來沒有在六點

鐘吃過晚飯。

阿特關上機器，站起來，搓搓雙手。「我們有些什麼吃的？」

「我們得回家問孩子……」我軟弱地說

我們駕車回家，阿特一路唱着歌。

這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可是這個故事沒有結尾，因為生活是永遠在繼續下去的。罷工終於停止了。我們也找到了新的鑄造排字機工。

上個月的某一天，阿特向我說：「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我看看日曆。「十月一日，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我停頓了一下，十月一日，在五年前的那一天，我們放棄了每月賺薪水的安定生活，作了一次充滿了優勁的舉動，現在已是我們的五週年紀念了，可是我們居然沒有想到它！我記起史龍曾經對我們說過的話：「如果你們能住上五年那末他們再也沒法把你們弄走了。」

在這五年來我們遭遇了很多問題，可是我們也學習到，沒有遭遇過問題的人也就永遠不會獲得成功，如果一切都進行非常順利，那末機會也就永遠不會降臨。

就在十月一日的這一天，一個經營着小企業的人和他的妻子相互擁抱了起來。十歲的事關作家和九歲的印刷家在旁邊拉着我們問道：

「爸爸，媽媽，為什麼你們在喊着『我們做到了！』」

（全篇完）

長篇連載

朱門恩怨



第四十一章

即使美蓮的體力已足以在胡家農場上散步，仍將受天氣的阻礙。八月初旬是出人意料地陰冷潮溼，充滿了綠沉沉，陰森森的黯淡。鬱鬱的天空祇是一片灰的重疊，鑲着黑的雲彩，地上不斷地在滲出水漬。

從低矮狹小的窗口，她可以看到沾濡的草木，岑寂的耕牛在滴水的樹下躑躅，遠處山峯如雲霧般的輪廓。在他，每一家都是相同的，他一天天地數着過，一天過去了，她祇是更增重一分焦燥，不安與極度的神經緊張。雖然當見着胡老二家的孩子們時，總給予微笑，但她並不太注意到胡家的人，她的飯是被送到臥空中來用的。如果她不如那樣情感緊張，集中思想情感在胡家農場以外，她會辨清自己正生活在真正孤獨中。連胡家的孩子們都避免與她接觸。他們要遵從太人的囑咐：林少夫人要一個人獨在，不許有人去訪問她，她不要離開這農舍，也不與人談話。她在這一家庭中的存在是對附近人家的一項秘密，不許有人知曉她是住在那裡。

如果胡家人會害怕過美蓮會自己詢問一些問題，或是會顯出不安或倔強不馴，可是她並不給予他們疑慮的根據。她祇是跪窗坐著，不看書，也不睡覺，眼望着雨中的村野與那條彎曲的，通往城中的路。

她正在屈指數着，多少天過去了。今天，她對自己說，友洛已回來隔川了。那邊會發生些什麼事？他知道了，他被指責了。她寒噤着不去設想那幅景象，痛苦地把心思轉開。明天，他會來了，至遲也不過幾天。

星期五來了，這一天又在暴雨的夜色中消逝。那一晚，美蓮連眼也不會闔上過，她躺在床上發抖，腫痛的眼盯在陰影斑駁的窗上，傾聽窗外的風聲，雨聲，遠處火車的哀嘶聲。等魚肚白的晨熾微露時，她已不堪支持了，但仍強自穿著整齊，梳洗好頭髮，重又跪坐著。今天，他一定會來了。

可是這一日，仍又一小小時挨過去了，她的食盤在梳妝桌上，不曾被動過，房內很冷，但她並不覺得。她的呼吸使窗上蒙了水汽，她用手指一次次地將它擦去。道路是一條黃色泥濘的河流，始終空蕩蕩的。黃昏時分，她仍在那裡坐著，望著。胡老二到棚屋去時，看到她那蒼白呆滯的臉，向他的身後望著，根本不曾注意到他，使他為之一驚。他事後焦急地告訴他家裡的說：「這像是一張鬼臉。」於是，他們夫婦倆開始在房中低語，他們不敢詢問，縱然在自夥裡也是如此。可是村裡人暗中的憤慨竟也引起他們的注意了。一定發生了什麼事了，關於林家少夫人的。他們不常進城，而且受過警告不許多言多語。益甫爲了寄頓妻子，每星期付給他們二十元；這是個很大的數目，任何人不會與一筆大數目的銀錢爭執，即使舊時的感情與忠誠在心中激起他們的不安。

但是胡家積欠美蓮的太多了；當他們病時，她看護他們，使他們的田產免於被沒收；當他們需要醫藥與衣著時，她幾乎給他們她微薄薪水的半數。在那簡陋的廳屋裡，她會和他們坐在一起，夢授最聰慧的一團孩子，幫著胡老二家的照顧其他的孩子，爲她與他們縫紉。他們記得在爐火與煤油燈光下，她的臉曾是多麼明亮。他們又記得她曾和胡老二家的一起進入棚屋，唱着歌，幫着他擠乳，因爲那時他妻子健康不佳。她又曾駕駛他們的耕馬，幫着鋤地，壯健如一個年青強壯的男子。她也會鋤起洋薯，幫忙割草，當收割時在廚房裡幫忙。他們愛她，她也愛他們。

現在她就在房裡像一個癡癡的失心瘋者，不說話，無神而浮腫的眼睛也不向他們望一下，那裡曾亮著熱烈的紫色光采，如今却消滅了。當她說話時，總是在低語。他們知道她一直坐在窗前，一坐好幾個小時，她在等誰？她的丈夫？胡家人都憎恨益甫，但也怕他。他們想到他那壓制的表情，嚴厲的聲音，專橫的命令。是的，林家少夫人身上一定發生了什麼事，在那斜頂窄小的房屋內，她的生命在逐漸毀滅，可是他們不知該怎麼辦。

星期日下午，胡老二進城去，回來得比往常早，一臉的驚怖，招呼他的妻子。他們鑽入自己的臥室，低聲說了一小時以上的話。胡二家的曾有一二次喊出輕而憐憫的呼聲。但美蓮不曾聽到，這兩個朋友也不敢告訴她。

「所以，她要住在這裡，直到他把她的事解決了，」胡老二對他妻子說。「竟有這等事！天可憐見的，那傢伙不會被害死——還有他的老子，真是的。」

胡二家的被嚇怔了。她對美蓮的「罪孽」先有一陣自然的，鄉下女人的好奇，但隨即爲丈夫繼續洩露的，可怕的新聞給嚇掉了。

「我猜她一天到晚等的是他，」那好心的女人搖著頭說。「他可不知道，也不能來，至少暫時來不了。我們能不能告訴她？」

「不，什麼都告訴不得，她的情形不好。還是讓事情自己發展的好。」

胡老二是個遲緩寡言的人，但他心中已在開始計劃了。

星期日那天，美蓮又坐在窗前了。多日未見的，慘淡的太陽將微弱的光鋪在山頭與樹梢上。她聽到城中隱約的鐘聲，也看到那單在迷濛的光霧下的，蜿蜒引往城中的道路，可是路上卻沒有人行走前來。一整夜，她坐在那裡守候，不曾注意到胡老二家的曾在門外探望，雙手直搓著。

一層黑霧落在她的眼前，久久未能揮去。等再清醒時，她驚詫太陽正又亮著，不多時前尚在黃昏，但星期一的清晨又來了。

胡老二家的送來了熱水壺與乾淨的毛巾，美蓮緩慢地轉過臉去向她。胡老二家的看到她那憔悴的面容，陷落的雙頰上有暗紅的陰影，正一日深如一日，又看到她那空虛而浮腫的眼睛，她再也自制不住了。「林少夫人，」她叫著說。

「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會來的！你放心吧！」然後，她將手按著嘴唇，爲自己所說的話嚇着了。

美蓮搖搖頭，喃喃道：「不，他不曾來了，我知道的。」她強自站起來，像個病弱的老婦那樣搖搖晃晃。胡老二家的悲憫地攙住她的臂膊，扶著她上床。她溫柔地爲她洗淨手臉，日炙的臉上滴著淚水。「他會來的，你放心吧，」她祇是以沙啞的聲音一再重複說。但美蓮祇是感感地微笑著，用瘦損的纖指將黑漆似的秀髮往後梳掠。

美蓮不願在床上躺著，胡老二家的祇得幫助她穿上她那棕色駝絨的上衣，刷滑並結好她的髮辮。禁不住胡二家的苦求，美蓮才強自吃了一點麵包，喝了一口熱的咖啡。然後，她又坐向窗前，臉貼在玻璃上，手臂交疊著倚在窗檻上，双目凝視著那條道路。

她沒有思想，一顆破碎的心全壓在友洛身上，全放在那條路上，他會循著它來到，其它恁也不想。她不覺得時間在

消逝，聽不到農人夫妻的低語。她心目中除了那條通往匯川的路之外，別無其餘。

他不曾來了，她茫然地想。至遲，他是在星期五抵家的。如果他要來，三天前就該來了。他曾對我作過諾言。他會說是愛我的。但他是在說謊，現在他祇要將我忘却。

在那蜿蜒的路上，遠遠有一個黑點。她俯身向前以便看得更清楚些。不錯，這是一輛馬車！清新的陽光正從馬背上反射。她推開了坐著的椅子，喉間哽着一塊。「友洛，」她喊出聲來，雙手向窗上招着。但她隨即辨認出這是一輛陌生的車，但她仍站定在那裡，茫然注視着。

一個矮小的老年人正在下車，車停止在農場的一角上。她認識他，耿以禮先生，益甫的一位律師。他蹣跚地走上門來，揀着一個公文皮包，棕色的衣服緊裹在肥碩而匆忙的型體上。美蓮聽到他在與胡老二家的交談，又聽到他踏上樓梯的沉重腳步。

他進來了，掛着嚴肅的微笑。他看到美蓮慢慢轉過身子來。本來預備好了的家常客套在喉嚨口噙住了，我的老天，這女人快死了！

但他有一個任務待去完成，不能在一個對造人身上浪費同情和煩惱，微嘆一下之後他放下了公文包。他直希望她不會向他流淚，那對渴望，沮喪，懇求的眼睛。他想，她是在希求那一位寶貝的消息，看來她正在等候他。

他以儘可能鎮靜的聲音開口：「林夫人：你丈夫送來些文件要你簽署。」他忙著打開皮包，匆遽地抽出一葉紙張來。「這祇是一個手續。請讀一遍，如果你願意，就請簽署在上面。」

他將一瓶墨水和一支筆放在梳妝桌上，又向著她鋪下那葉紙張，試着壓制心中正在翻騰的，非職業性的憐憫心。但美蓮搖着頭，乏力地說：「沒有關係，我不必讀了，請讓我簽署吧。」

「林夫人，這樣是不合程式的，」他假裝鎮定地說。「法律是件特殊的東西。你該讀它一遍，如果你不願細讀，那麼看一眼也好。」

她伸出了戰抖的手，他看到這手幾乎是透明的了。她順從地取過了文件，試着將它閱讀。但也祇有一二辭句被看了入去。「……茲承認所懷之孕非屬於其夫林益甫之嗣……拒絕洩露其犯之姓名……同意對所提離婚將不提異議……」

耿律師想到這樣的做法對這個可憐的年青女人是太糟透了，他此時已失去了策劃時的快意。他和同業們曾與益甫討論，爲了家庭的利益，爲了它的名聲，在這套可厭的程序裡毋庸提到友洛的名姓。洩露得越少，越容易補救。這家醜必須蓋住，不論益甫將吞下怎樣一顆苦果。況且那卑劣的傢伙也已受到了刑罰，那一頓打，還有他父親——讓這事被遮蓋

過便了。辦妥離婚手續，讓那女的滾開，去她娘的。一床錦被被蓋，因為該被顧慮的有那家銀行，斐立少爺，璵珊小姐。」

但如今使耿律師感到職業性恐怖的是他發現了自己已不願美蓮被遺忘，或是「去她娘」的了。他不住地搖頭，執行律務這麼多年了，這還是第一次在對造身上濫施同情。

接着使他驚異的是看到美蓮正在微笑，那是在心神恍惚的容顏上掠過一道微弱的光，這可憐的笑容。她說：「我很高興。」他明白她高興的是友洛不會被提及，在這次離婚案件中，他不會被指爲共同負責者。這天殺的，律師心中粗野地想着，感覺到友洛尚不會受到足夠的懲處，那一位也是該死，律師又在想，清晰地現起他那當事人的面容。

他說：「那麼我們就把文件簽了，簽完了我也就告辭了。林夫人，他頓了一頓。『還有一件小事，離婚辦妥之後，林先生將立即給你一千元，條件是你立刻離去匯川城。』原定本祇五百元，但律師非職業性的慷慨又增加了這數目。」

「是的，我會離去的，」美蓮以可憐的柔順態度說，一面在簽署文件，她的簽名是軟弱而顫戰的。「但我不需要益甫的錢，請你轉告他。」

「夫人，你將何以爲生呢？」律師在抗議了。

美蓮眼望着窗外，語音變得強健而明朗：「我會找到方法的。我已奮鬥了半輩子了，我仍能重新掙扎的。」

她挺直了肩膀，已忘却律師的存在了。她不再屬於那條道路，因為明白友洛是不會來的了。她又再度陷入孤獨了，她本來是經常孤獨的，所以並不害怕。她把手放在自己身上，不，她不再是孤獨的了，不知在何時何地，她將爲自身與友洛的孩子安排生活。這是第一次，她想到了孩子，孤苦無助，唯她是恃的孩子，她感到生命的熱力與新奇的愉悅流遍全身。她要保護這個孩子，爲他安排生活，爲他奮鬥，使這些可怕的事不會傷害到他，對於生活，她曾是脆弱的，但孩子該不再脆弱了。

耿律師仍在猶豫，也許他可以對這可憐的女人說句鼓勵的話，一點小的暗示。不，還是不這樣做的好。

美蓮轉過身來向着他，笑容顯得更生動了。「多謝你。」她說。

接着，她扭着手，笑容消失了。「我能否請問一個問題？林友洛回家了嗎？他好嗎？我想知道的盡在於此了。」

對於此一難堪的問題，耿律師感到刺骨的不舒服，他下了勁才回說：「這——他很好，上星期就回到家了。」美蓮默然，但双目仍在望着他，懇求他。

耿律師爲了避免這苦痛的目光，正把文件裝入皮包，又檢起帽子，嘴裡咕噥着把它戴在頭上。

又是美蓮柔和的問話：「林維廉先生呢？他好麼？他——他不太見諒麼？還有斐立怎樣？」律師的臉轉成紫色，他恨不得有個地縫鑽下去，因此很快地答道：「老林先生——他很好，我確定他已原諒了你了。」

「接着一突變。」現在，告辭了，夫人，祝你平安。」

儘可能飛速地奔下樓梯，走出屋子，他跳上馬車，轉過車身，策馬馳去。他發覺自己正淌着汗。

文件到手了。那可憐的女人可以不必出庭了，離婚可以因缺席而判定，他，耿律師，為此深感欣慰。他不能忍受再看到她受一次打擊，在虎視眈眈的法庭上，雖然她犯了機行的罪惡。可是她以後將作麼生？拒絕那份錢，真是胡鬧，她應該接受的，應該收受二千元，律師粗暴地對着她自己說。

現在，美蓮不再在窗前站着了。她躺在牀上，眼望着房頂，僵直一如一具屍體。她試着記憶在報上所讀到的，離婚案已在進行了。星期三就要判決，那天全案要受審理，她明白她毋須去辯護，祇要留在這裡。如果發生了什麼未經預見的事，那就將是她為益甫所能做的最後一件事。去幫助他，救濟他，她將樂於在法庭上現身，在法官，陪審團以及所有仇敵之前自白。如果沒有需要她出庭的事故發生，法官並不十分認真於法庭手續，那末她可以悄悄地，偷偷地離去，他們就都會將她忘了。不必等人告知，她明白向法庭的申訴是說她已畏罪藏匿了。

她不辨黑夜與白晝的來去，她祇知道已患上嚴重的症候，身上的痛楚一陣陣如閃電似的。在病痛的昏迷中，她偶而意識到胡老二家的在看護她，感覺到有人在把她移動，額上有涼而濕的毛巾。在這些半清醒時間的間隔中，她祇知道自己是太疲倦了，倦到連轉動頸項都不可能，而在極遠的所在，有一個陰影正向她移來。有一次她想到：我快死去了，但這並不使她害怕。

有一二次，她看到了陽光，於是她睡去了，但陽光仍在那裡，固定不變，這使她如孩提般感到驚喜。時間凝住了，永遠是白晝。或許是她祇睡了少數時間，仍在當天的白晝中醒來。奇怪的是一會兒見到胡老二家的臉，一會兒又不見了，一會兒見她的臉又溶化成胡老二的，接着又是另一個青年農夫，他有一雙有力而能幹的手，這一切都太使人困惑了。

她的眼臉沉重之至，她很難張開它們。

經歷一段長時間之後，她聽到嘈雜，爭論的聲音，隨着是一陣強烈而震人心弦的肅靜。有人來到房內了，有人坐在她的床邊，握着她那冰涼的手。所觸及的這隻怪異的手是結實而溫暖的，她微笑了，強自轉過頭來，睜開了眼睛。

友洛正坐在床邊，向她望着。當他知道她已看清他時，就低頭向她的枕邊無言地抱着她。

第四十一章

美蓮坐起倚在枕上，順從地喝着友洛端到她唇邊的湯汁。她太虛弱了，不能多說話。但當微笑向他時，她的整個臉已顯得光亮煥發，總覺得看他不够似的。

她知道他已有兩天不曾離開這間屋子了。她能確定在任何時刻醒轉時，不論是在日光或是燈光之下，他總是在左側的，因而感到欣慰。每一次醒來時，他的面型要比前次更清楚些，現在，她已能把他那黝黑的臉看得很清楚了。但直到第三天，她才看到他額上的紅色傷痕，額上另有一道已在開始癒合了。一隻眼睛的眼皮是腫而破裂的，一支左臂正以木條與細帶支撐着。

那時，她才完全復甦了，放聲哭出來。他用右臂攙起她，將臉貼在她肩頭上，使她看不到。但她仍和他掙扎，以再生的力量推開他，喊出對於益甫的指責，悲切地懇求他將她必須要知道的告訴她。

可是友洛有許多事是尚不能告訴她的。他對她說益甫曾打了她，但祇是草率地提及了事，因為不能忍受她眼中顯現的恐怖與痛苦。「總之，」他說。「益甫也有所顧忌。」他甚至還微笑一下。「否則事情更將不了。」

「他可能傷了你性命的！」

友洛聳肩。「我才不信呢。他太為自己打算了，祇是想打我兩下罷了。」回想起那一晚，他那受傷的嘴唇張得很緊。美蓮是不必要知道底細的。

美蓮細察他的臉面，淚珠在她頰上滾落。她看到友洛更瘦削，更蒼白了，是她前所未見的，較之二月間他父親病革時為尤甚。

「她是趁我不備，」友洛說，迫於男性的自大感。「當我還不明白他要怎樣時，他已下了手。否則的話，我也會給些顏色給他的。」

他欣幸美蓮的病弱尚不能使她意味到他在所應該告知她的一切。他嘆息，望了望身上所穿的黑色衣服。

他告訴她離婚已於三日前被判定了。

他又告訴她不曉得她的住處。但他不告訴她有三天時間，他曾無法清醒地意識到她，在這三天中，他被陷入痛

楚，憂傷與失望的地獄裡。

他曾遺老新去城中探聽美運的消息。老靳確定美運並不會乘火車離開雁川，兩人所得的結論是她一定仍在左近的什麼所在。老靳在城中審慎地探問，但沒有人知道她在那裡。主僕兩人往往費去好幾個小時來仔細討論，分析探案。突然有一天，老靳偶然在街上碰到胡老二，後者懷著鬼胎拉他到一旁，允許他去看望美運，但她已不能認識他了。「是腦熱病。」這是老靳帶回給友洛的消息。

「我不能立刻就來，」友洛說時，眼睛又自她這裡移開，落在身穿的素淨衣服上。「我——我還不能行動。是醫生的命令，手臂有兩處破裂了。臉上也正繃着線——」

有許多事現在尚不能對她說。他必須要強過住心頭的劇痛，才能使她在健康稍為增進之前不起疑惑。

可是他又說：「那宅邸是我們的了，如果你願意要的話。益甫與妻立已經離開了，他們暫時住在一柱莊的老宅裡，和瑞珊一起。我們結婚之後就可以搬回去住，那可要等你強健些再說。我們將去賓夕凡尼亞州結婚，這是個法律問題。這裡的法官不肯證婚；沒有人肯。」

美運一面聽，一面在低聲哭泣，可是她明白在紐州，罪惡的，離了婚的人在五年之內不能結婚，除非獲致法庭的核准。這裡的法官情形不佳，他是益甫的朋友，而孩子是需要顧及的。在賓州結婚就沒有人來問訊了，婚後兩人再回到雁川來，就沒有人來干涉他們了。

「可是你父親呢，」美運輕聲問，暫時摒除心中的一份痛苦，但等健康增進時一定仍會憶起的，是她和友洛將益甫，妻立和瑞珊從他們的老宅中逐出了。「你父親怎樣？他——也讓他們去了？」

友洛突然站起身來，走向窗前，他的眼中有陣刺痛，心頭有塊重壓。「不，」他沉靜地說。「父親沒有和他們去。他——留下了。」

「那麼他肯恕我們了！」美運高興地喊着。

「是的，他——已恕了我們了。我——我剛知道他的遺囑，他的律師告訴我的，那所房子歸益甫與我共有，如果我們不願合住，可以互相讓與各自的一份。」他的聲音變得低而僵硬。「我想益甫會將他的一份讓給我的。銀行也是均分的，這要比較困難些。但無論如何，事情總是會自行理直了的。它們永遠如此，而這都是將來的事，目前第一件事是我們的婚姻。」他頓一頓。「所以，你知道父親是瞭解的，我想他是一向就知曉的。」

房內有一陣怪異的沉寂。友洛仍茫然望著窗外，他聽不到背後有何聲音。最後，他才警覺到美運已有好久不曾說話了。

他急忙轉過身來。美運坐在床上，顏色和床單一樣白，一眼不露地對着仙。他叫了一聲，走過去，但遭她伸出的手所推阻。

「友洛，」她喃喃道。「友洛，父親故世了。」

這正是他要瞞着她的，竟愚蠢地洩露了。他靠着她坐在床邊，直在咒詛自己，找尋足以安慰她的謊話。可是她直望着他，使他什麼話也說不出口。

她將臉轉開去，埋在枕頭裡。

他才開始勸慰她，話語源源而出。但是他仍不去撫摸她，祇是期斯文文地，一面用右手梳理她的頭髮。父親的逝世並非意外，他說，他的心臟已衰萎萬分了，即使沒有這些事發生，他大致也不過延長一個短時期。現在友洛祇有把什麼都告訴她。他必須告訴他老林先生的突然出現於書室，因而拯救了他兒子的性命。他必須要讓美運知道，經過與益甫一番短暫而無力的爭奪之後，老林先生便暈倒了。益甫當時忘了足邊另一個失去知覺的人，將他關父抱上樓，安放在床上，召喚瑞珊與郝醫生（這都是友洛在事後聽老靳敘述的）。友洛則躺在書室的地上，除了老靳之外，誰也不會理他，但老靳一人沒法將他移動。可是老靳仍儘可能為他設法，當半夜郝醫生下樓來時，老靳招呼了他，藉醫生之助，老靳才能將友洛移到房內床上去，本已疲乏的郝醫生為他縫好臉上的傷，接好他的臂膊。有好幾天友洛什麼也不知道，老靳一直守着他，看護他，餵他飲食，為他掉換繃帶。家裡其他的人則都為垂危的老人而忙著。

友洛所能記起的已是第四天上的事，一個僕人來請他到父親那裡去。

父親床前的一幕，友洛不能告訴美運，他永不能告訴任何一人。

他沉默了，陷入回憶中。美運慢慢轉臉向着他，靜靜地一句話也不說，她在等著。

俄頃之後，友洛又以沉重的語音繼續。他和美運不必因老林先生的逝世而太自責。在死去之前，老林先生曾表示了對她的愛，他要友洛告訴她，他早已自知並無生望，一切都無法挽救了。他欣幸他的兒子終於會和美運結婚，他祇希望

能見到結婚，歡迎他們双双來家。如果美運知道了他的遺囑，她會瞭解老林先生所說的這些話。

友洛握住了美運的手，她並不畏縮，祇是輕聲道：「益甫，這對他又是多麼可怕。」

友洛想到了他的堂兄，臉上不自禁地因怨恨而扭曲。他轉過臉去。「可是益甫也知道我父親活不久了，郝醫生會向他說過。我想你也不必太為他擔心了。」

美蓮又在哭了，友洛却無法撫慰她。她正在憶念老林先生，他的慈愛與和善。她確知她決無法再進入那巨宅，那裡已發生了那麼可怕的事，老林先生因而震驚逝世，她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溫和的微笑。她聽到了他那喜悅的言詞，更有那充分了解的靜默。她與友洛竟然殺害了他，使他餘生最後數日中充滿了恐怖與憂傷。

「不，」她向友洛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這就是給我們的刑罰。」

「我對你說，親愛的，他並不責備我們。他說他祇遺憾看不到我們的孩子，他的第一個孫兒。美蓮，你該知道在最後，他是多麼的和善與快樂。當我請求他寬恕我們時，他笑了笑，好像我是個傻瓜似的。」

他不告知美蓮他父親幾乎在將近最後一刻時，曾對他說：「友洛，我希望你能明白，沒有人能損害別人而不受懲罰的，經由奸惡和無情造成的怨毒本身就是責罰，當一個人打擊別一個時，他不懂打擊了自己，而且也打擊了他所愛的人，這一切就是他應該承受的苦痛。」

不，還有許多他不能告訴她的，直到他的末日也不能。他和父親曾單獨相對，老林先生曾鎮靜地說了許多話。他所關念的祇有他的兒子，不是他自己以及自己的苦痛，這正是最難忍受的。

他也不能告知下葬時的情況，如何在張開的墓穴兩邊，他與益甫相對站着，聽牧師的祈禱，如何在陰暗岑寂的墓園裡，雨正無情地下着。這些都是他所不敢多想的。

益甫站在那裡，猶如一座灰色的石像，雙手交叉在胸前，注視着墓穴。瑪珊在憂戚地哭泣，站在他的一邊，斐立則在另一邊。沒有人向友洛看上一眼，他拄着手杖，左臂繫着吊帶。除了斐立，友洛碰到這孩子傷感的眼光，他感覺到其中並無實情與不屑，祇有喜愛與同情。他孝服之後站着他們的朋友，但友洛背後却空無一人。他祇是一人獨站着，像是一個瘋癲病人。沒有人和他交談，或是注意他的存在，除了斐立。因為當儀式完畢以後，斐立設法移近他，撫觸他，輕聲向他說：「請將我的愛轉給——美蓮，友洛叔叔。」

然後，他回身向他父親以及其他諸人那邊去，友洛人被遺棄了。朋友們都跟隨益甫，瑪珊，斐立和牧師離去，腋下友洛單獨一人。等候着把濕的黑土鏟向棺蓋的工人正在不安而又好奇地向他望。之後，他們也逡巡着走開一段距離，在輕聲互語。

友洛仍站在那裡，望着靈柩，在漸趨昏暗的天色中，雨下得更結實了。低垂的柳樹像是綠色的噴泉，沉重潮濕的空氣中充滿了送葬鮮花死亡的香味。左近的墓碑在陰雨黃昏中微閃着光。在友洛周遭，墓園中傷感的沉靜正在加深，他聽到雨聲淅瀝與樹葉的悉率。

過了好久之後，他終於也離開了。他走向墓園的大門，祇有老靳在車內等他，此外就沒有別人了。

他曾返回那使人傷感的家裡去。逕直地上了床。次日早晨，當天色方明時，老靳走來輕聲告知他，益甫，瑪珊與斐立將在今天遷出。他們不願和一個為他們，為這宅子造作災禍的人同住在一起。

不，有許多事情都不能告訴美蓮，永遠不能告訴她。他坐在她一邊，輕輕地吻她，梳弄她的頭髮，她則伏在他身上哭泣。可是他的心念並不在她，這創痛是太新鮮，太厲害了，必須要待若干年後，方能忘懷些些。

他在想：我在這裡重拾生活是可能的嗎？我們將發生些什麼事？全城的人都憤慨填膺而求報復。他想到離去，把一切都留給益甫。

於是他放下美蓮，重又走向窗前，望着雨後的恬靜而溫暖的黃昏。他在想：這裡有工作要我去作。他不能驅逐我。如果這裡有何須待驅逐的話，我即將是驅逐者。

另外還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寬恕的：他的姊姊，瑪珊，竟站出來作證，證實她弟弟的罪愆與姦行。

（第二部終）
（全文待續）

編輯人，曼金，在某次晚會上，被人介紹和一位非常健談的客人相識。這兩位退坐一角，啣喁而談。直到晚會結束。

第二天，主人打電話給曼金。

「昨天晚上你跟那位先生談些什麼？」他問道：「那位先生對我說你真是一位他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了不起的健談者。」

「根據我的記憶。」曼金回答道，「我整晚上除了回答道『是』以外就沒有說過什麼話。」

雜誌社記者訪問某電影明星的孩子。那孩子說：「我沒有姊妹兄弟，可是我有三個從母親那方面來的父親，也有三個從父親那方面來的母親。」

的滿美姻婚使

訣祕個四十八

Jhan Robbins
June

(號月十 Mc Call's 載原)

丈夫能夠做的：

- (一) 每日在妻子頸後吻一次。
- (二) 不必想要永遠保持尊嚴。偶而啼噓一下——妻子定然樂於像慈母般地撫慰你。
- (三) 在妻子能够嗅別香味的時候，時常帶花相贈。
- (四) 用接待業務主顧的良好禮貌，對待妻子。
- (五) 常常買些兩人都熟悉而且喜愛的歌唱唱片回家。
- (六) 即使結婚已久，仍須恭維妻子烹調技術高明。
- (七) 向妻子請教有關業務上的問題，有時採納她的意見。
- (八) 溫柔體貼絕不是娘們腔，而是真正的力量。
- (九) 毫無理由地贈給妻子禮物。
- (十) 給她你所知道她需要的東西，而非你所想的她應該有的。

東西。

- (十一) 如果呖吟有懷疑，永遠購買較大的。她將由衷地喜愛說：『喲，我穿這個太大了。』
- (十二) 從來不要講：『今天午飯已經吃過這道菜。』
- (十三) 給妻子購買強烈的香水——讓她自己選購清淡的花露水。
- (十四) 給妻子點燃香烟。
- (十五) 即使必須走過房間完成此事。
- (十六) 在她講述故事時，不要搶先洩漏其中精彩的一段。
- (十七) 為妻子學幾個新鮮笑話。舊笑話聽得膩了。
- (十八) 蓄起鬍鬚。
- (十九) 妻子要求你從社交宴會早退時，時間延遲不可超過一小時左右。
- (二十) 從來不要詢問：『妳今

庭家與女婦

妻子能夠做的：

- 天做了些什麼，親愛的？』
- (二十一) 公開地吻她——她也許會難為情或發嬌嗔，但是心裡喜歡得緊。
- (二十二) 週末帶她外出旅行——說走就走，莫遲疑。
- (二十三) 讀完本篇以後，走到她面前，並且告訴她，你極高興業已與她結婚，衷心地願意再做一遍。
- (二十四) 告訴鄰居們——妳的婚姻美滿——這項消息遲早會傳進妳丈夫耳朵，而使他高興快活。
- (二十二) 沒把丈夫餵飽之前，不向他訴苦和提出難題。
- (二十六) 遭遇不幸的時候，晚餐要特別豐富——吃點酒，最好開一瓶香檳。
- (二十七) 對丈夫的關心和愛護，至少要給予孩子或心愛的

小狗的一樣多。

- (二十八) 買件新的家常便袍穿上。
- (二十九) 學習恰當地傳譯和解釋丈夫說話的真意。『妳看起來蠻好』可能即等於『親愛的，妳今晚美極了。』
- (三十) 偶而給丈夫寫封情書。
- (三十一) 盡力使家庭舒適——別讓他時刻提心吊膽，生怕煙灰跌落在地氈上。
- (三十二) 不可把丈夫推上家庭『魔王』的寶座。不要對孩子們說：『等你爸爸回家再說。』或『我本想答應你們，可是你爸爸說不行。』等之類的話。
- (三十三) 記住自己說過的話，對丈夫維持信用，並且無懼於這樣做。
- (三十四) 丈夫在宴會中唱歌或是扮演小丑，妳不可噓他。
- (三十五) 丈夫要做的某一些事

，不要三番五次地告誡他年老不宜。

- (三十六) 當丈夫在家的時候，不要總跟電話打交道。
- (三十七) 丈夫到家的時候，最好在家迎接。
- (三十八) 並且為他準備好冰塊和飲料。
- (三十九) 不讓丈夫見妳滿頭的捲髮針。
- (四十) 白天，臉上請抹些雪花膏。
- (四十一) 把所有的頭髮夾子，存置在較為隱蔽的處所。
- (四十二) 如果丈夫是屬於進取和熱情的一型，妻子不時應該採取主動。
- (四十三) 學維多利亞女王與亞爾培特親王的故事，注視丈夫修面。
- (四十四) 給丈夫購買禮物時應付現款——不可記他的賬買禮物

進行——做點、造點、或是買點什麼都可。
 (七十六) 如果有親戚同住，設法使他們偶而能到別個親友家小住。
 (七十七) 避免使用『我』，『我的』，而代以『我們』，『我們的』等字彙。
 (七十八) 在公案面前，要彼此捧場，不可互相傾軋競爭。
 (七十九) 如果必須經常服用藥劑，選擇隱蔽地點行事。
 (八十) 臥室裡安裝一座壁爐。
 (八十一) 兩人按同一規定飲食。
 (八十二) 從來不說：『我認為一個好丈夫……』或『一個好妻子……』或『終於我還是為你做了……』等等。
 (八十三) 不願意參加的宴會不必去。
 (八十四) 請一次客，專門邀請那些曾經預言你們的婚姻定然不會美滿和生動的至親好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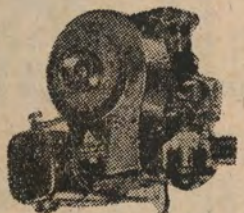
給他。
 (四十五) 喜歡釣魚的丈夫，所帶回來的魚，不管多麼不好吃，也要清洗它們，盡力地烹製，而且食之若飴。
 (四十六) 不可反覆地詢問：『你是否真心愛我？』
 (四十七) 丈夫肯定答話的時候，相信他。
 (四十八) 有時需要留守家中，照顧孩子。
 (四十九) 不要借用丈夫的刮鬚刀。
 (五十) 不要出其不意地宴客。
 夫妻倆都能夠做的：
 (五十一) 偶而試如初識時那般彼此相待。
 (五十二) 彼此間不要稱媽呼爸。避免接近用這樣稱呼的夫婦——除非他們業已八十高齡。
 (五十三) 一同去拍寶行。

(五十四) 在尚未獲致解決或某種程度的協議之前，不要將難題束之高閣。
 (五十五) 臨睡前一同祈禱，使思想昇華於現實問題之上。
 (五十六) 備一本大的家庭聖經；兩人一同閱讀；並將家庭大事記載入內。
 (五十七) 避免結婚多年之後，兩人完全雷同。
 (五十八) 選擇一項兩人都能做的、大膽運動——如跳水、滑水、或攀登山峯。
 (五十九) 不要在物質生活上與鄰居和親友們論長較短。
 (六十) 與時常爭辯嘔氣的朋友們斷絕來往。
 (六十一) 兩人中任一人若首先把新車碰凹——儘管心痛，也應一笑置之。
 (六十二) 何必終生按着時鐘生活——老伴偶然遲了一步，不要

責備。
 (六十三) 避免兩人同時發怒。
 (六十四) 主持個大家庭。
 (六十五) 尊重彼此的私生活。
 (六十六) 收養個義子，並同孩子經常通信。
 (六十七) 不必爲了你所想像的明日安全，而完全犧牲掉今天的快樂。
 (六十八) 兩人同在雨中散步。
 (六十九) 全家人一同動腦筋，設法解決問題。
 (七十) 廢棄那些使你們討厭的傢俱。
 (七十一) 試去旅館過一晚。
 (七十二) 兩人共同選貼家庭照片簿。
 (七十三) 每月至少選擇一晚不帶孩子逕自外出。
 (七十四) 關掉電視機或收音機，彼此靜坐談天。
 (七十五) 隨時都有新的計劃在

經售代客裝置

汽油 引擎 林克 頓



クリントンガソリンエンジン

有均力馬匹10至2
 泛廣最途用 名著最國美

(號119街明昆市北台：址地) 行易貿興萬灣臺
 30292：話電

大金 (ダイキン) 牌

三五四馬力及六馬力輕油引擎

甘 藷 簍 機
 小型牽引車 動力割草機 動力鋸木機 動力脫機
 動力噴霧機 灌漑抽水機 各種農業機械均能適用 機器腳踏車 小型搬運機

出水天鵝

西影片羽



原名：Raw Wind in Eden

環球影片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銀髮小生傑夫陳德勒與影壇泳后伊漱蕙廉絲合演的一部愛情片，結果假戲真做，種下情根，片子拍完後，各自

摩爾；由於華萊恩傷得靜養，他們祇好在島上暫住些時。日久生變，瑞拉與摩爾竟互相吸引，墜入情網。誰知小丫頭柯絲塔莎對這位美國青年摩爾早已暗生情愫，於是一場愛情爭奪戰展開。

華萊恩傷愈後，獲知瑞拉已移情別戀，不禁大為妒恨，同時島上一名青年漁人蓋維諾，也因愛戀柯絲塔莎而痛恨摩爾，意欲置之死地。一場爭美惡鬥中，摩爾擊敗兩名情敵，奪得快鏡，戴了心上人瑞拉一同離去。

全片在意大利拍攝，背景是十三世紀柏斯卡亞古城，飾老農人的非立波，為意大利著名性格演員，他多才多藝，不僅能演能導，而且還會編劇。他所編寫的一部劇本『The Best House in Naples』，曾在百老匯上演。

波德絲塔飾村女一角，這位意籍麗星，十六歲即踏上銀幕，過去作品有二十四部，但在好萊塢祇拍過一張影片『聖地亞哥』。

另一重要配角卡洛斯湯普森，飾傑夫陳德勒的情敵——三角戀愛的另一邊。湯普森外型儒雅，有貴家子氣息，他能說六國語言，除在美國配過幾部影片外，在西班牙、意大利及德國影片中，均曾參加演出。

映上市本在將即品出司公片影球環國美

洛赫遜 雪特却麗絲 片上中文字幕 伊士曼彩色	約利翰·葛普佛 新藝綜合體 片上中文字幕	雷馬克名著 改編 片上中文字幕	奧遜維爾士 却爾登希士敦 片上中文字幕
舟焚海怒 TWILIGHT FOR GODS	鴛情地戰 A TIME TO LOVE & A TIME TO DIE	人佳却歷 TOUCH OF EVIL	
彼得柯辛 麥高葛弗 密麗莎史屈靈 片上中文字幕 特藝彩色	伊漱蕙廉絲 傑夫陳德勒 片上中文字幕 伊士曼彩色	珍史泰密 譚蒂麥康密儀 片上中文字幕 伊士曼彩色	
仇血堡古 HORROR OF DRACULA	鵝天水出 RAW WIND IN EDEN	鳳孤角海 KATHY 'O	

回去與各該配偶離婚，大約不久將來，這一雙燦爛銀星勢將結為夫婦。

伊漱蕙廉絲在片中飾一時裝模特兒瑞拉，與其富有的男友華萊恩同機飛往意大利參加快艇遊航會，不料途中突遇風暴，飛機上的汽油又告用罄，驚險萬狀中，飛機觸地墜毀，這一雙戀人幸被島上的一名老農人救起。

老農人家裡有一個孫女柯絲塔莎和一個隱居的美國人



攝影術發明之初，最主要的一個技術問題是如何能獲得比較清晰的影像？攝影機的構造，鏡頭好壞都還是次要，一八七一年乾板問世，使攝影術為之改觀，攝影家可以預先做好乾板挑出拍攝，然後再顯影處理。不必像濕板那樣隨身帶着整套暗室設備了！隨乾板而來的是感光速度的增高，一八八〇年感光速度已可高至一秒以下了。攝影機的設計也因而大有進步，輕巧，無需三腳架，並且也有了速度可以更變的快門。這種攝影機也有一項自動設備，機內所裝的乾板在攝過之後可以自動落入攝影機下部，隨時可以拍攝次張（圖一）。一八六一年所發明簾式快門，重又被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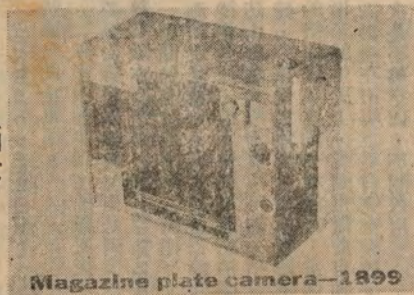
但乾板攝影機好景不長，到了一八八八年左右，喬治·伊思曼製出了第一架柯達攝影機，出廠時機內已裝好一百張紙背的軟片。次年他又製出了更好的賽璐珞軟片，攝影術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他更宣傳出一個口號：「你只需



由乾板至自動
攝影機



氣淘小



(圖一)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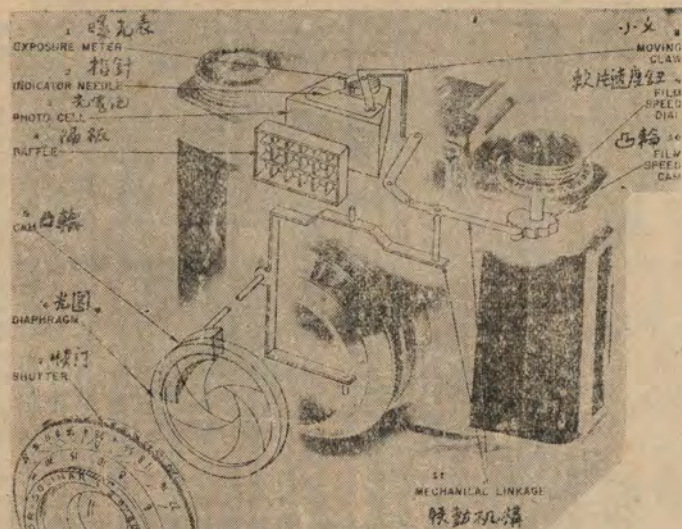
按下按鈕，其餘的事我們來做。」攝影也因而就更普遍為大眾所歡迎了。

至一九二〇年第一架自動曝光系統的电影攝影機成功這是一架「機槍」式空中攝影機，使用三五種軟片，鏡頭上下兩方裝有感光電池，它所產生的電流自動調整光圈的大小（圖二）目前很多自動式攝影機也仍然使用這種方法。

一九一四年萊茲 (Leitz) 公司為了試驗電影軟片，

「這是牙膏還是剃鬚膏？」
「如果他們不知道是我們做的，他們怎麼會送我們進牢監！」





(五圖)

系統，我自己倒反而成了多餘的了！」
究竟應該如何給自動下定義呢？廣義的說是任何攝影中的程序能無需人力而能自行完成的，都稱之為自動化，例如自動推快門，自動收小光圈，自動視差校正等，但這些只不過是部份的。而一部完整的自動化機器則非但可以自行動作，而且自己會「想」，也就是會自行調節自己的動作。
攝影機中的純自動化，也就是前述的電眼曝光控制系統了，機上的曝光表非僅指示出光線強弱，而且可以控制光圈及快門，光強時自動將光圈收小，光弱時則自動將光圈放大，如此電眼攝影機就會在有限制的範圍中自己去「想」了，攝影者用不着再去為曝光數值而操心。
去年德國的根塞（Gauthier）公司發明了一種新的 Prontor SLK 快門，較光值系統快門又進了一步，將快門直接和曝光表聯到了一起。第一架用這種快門的攝影機是德克發的 Slette SL，其後又有優蘭德的 Vitomatic 也裝用了這種快門 Slette SL 只能算是半自動式攝影機（圖五）它的動作方式如下：先用軟片感光速度鈕（9）選出所用軟片之感光度，鈕下附有一凸輪（10）將感光度傳至曝光系統中。光線射至機內自設之曝光表（1）上，光電池（3）產生電流，使指針（2）移動。調整光圈（6）經由凸輪（5）及聯動機構（11）使表窗內之小叉（8）移動，當小叉與指針重合成一直線時，即表示曝光數值已選擇適當，此時可轉動聯動之光圈及快門



(圖三)



(圖四)

Super Kodak Six-20—1938

製出了一種三五種的小型攝影機，至一九二四年首架萊卡 A 型攝影機問世（圖三），它非僅為攝影創立了新的格式，而且也帶來了一套自動化的裝置。捲軟片時簾式快門自動上緊同時也推動軟片計數器，第二張軟片捲至拍攝位置後，捲片鈕會自動鎖住，不致捲過頭。而且軟片沒有捲過時無法拍攝第二張，可防止攝重。至一九三六年自動化又有了新發展，彈簧帶動的 Robot 攝影機問世，只要把彈簧旋緊按下快門鈕時即可自動使軟片曝光，捲過，再度上緊快門，每秒鐘內可連續自動拍攝八張。三五種軟片因為本身有齒孔，可以與快門聯接，計算張數都極容易，而普通的紙背軟片就不易辦到了。一九三六年法蘭克·海德（Frank and Heidicke）公司做出了一種自動反光攝影機（Automatic Rolleiflex）也可以自動上快門，計數片張數，防止重攝。

攝影機進步到這種程度後，就只餘下一個曝光問題需要攝影者自己解決。但是到了一九三八年柯達又做出了一種超級六二〇攝影機（Super Kodak Six-20），把這最後一個問題也給解決了（圖四）。這架攝影機有單窗式混合測距取景器，35mm 光差改正鏡頭，雙推式捲片桿，可同時捲過軟片，推上快門並將一拍攝過的紅色標誌移開，同時防止重攝。機上最特出的一項設備是一套自動曝光控制系統，一只光電池裝設在取景器下方，它受光線照射所產生的微弱電流推動一根指針，當你拍攝時指針即被固定於所指示的位置上，光圈也隨着自動調整至該位置。但是這只攝影機在市場上竟會完全失敗，主要是由於價格過高，其次是它不夠牢固，不耐久用。

二次大戰後，新型攝影機進步神速，日益趨向完全自動化。如蘭氏的一分鐘攝影機，無異是裝設了一套自動沖片印相的設備。全自動的矮克發 66，以及許多半自動的攝影機。有一位業餘攝影家看到這許多自動化的設備後說：「我倒真希望有一架完全自動的攝影機，我把軟片簡放進去，它就會自動的捲好，只有光線適合條件時才能拍攝，而在我拍的時候，它會自動調整曝光情形，如果由室外五彩軟片換成室內高速黑白軟片，它也會自動調整好，拍完後軟片可以送到自動沖印機中去沖印。不過有了這種自動

瘡瘡，但如若用量太過，亦會引起皮膚癢症。然而，雖然這已是件大眾所熟知的事實。把愛克斯光視為神靈般百病唯願的濫用事件仍數見不鮮。

照最近一期的新英倫醫學雜誌上，由波士頓的凱能，雷道夫，和麥瑞等醫生所發表的報告說：「在比較的近期內用愛克斯光治療過瘡瘡，濕疣，濕疹和毛髮過多症的病人，其體素呈永久性破壞的記錄，日益增多。」在他們幾位痛案作為檢討對象，並列舉應用不必要的愛克斯光以後所發生的危害種種。歸納之可得如下幾點現象：

△有將近半數的病人發生持久性且頗痛苦的潰瘍症。

△有三十六人，或換句話說有22%的病人呈現癢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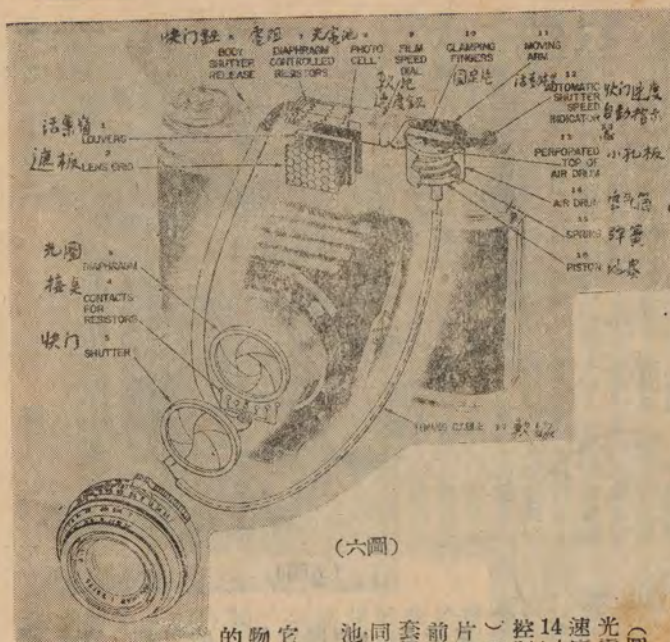
△在十個治療過瘡瘡的病人中，有九個已引起皮膚癢。

△「這足以表示是一日漸嚴重的大問題，」醫生們警告着說，「就麻省總醫院的記錄來看，自一九四八年以迄一



愛克斯光的副作用

五十餘年來醫學界人士早已警惕着愛克斯光能破壞人類的體素。藉愛克斯光的放射能，固然可以治愈好些疾病；但用之不當亦足以引起相當嚴重的不良後果。譬如，愛克斯光固然可以治療



(六圖)

選取所需位置即可。

愛克斯光則是一架使用一二〇軟片的全自動式攝影機(圖六)，它的動作情形是：由被攝物反射出的光線射入光電池(8)產生電流推動活動桿(11)，桿於自動快門速度指示器(12)上指示出快門速度，同時遮住空氣筒(14)上之一部份小孔，這些小孔限制空氣進入筒中的速度控制了彈簧壓縮活塞(16)的下降快慢，活塞由軟線(17)聯接到快門(5)控制自1/125至1/500秒的快門速度。軟片的感光速度由選擇鈕(9)選取，同時也調整了光電池前方的活頁窗(1)，控制透入光線的多寡(4)；另有一套電氣系統來改正光圈大小的變化，接點(4)在每一不同的光圈位置上均接至一數值不同之電阻(7)通入光電池線路，依光圈之大小而調整通至活動桿的電流。

自動攝影機雖然免除了攝影人時時考慮曝光之煩，但它的範圍却是有限的，因為目前的曝光表僅能測出被攝物反射出光線的平均值，如果其中有促使曝光表產生偏差的光線存在，則所得結果將完全錯誤。因而不管自動化進步到何種程度，仍然要靠攝影人來決定攝影的條件。除非有一天軟片進步到感光極快，容許差度極大，明晰度極清，銀粒極細，使曝光系統沒有存在的必要，或許才能真正獲得徹底的完全自動化。

九五七年這十年內所發現的，因愛克斯光治療而受到不良後果的病案，已是其前十年內所發現的二倍。然而這還並不表示只此而已，比這還要嚴重的後果尚在後面呢！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逆料究竟有多少曾經經過愛克斯光治療，而至今仍健康的人們，日後會引起如何程度的惡果。根據已得的統計資料，因愛克斯光治療而導致癌症的潛服期往往為治療後的五年到五十五年。

空氣免疫

目前在美國的丹佛國立猶太醫院內正在研究發展一項新的技術，一旦成功，你將可以從空氣中吸入一種抗結核性的疫苗。過去經注射或口服的卡加疫苗，對結核症的免疫性能頗有效驗，現在所研究的空氣免疫法主要仍將採用這種疫苗。據 Dr. Gardner Middelbrook 的報導，把卡加苗噴散在空氣裡使動物吸入後，已證明有八成免疫功效。事實上人們所感染到的真性結核症都是由呼吸不潔空氣而起，所以用空氣免疫法將是對肺結核症最理想的免疫法。將來一旦實現，將可使全班學生在同一時間內都可得到免疫效果。

緊張生活與心臟健康

現代生活的緊張是否會引起更多的人患心臟病？以此間諸心臟病專家，津丸都不會同意生活緊張與心臟病會有

什麼關聯的。然而根據最近投到美國心臟學會去的研究報告却顯示那些態度積極，好勝，生活勤勉耐勞的人，比另外一些隨遇而安，得過且過的人更容易患心臟病。舊金山的佛萊德門和羅生門二位博士把八十三個奮發有為，好勝心強的人，和另外八十三個隨便便，性格正好相反的人作觀察比較，發現那些不滿現狀，進取心切的人們血液裡含有較多的膽固醇——一種容易使血管堵塞的脂肪性物質——而他們的血液也比較容易凝結，同時他們比另外一批人多着六倍至八倍的心臟病患。

在另外一個研究項目裡，屋克拉荷瑪醫學院的華平博士認為人們的情緒對各種生活強力的反應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有一位因心臟衰弱入院就診的病人，因對戀愛失望而使血液內脂肪含量突然增加，終於因冠狀動脈血栓症而告不治身死。同樣的膽固醇突然激增的例子也發現於那些在情緒上遭遇某些負荷，而那些負荷又是他們自認為所不能忍受的人們裡。

輔助心臟

美國紐約的一位康脫洛維茲醫生研究出一種相當精巧的方法可以幫助那些心力微弱的病人。他先把病人的橫隔膜沿着大動脈的周圍包紮住一小部份。在體外另用一具微小的無線電晶體把心臟脈動的時間訊號擴大傳達給一具微小的受訊機，就由這個訊號使橫隔膜向上擠壓大動脈而泵送血液。脈動時間的訊號係由病人本人的心臟所產生電動

勢，經收取後將之轉變為無線電波，再送回給這具「輔助心臟」。這具「輔助心臟」迄今為止已十分滿意地應用於狗群。使真正的心臟可減少四分之一的工作。按照預想，將來如應用於人類，只要在胸脯綁上一具無線電晶體即行，十分輕巧方便。

兒童的潰瘍症

兒童和成人一樣也會患上胃潰瘍症，這或許即是他們時常嘔吐痛和其他病徵的原因。密爾幹干的雪根醫師在一百一十個常嘔吐痛的孩童中，經用X光檢查結果，發現其中十七個即患胃潰瘍。平日神經緊張，家庭糾紛，假想的困難，和在學校裡因成績不良或常受同學欺侮等真正困難都可能是促成他們胃潰瘍的原因。

充份自信

當決斷之風還在法國流行時，有一次一位法國的政界要人與另一位顯要約好在巴黎近郊某地決斷。

他與他們對手同時到達火車站，後者買了一張來回票，而他自已祇買了一張單程票。

「難道你竟如此地缺乏信心嗎？」他的助手驚奇地問。

「完全不對，」要人輕鬆地回答，「我是一向利用我對手的回程票回家的。」



招商局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南韓—菲律賓—琉球 (航線)

—地中海—紅海—美國

總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八號

電話：二七一—二四二—二四二

基隆分公司

地址：基隆市港西路

電話：六二五・六二六

高雄分公司

地址：高雄市新濱路

電話：二二七三・四三二八

東京分公司

地址：日本東京都中央區銀座七丁目五番地新銀座第一大樓26號

電話：(57) 四一四一・四一四五

中國
孚孚
二
輪
經
常
按
期
航
行
高
雄
—
香
港
擔
任
運
輸
業
務
歡
迎
各
商
惠
顧

信孚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沅陵街四二號

連絡處：高雄市鼓山一路三九之一號

電話：
臺北：26251
高雄：3877

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信陽街十五號

電話25480 電報掛號：4911

分支機構：基隆 高雄 東京 香港

東京地址：日本東京千代田區內幸町

富國生命館二〇九室

電話(59)5881-2

電報掛號“FIDES” TOKYO

香港地址：皇后道公爵行217室

電話：23717

電報掛號

“FIDES” HONGKONG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總經銷美國海灣石油
公司出品之航空，汽車，船舶，化工，紡
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油脂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司之
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色商
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委託訂購。如有查
詢，請隨時賜洽：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